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一集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一集

導言

現代的歐美人士對於中國雖然知道他是一個四千六百餘年的老大古國；但是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歷史，大都茫然不知。因此，他們不是看中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秘的國家，便是看中國是一個毫無文化——與非洲黑人一樣的民族了。實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不但是歐美的人士所不能知道；即是中國的人民，也是很難尋出能夠完全知道的人。這是甚麼緣故呢？據我們看來，大概不外乎下述的兩種原因：

(一) 因為中國的歷史，取材浩博，一時不易讀畢，而且他的編述，又是龐雜繁冗，枯索無味，讀的人因為找不着頭緒，而且又是千篇一律的緣故，所以便沒有興趣去注意這盈箱縹架的東西了。現代的學校教科中，雖然也有歷史一課，但是他裏面的取材方法，祇是把歷代的大概事實，摘要述出，並且是偏於政治和帝王世系一方面，與現代社會和人生都是毫無密切關係的；因此，一般學生對於歷史這一課，也就沒有興趣去注意他了。至於普通的平民，僅能從小說演義中，得着片段的歷史上的狀況；但是在這些小說演義中，所記述的歷史事實，又全都是半真半假，不足信據為實的。因此，中國的人民，對於中國的歷史，

不是僅僅得着一點模糊的痕迹，便是得着錯誤的傳述了。我們現在試捉住一個曾受普通教育的人，叫他把中國四千六百餘年來的歷史，大概說說，沒有一個人不要瞠目結舌而不能回答的。這種弊病，總括的說來，就是因為中國的歷史，編記的方法，實在不妥當。他的不妥當的地方，就是：第一，取材太泛濫，不是普通的人所能讀完的；第二，所記的史實，太偏於帝王世系和政治，不盡是平民所需要的，所以便無人有興趣去讀他了。

(二)因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太注重宣傳的工夫，只顧自己知道便是了。像王船山章實齋一班精於史學的人，雖然對於中國歷史甚有研究，但是他們結果大都是祇做了一篇讀史的論文，或讀史與編史的方法，便算是盡其本分了。還不如那班坐在茶館高檯子上說書講古的人，他們雖沒有甚麼高深的歷史智識，到底他們多少還能將片段的歷史故事宣傳給大衆聽。不過對內宣傳的工夫，雖然不十分充足，究竟還能遍及於一般略受教育的平民。至於對外的宣傳工夫，真是絕無僅有，所以直到今日，歐美人士還沒有一個知道中國歷史狀況的。

我們看到上述的兩種原因，便覺得今後所應該注意的，不但是要改良歷史的取材和編制方法，更是需要宣傳的工夫。但是要使宣傳的工夫有效，又必須首先注意取材和編制的方法。

論到取材和編制的方法，我覺得從前一般學者所採用的方法，大都以事實爲主，實在容易陷於枯

索無味的窘境；所以還不如拿每個時代和地方的代表人物，作那一時代的史實的主人翁。這不但是可以使史實有主，並且也可以使讀者發生出一種興趣來了。

人類文化的進步，固然是依賴羣衆的勢力而成功的；但是首先發明或促成一時代文化的人的確是那時代中所目爲傑出的少數的人物，却並不是衆人的能力。譬如本書中所說到的諸人，大都是可稱爲當時文化進步狀況的代表。我們在這些人的傳記裏面，不但是可以看出他們的爲人，也是可以尋到每一時代的文物制度的進步痕迹了。

例如：

(一) 下述的諸人，大都是古代政治進步途徑中的代表者：(1) 黃帝，(2) 堯帝，(3) 舜帝，(4) 夏禹，(5) 商湯，(6) 周武王，(7) 周公，(8) 句踐，(9) 孟嘗君，(10) 平原君，(11) 信陵君，(12) 春申君，(13) 秦始皇等。

(二) 下述的諸人，大都是古代政治學術進步中的代表者：(1) 周公，(2) 管子，(3) 老子，(4) 孔子，(5) 墨子，(6) 孟子，(7) 商君，(8) 荀子，(9) 蘇秦，(10) 張儀，(11) 李斯等。

(三) 下述的諸人，大都是古代哲學進步中的代表者：(1) 老子，(2) 孔子，(3) 墨子，(4) 莊子，(5) 楊朱，(6) 孟子，(7) 荀子等。而黃帝，老子，墨子等，又是古代宗教進步中的代表。

- (四) 下述的諸人，大都是古代軍事學術進步中的代表者：(1) 孫子，(2) 吳起等。
- (五) 后稷與許行等，都是古代農事社會進步的代表者。
- (六) 扁鵲可為古代醫學家中的代表者，也是代表古代醫學進步中的人。
- (七) 屈原可為古代文學家中的代表者，也是代表古代文學進步中的人。
- (八) 淳于髡和優孟等，都是古代的滑稽家與優伶的代表，也是代表古代滑稽與藝術進步中的人。
- (九) 魯仲連可為古代政治家中調和派的代表者。
- (十) 魯季敬姜可為古代女界中的代表者。
- (十一) 聶政、荊軻等，可為古代刺客俠士的代表者。
- (十二) 甘羅可為古代唯一的青年政治家的代表者。

自然，可以做古代文化進步代表的人物，並不止這數十個人；但是我覺得這數十個人，實在是古代文化進步的領袖，其餘都不過是處在附庸之列，所以我都將他們併入這數十位領袖者的傳記內，而不一一提出，庶幾可以節省讀者的時間，並且也容易尋出文化進步的線索了。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一集

自敘

一部廿四史，浩如烟海，無怪乎歷來的學者，都有『不知從何處讀起』的感歎了。但既做了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的歷史，豈能茫然不知道麼？不過我們若一讀到綱鑑，就覺得牠裏面記載的體裁，實在是有下述的幾種缺點：

第一、冗長而瑣碎。

第二、複雜而散漫。

第三、簡略而偏畸。

譬如我們要想尋出歷代政治文化的進步線索，無論誰人，都得要從黃帝起讀到近代止，一段一段的找着去，非得數年的工夫不可。因為中國的歷史，都是以帝王的世系為經，以年月為緯，將許多不關重要的事，都夾雜記載在裏面，所以便覺得極其冗長而瑣碎了。又如對於政治教育農工商……等項記載，不但是同時記載在一處，並且又是東鱗西爪，要想窺得全豹，就非遍讀全史不可，所以便見出他是複雜散漫之極了。而中國的歷史，最特殊的一點，就是專記載帝王貴族們的事實，對於平民以及農工商……

等等的事實，却是簡略得不堪，甚且字字不提，這就是牠的簡略偏畸的弊病了。

因爲如此，我們便覺得中國的歷史，實在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但是談到整理的這個問題，非飽學之士，熟悉中國歷史的專門學者，實在難以着手。像我這個後生小子，對於中國的歷史，不過粗知皮毛，又那裏能做得成功這樣巨大的工作呢？雖然如此，但是我覺得這種責任，是我們不能辭卸的，所以總想尋出一個方法，把中國歷代的文化思想進步的痕迹，表現出來。最近，我用了一番焦思苦慮的工夫，覺得要使中國的文化思想進步的痕迹能夠表示出來，莫如先從中國的歷史傳記中，將每一時代的文化思想進步狀況，都能在每一時代的名人傳記裏表現出來，使讀者在讀每一個名人傳記的時候，如看小說故事一般，而能同時得知中國歷代文化思想進步的狀況。

我既有了這個願心之後，就着手翻閱各種史書和史記等，覺得這種工夫雖然極其困難，但於一般的民衆，和外人欲知中國歷代文化進步狀況的人，實在不無一些貢獻；因此，就不揣鄙陋，博搜廣諮，編著成書。在編著的時候，我又覺得中國的歷史，有四千餘年的長久，實非一氣所能完篇的，因更分爲四部分：第一，自古代到秦末爲止；第二，自漢初到三國爲止；第三，自兩晉到唐末五代爲止；第四，自宋初到清末爲止。

我的目的，既然是要在傳記中表現出中國歷代文化思想進步的痕迹，所以於選定各人的傳記時，

特規定以下幾個標準：

第一、若爲政治家，必其政治思想和主張，足以代表當時的進步狀況。

第二、若爲學術家，必其學說與思想，能獨樹一幟，且能代表一時代學術進步的狀況。

第三、若爲發明家，或其他各家，必其能代表一時一地的特殊進步狀況。

第四、更於各名人的傳記裏，尋出中國歷代宗教思想的進步狀況。

論到本書的體裁，因爲欲普徧於平民，所以純用語體，仿小說的敘述，使讀者如看小說一般，不致枯燥無味。至於本書的編定，以著者的才疏學淺，舛誤罣漏，自知不免，深望達者指正，庶幾無瑕，實爲感盼！

民國十六年二月十日著者謹識于上海寄廬

中國歷代名人傳附

目錄

頁數

頁數

導言	一——四	老子	四三——五四
自斂	一——四	孔子	五五——六八
黃帝	一——五	魯季敬姜	六九——七二
堯帝	六——九	墨子	七三——八四
后稷	一〇——一一	楊朱	八五——八九
舜帝	一二——一八	莊子	九〇——九八
夏禹	一九——二三	孟子	九九——一一一
商湯	二四——二八	句踐	一二二——一一七
周武王	二九——三二	扁鵲	一一八——一二四
周公	三三——三七	許行	一二五——一二八
管子	三八——四二	屈原	一二九——一三五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目錄

商君

一三六——一四六

荀子

一四七——一五八

蘇秦

一五九——一六二

張儀

一六三——一六五

孟嘗君

馮驩附

一六六——一七四

平原君

毛遂附

一七五——一七八

信陵君

侯嬴附

一七九——一八三

春申君

一八四——一八七

淳于髡

一八八——一九〇

優孟

一九一——一九三

魯仲連

一九四——一九九

秦始皇

二〇〇——二〇六

李斯

二〇七——二一六

甘羅

二一七——二二〇

孫子

二二一——二二四

吳起

二二五——二二九

聶政

二三〇——二三四

荆軻

二三五——二四二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一集

黃帝

黃帝，軒轅氏，姓公孫。因他是生長在姬水，所以又姓姬。據歷史上的推算，他是生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年六百餘年之前（西歷紀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之前）。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六百年的時候，封爲有熊國君，今河南新鄭縣，就是古有熊國。所以在歷史上又稱他爲有熊氏。據史家的推算，這時候恰當埃及第四朝——金字塔朝之世。他做有熊國君約一百年，就逝世了。

黃帝的父親是少典氏，母親叫做附寶。他誕生的事，近於神話。歷史上說：「母曰附寶，見電光繞斗，感而有孕。」他初生的時候，就和平常的嬰兒不同，非常聰明。幼年的時候，也是很有智慧的。到了成年的時候，更加忠誠而有勇敢了。當他生的時候，神農氏的朝代已經衰落了，所以各部落的酋長，都是彼此爭殺，對於人民，也是非常的暴虐。神農氏雖然目覩着這種情形，但是因爲自己的勢力已衰，號令不能有效，所以就祇好讓他們去擾亂天下了。黃帝看見時勢如此，就修養自己的品德學識，練成許多有勇氣的兵士，並且能撫養那地方的人民，使五穀都不缺乏，以安人民的生活。然後他就帶着兵去征伐那些橫暴的酋長，又和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在今直隸保安縣的東境。各部酋長都降服於他，神農氏也戰敗而退位了。但是在這時候，還有一個極其強頑的

會長，叫做蚩尤，他是最喜歡逞兵作亂的。黃帝雖然征服了全中國的會長，但是他却仍然不服從，自負着他是一個會造兵器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打勝他，所以就橫行天下，侵奪別個部落的土地人民。黃帝看見他這樣兇橫，就帶了兵去到涿鹿。今直隸涿鹿縣東南境地方和他交戰。蚩尤用大霧使黃帝的軍隊看不出路徑來，黃帝就造了一架指南車，可以指定方向，所以就將蚩尤捉住殺掉了。這時候，中國纔算完全歸於太平。黃帝從涿鹿班師回到有熊之後，就把中國分作萬國，各國都委派一個諸侯管理政事，於是，他自己也就做了中國的諸侯之長了。

黃帝做了諸侯之長以後，就立了六個宰相，叫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理人民的政事。又委倉頡做左史，沮誦做右史。在黃帝以前，中國還沒有文字，只有符號。到倉頡做左史的時候，纔照着鳥獸蹄迹之跡，體類象形，造成許多日用的字。又定出六種造字的方法來，就是現在所說的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轉注，(五)諧聲，(六)假借。於是，中國的文字，也就日漸進步了。而中國的歷史，也是從這時候纔能藉着文字的記載，傳流到後世了。

黃帝除叫倉頡造文字之外，又叫風后作兵法，又叫歧伯作內經，叫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叫巫彭桐君治方藥，於是，中國的醫學，也就從此發明了。

黃帝又叫鬼臾闞占星，叫羲和占日，叫尙儀占月，叫車區占風，以司理天文之事，與現代的天文臺官

相仿。又叫大撿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於是就製出天干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叫作天干。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做地支。來了。又

叫容成作混天儀，以象周天之形。又察四時的節氣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於是一年的時節次序也就從此規定了。又順着太陽的運行，推算出一月和一年的時日來，更置定閏月的方法，以補不足。於是年月的標準，也就從此立定了。因有以上種種的建設，所以中國的天文學，也就從此發明了。

他又叫隸首製定數目，規定出度量衡的標準來，於是中國的算學，也便從此發明了。

他又叫伶倫取竹干懈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因鳳鳥的鳴聲，造成十二笛，分爲六律夷射，無射。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管爲呂。又叫榮籥造好十二架鐘，以協月笛。於是，就製出

「宮商角徵羽」的五聲譜來，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的八種樂器奏弄。因爲沒有歌曲，所以又叫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以供譜奏。中國的音樂，因此也就發達了。

他又叫寧封做陶正，赤將做木正，以製造瓦器和木器的用品。又叫夷牟造箭矢，揮作弓，以威服天下的人民。又叫共鼓化狐列木爲舟，剖木作楫，以便利水路上的交通。又叫邑夷造車，以便利陸地上的交通。更教人服牛乘馬的方法，使人都能知道如何利用牠，以代替徒步之勞。於是中國的工業交通也就從此發達了。

他又製定各種衣服的樣式，以分別貴賤。更建立了一所明堂（聖殿），以敬拜上帝，崇祀百神；而又

作為處理國事的地方。這也可以說是他對於宗教上的一種貢獻了。

此外，他又用金製成各種的貨幣。又立定了五種幣製法：（一）金，（二）金刀，（三）泉，（四）布，（五）帛，以便利人民的使用，所以商業上也就由此更加興盛了。

他的元妃，乃是西陵氏的女兒，叫做嫫祖。嫫祖發明養蠶治絲的方法，教人織成綢帛，於是天下的人就都不畏寒冷，並且也有了很華美的衣裳穿了。所以後世的人，崇拜她為先蠶——就是發明蠶絲的祖宗。

黃帝時代，中國的疆界：東至海，西至崆峒，在今甘肅高臺縣西北。南至江，北逐獯鬻，合符釜山，在今直隸保定縣西南。建都城于涿鹿。劃野分州，得百里之區萬國。又製定丈畝的方法，使各國州邑的地方，都能平均。

黃帝有二十五個兒子，有十四個都是有姓氏的。嫫祖所生的兩個兒子：一個叫玄囂，又叫青陽，降居江水。一個叫昌意，昌意的兒子叫高陽。黃帝在晚年的時候，親往首陽，今河南襄城縣南。督工採銅，鑄造三座大鼎。鼎鑄好了，他就逝世了。他的侍臣左徹，拿他的衣冠几杖，設在一間屋子裏，逢時遇節的，就率領了諸侯和許多臣子來追念他。他葬的地方，是在橋山，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一名子午山。

總之：我們覺得黃帝不但是中國古代一個有名的政治家，並且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中國的文化，可以說是自他產生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在他以前，更有甚麼最大的發明家了。伏羲神農的史傳；我們

只有拿他當作一種神話看待，不能承認他是可以依據的信史；所以對於他們的史傳，也就不能相信了。現代的中國人民，都承認黃帝爲始祖，這是不錯的。因爲黃帝以漢族而征服天下，擁有全中國的土地主權。後來他的兒子們輾轉蕃衍，子孫遍滿黃河流域及長江兩岸，直到如今，已有四萬萬人了；所以我們現在不但是應該承認他是開創中國文化的鼻祖，也當承認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始祖哩。

堯帝

堯帝，姓姬，名放勳，乃是高辛氏的第二個兒子，幼年的時候，跟着他的母親慶都居在伊祁國，今河南伊陽縣後來又遷居到耆，今山西黎坡縣所以後世又稱他爲伊耆氏。他生的年代，大約是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六十九年以前（西歷紀元前二千三百七十五年以前）。

堯帝誕生的事，據竹書紀年所載，說是他的母親慶都，在三河旁邊，常有龍跟在他的身後。一天，忽然有一條赤龍，背上負着一本圖書，上面寫着四個字是「亦受天佑」，來到她的面前。頃刻間，陰風四合，覺得身受赤龍之感，懷孕十四個月，就生下堯來了。這種記載，自難信據，我們現在若當他是一種神話，也未嘗不可。

堯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叫做摯，接了他父親的位子，做了中國的諸侯之長。堯在成人之後，幫助帝摯治理天下。起初封爲陶國，今山東定陶縣的諸侯，後來又封爲唐國，今直隸唐縣的諸侯，所以又稱做陶唐氏。帝摯做了九年的諸侯之長，因爲荒淫無道，被諸侯推翻了。於是，堯就被諸侯舉爲諸侯之長，建都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以管理中國了。

堯帝即位以後，就設置敢諫之鼓，使天下人民都有權可以發表言論。又立起誹謗之木，使天下人民

都有權可以彈劾他。他自己又做了一篇警戒自己的話，是：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

他自己住的屋子，茅茨不剪，樑柱都是沒有修飾過的，用的器具也都是用泥土做成，極其儉陋的。但是他對於人民，却是極其愛護的。每隔十二年，他必定要巡視全中國一週，對於孤寡貧苦的人，都極力地安慰幫助他們。他若是看見有一個人沒有飯喫，在那裏受餓，他就要自己責備自己道：『這是我爲政不良，所以帶累他受餓了。』他若是看見一個人沒有衣服穿，在那裏受凍，他也是自己責備自己道：『這是我的不好，帶累他受凍了。』若有一個人人民犯了罪，他更加要自己責備自己道：『這是我陷害了他！』因爲他能這樣的愛護人民，體卹人民，所以人民也都是當他像日月一般的敬拜，像父母一般的可愛了。

在他卽位後第五十年的時候，有一天，他在街道上散步，忽然聽見一個小孩子嘴裏唱着一首歌兒道：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又看見有一個老年人，一面在那裏作他的擊壤之戲，註見後一面也是嘴裏唱着一首歌兒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這兩首歌兒的意思，都不外乎是說那時的天下太平無事，人民安居樂業，並不必要爲政者去操心。

勞力。

當他即位後第六十一年的時候，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和陝西韓城間還沒有開掘，呂梁山名，在今山西永寧東北也沒有鑿通，黃

河水高出孟門今山西吉縣和陝西宜川之間，在龍門山北之上，江淮的水也是泛濫一片。黃河兩岸和江淮一帶，看不見有平原

高阜。於是，他就聘請了夏禹的父親鯀去治水。鯀奉了命，就去僱了許多工人，築成九仞每仞約今七尺高的圍閘，

想把水圍住在一個圈子裏，就可以不致淹沒平原了。誰知這種治水的方法，不但是無效，而且又虛耗了

人力，所以堯帝就叫舜把他送到羽山在今山東鄒城縣東北，與江蘇贛榆縣接界。下殺掉了，鯀被殺後，又叫他的兒子禹去接手

治水，然後纔算把水治平了。

在他即位後第七十年的時候，因為自己年紀已老，所生的兒子朱又是一個無大才幹的人，所以就

向天下諸侯辭職，一面叫他們選舉一個才德兼備的人來接任。這時候，恰巧有一個舜以孝聞名，極得人

心，於是，諸侯就選舉舜做接任的人物。他接見舜之後，就把他所生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又

叫九個大臣和舜相處，以觀察舜的言行舉動。後來，他知道舜的確是一個才德兼備的人，所以就預決到

他逝世的時候，將國位讓給他。

在他即位第七十三年的時候，就舉行祭祀，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七十六年的時

候，又制定五種刑法，就是：（一）象以典刑，墨，劓，剕，宮，五刑可原者，則遺之遠去。（二）流宥五刑，五刑可原者，則遺之遠去。（三）鞭作官刑，官府的刑法

(四) 朴作教刑，學校的刑法

(五) 金作贖刑。

罪之輕

若是害過

災幸

則肆赦之。

若是怙恃終犯

有再

即加倍刑之。

堯帝在位一百零一年，享壽一百十七歲，纔逝世了。他的遺骸葬在穀林。在今山東荷澤縣東北，有堯陵。後人對於他的平生言行和政績，曾作如下的評論道：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瞻之如雲。存心於天下，如志於窮民。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我們覺得堯帝乃是中國古代一位富有共和精神的大政治家。他的政策，是完全爲人民着想，不存一點私心；所以對於人民則非常愛護，對於天下的政事，則博採衆議。他雖然有一個兒子，但是他覺得治理天下，必須是才德兼備的人纔行，所以就叫諸侯公舉舜爲繼任的人，他自己一毫沒有甚麼世襲君位的私心。我們若看到上面所述的情形，就覺得史家嘗稱堯舜之世爲中國黃金時代的話，是不虛的了。

后稷

后稷名棄，生在堯帝的時代。他的母親叫姜嫄，乃是郃侯郃國在今陝西武功縣境的女兒，後來嫁給高辛氏爲妃，所以歷史上便說他是高辛氏的兒子了。

論到他的誕生事跡，據詩經生民之什篇裏說：因爲他的母親到郊外去祭祀上帝，脚下踹着上帝的形影，心裏如受感動，所以就生下他來了。但據史鑑上所說的，則又有些不同。史鑑上說：當堯帝的時候，有一個女子，在走路的時候，忽然看見路上有一條大人的影子，心裏十分驚奇，用腳去踏了一下，誰知回家的時候，就懷孕了，後來就生下一個兒子來了。這個女子，因爲無夫而生子，覺得是一樁不祥的事，所以就將這小孩子送到一條窄巷子裏，拋棄到地上。誰知來往的牛羊，走過這條巷子，都是斂着蹄子，深恐踹着他。牧放牛羊的人都覺得不大方便，所以就把他移到樹林子裏去，拋棄在萬木當中了。但是到林子裏斫柴的樵子，看見一個活的小孩子拋棄在地，恐怕被野獸吞吃，所以又用樹葉把他包裹起來，送到河邊去了。這時候，正是冬天，河水已經結成冰凍，天氣非常寒冷，所以就有許多鴉雀飛來，大家用翅膀護住這小孩子，深怕他凍死了。恰巧姜嫄走過河邊，睜眼看見河邊有一個樹葉包裹的東西，四面有許多鴉雀圍護着，心裏非常奇怪，走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初生下地的小孩子，所以就將他抱回家去，撫無己子。因爲

他是一個被拋棄的孩子，所以就給他取名叫做棄了。我覺得這兩段記載，都是神話；但是我爲要保存古人對於初民誕生的思想真象，所以就照實把他寫出來了。

他在小的時候，就喜歡跟着他的母親學習種植。所種的麥和麻，都是收成極佳。所以在堯帝卽位的時候，就封他做了農官，管理天下種植的事業。後來，又封他爲郃侯，將郃國的地方賜給他，使他的子孫世爲郃侯。直傳到公劉的時候，因爲邠國今陝西郃縣的土地膏腴，而農事未興，所以就遷到邠國居住，從事墾植了。到了古公買父的時候，因爲狄人來侵，所以又避讓到岐山今陝西岐山縣去了。後來，古公傳位給他的兒子王季，王季又傳給姬昌，即周文王姬昌又傳給姬發，便統有中國而稱爲周武王了。

自棄傳到古公買父，世代都以教民務農爲職，所以深得人民的愛戴。在棄以前，中國的農業，固已發達；但是經過了洪水以後，指導人民種植的，却要推棄爲第一人了。因此，我們現在要想尋出中國古代的第一位農業大家，便不能不承認祇有他是可以配稱的了。

舜帝

舜帝，姓姚，名重華，生於姚墟。

今山西永濟縣

他的生年，大約是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六十七年（西歷紀

元前二千二百五十五年）以前。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六十七年的時候，繼任堯帝的君位，管理中國。在位四十八年而崩，就將君位讓給夏禹了。據歷史記載說他死的時候，已有一百十歲了。

舜帝的誕生，在歷史上也是有一段神奇的記載說：他的母親握登，一天，看見天上有一條大虹，心裏覺得受着感動，就生下舜來了。他生的時候，眼睛裏有兩個瞳子，所以他的父母，就給他取名叫重華。他的父親，叫做瞽瞍。舜生下不久，他的母親就死了。瞽瞍又娶了一個後妻，生了一個小兒子，叫做象，就是舜的同父異母的弟弟了。他的父親和後母，都是只愛護他的弟弟而厭惡他的，時常設法想害死他；但是他仍然很小心，的孝順父親和後母，並且又極力的愛護他的弟弟。祇是他的父親和後母，心腸都是非常剛硬，又加着象的挑唆，所以就更設法把他害死，好去掉他們的眼中釘。

這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成年的人了。雖然他是一個很孝順父母的兒子，是四隣都知道的；但是在他父母跟前，却好似是前世的冤家一般，總不能夠討得父母的歡喜。有一天，他的父母叫他去修理倉房，等他進了倉房之後，就把倉門鎖起來，從倉底下放起一把火來，想將他燒死。但是還虧着天不殺無罪之

人，所以竟被他設法逃出來了。他的父母，看見沒有把他燒死，反而把倉房燒掉了，所以心裏更加恨惡他。又有一天，他的父母又叫他下井去淘井，等他下去之後，就趕忙拿起一塊又大又重的石頭來蓋在井口上，想將他活活的悶死。誰知天又不願幫着惡人害善人，不知如何，却被他另外尋着了一個出去的地道，慢慢兒就爬出來了。當他的父親和後母把他蓋在井裏之後，他的弟弟象就歡喜得了不得，說道：『這種好方法，都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應該是我的功勞！現在可以把牛羊倉廩都送給父母；但是干戈琴瑟，都要歸我。（兩個嫂子，（娥皇，女英，）也要給我管理家務。此句恐不確，姑記以存疑。）』等到他逃出來以後，象勉強地到他屋子裏來，看見他坐在牀上彈琴，就對他說道：『我真是十分想念你，爲你憂慮！』嘴裏說這話時，面上不知不覺的就紅起來了。他在這時候，也不去和他們計較，仍然是很溫和的樣子說道：『這沒有甚麼要緊，這些事，本來是我應該去做的哩。』他的父母和弟弟，像這樣虐待的事情，正不知道有多少，不過歷史上只把這兩樁事記下來，所以我們也只知道這兩樁事了。

舜雖然在家庭中常要受父母和弟弟的虐待，但是因爲他仍然孝順父母的緣故，所以他的孝名，就從四隣漸漸兒傳遍本地，又漸漸兒傳遍各地，竟被堯帝知道了。起初的時候，他在歷山，又名千佛山，在今山東歷城縣南。旁邊耕田，別人因爲敬重他是一個孝子，所以都情願把地方讓給他。後來，他到雷澤，今屬山東釣魚，那地方的人也情願讓屋子給他住。他又在河濱，今山東永濟縣北有陶城做陶器，做成功的碗盤，都是很堅固，買的人都爭着來

買他的碗盤。以後，他又到壽邱今山東曲阜縣東去做過雜器生意，又在負夏衛地，在今直隸境做過販商。他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有許多人因敬重他的爲人，跟着他後面走。他行，他們也行；他止，他們也止。所以他在一個地方，只要住下一年，那地方就可以從荒地變成鄉村；住下二年，那鄉村便又變成郡縣一樣大；住到第三年，那地方就可以變成一個熱鬧的大商埠了。所以他的名聲，不久也就被堯帝知道了。

堯帝在位第七十年的時候，因爲自己的年紀已老，沒有多大的精力去管理國家的政事，又見自己的兒子丹朱也沒有甚麼才幹，不能幫助他治理天下，所以就通知四方的諸侯，催他們快快選舉出一位才德兼備的人出來，一方面可以現在就幫助他治理天下，等到他退位的時候，也可以叫他接任管理國家的政事了。四方的諸侯，接着堯帝的這個通告，就去問他們底下的臣民，可有甚麼人能當選。四方的臣民，都一致的推舉舜，所以四方諸侯就把舜的名字報告給堯帝知道了。堯帝既然知道舜已當選。於是，就召他相見，把自己的兩個女兒，一個叫娥皇，一個叫女英，都嫁給他做妻子。又派了九個大臣，指導他如何治理國政。過了不久，堯帝知道他的確是一個才德兼備的人，所以就將治理天下的大權，付託給他了。又對他說道：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

此語確否，已由考據學家辨明，此處恕不贅論。

舜既受了堯帝的委託，代理國家政事之後，就舉出高陽氏的八個兒子蒼舒、隴歆、濞、檮、檮、檮、檮、檮、大臨，

龐降，庭堅，仲容，叔達來，分治天下的政事。又舉出高辛氏的八個兒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來，掌管教育人民的事。於是，國家的政事，都有人負責了。那時候，國內還有四個專喜歡搗亂子的份子，一個是帝鴻氏的兒子渾敦，一個是少昊氏的兒子窮奇，一個是顓頊氏的兒子檮杌，一個是縉雲氏的兒子饕餮，天下都稱他們是「四凶」。他看見他們都是一些害羣之馬，所以就將他們遣到四方的邊界外去了。於是，中國境內，纔算平安無事了。

那時候，正是大水爲災，中國黃河兩岸和江淮一帶的地方，都是被水淹沒了。帝堯會遣鯀伯去治水，誰知他用一種最愚笨的法子，想把水攔住，不讓他四溢，你想這是那裏能辦到得的事呢？所以雖然治了多年，水災仍然很大，並且又耗費了人民無數的精力。舜看見他這樣情形，勸他又不肯改，所以就將他送到羽山去殺掉了。然後又差鯀的兒子禹去接手治水，一直到堯帝即位的第八十年，纔算大功告成，把中國的水災治除了。

他自從堯帝的第七十年，代理國政，直到第八十年，堯帝方纔逝世。堯帝逝世之後，他很想請堯帝的兒子丹朱接任，但是天下的人民都歸順他，而不歸順丹朱，丹朱自己也躲到房陵。今湖北房縣去了。因此，他就任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六十七年，正式受任，做了中國的諸侯之長，建都於蒲坂。今山西永濟縣也稱虞都城。

他即位之後，就命禹總理一切政事，命棄管理農事，命契管理教育的事，命皋陶管理法律，命垂管理

工業，命益管理山澤，命伯夷管理禮儀，命夔管理音樂，命龍管理傳達命令的事。又封堯帝的兒子丹朱于丹今山東臨陶縣東北，稱爲虞賓，以奉祀堯帝。又封他的弟弟象，做有庫州有鼻亭今湖南道的諸侯，派人代他管理政事。

他又興起教育，建立了兩種學校，一種是太學，叫作上庠，設在西郊。一種是小學，又叫做下庠，設在國中。又設立了兩種養老院：一種叫作上庠，乃是養國老就是有官位的老年人的地方。一種叫作下庠，乃是養庶老平民中的

老年的地方。但是在形式上雖然有這樣分別，而其待遇都是一律尊敬的。這時候，天下很是太平，所以在治政之暇，就發明了一種五絃琴，又作了一首南風曲。這首曲子，就是說：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他又叫夔作韶樂九章，奏的時候，百獸率舞，鳳凰來朝。在他卽位的第十四年，天下平安無事，上下都是非常快樂，所以他說道：『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又作了一首歌道：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他的臣子皋陶聽到這首歌，就說道：『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所以也作了一首歌和他道：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這是頌讚的詩歌。他唱過之後，又作了一首警戒的歌道：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這時候，天上忽然有五彩的雲出現，於是他又作了一首歌道：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他的臣子們，也都和他一首讚美的歌道：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

在他即位的第三十二年，因為自己年紀已老，兒子商均也是和丹朱一樣的無大才德，所以就舉禹

代他治理天下。又語戒他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語確否，此處恕不辯證。

他在位的第四十八年，已有一百十歲了。

這時候，他正出巡南方，走到蒼梧，今湖南寧遠縣九疑山即是就逝世了。後人對於他一生的言行道德，也有一段評論，說道：

『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方風動，暢

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

總之：我們覺得舜帝雖然是承着堯帝的善政，不必事事創興，並且又是遇着天下太平的時候，爲政

自然要順易得多了；但是舜帝的爲政，能注重於五教，能養老卹孤，使天下人民都能知道孝悌，這確是他

的最大功勞了。堯舜的時候，爲中國最盛之世，都是因爲有堯帝和舜帝能鞠躬盡瘁，祇知爲人民謀幸福，不知爲自己求私利，把天下公諸人民，使人民都能有言論和選舉的自由權，所以天下的平安，也就實現了。我們若稱堯舜之世，爲中國古代的共和時代，稱堯舜爲中國古代實行共和政體的政治家，也未嘗不是很對的了。

夏禹

禹，姓姒，名文命，乃是顓頊的孫子，鯀的兒子。生於石紐。今四川石泉縣石紐山便是。長於西羌。今洮，岷，松，茂諸地，古爲西羌。後來

封爲夏伯，所以叫作伯禹。因爲治水，有大功勞於人民，所以衆人都稱他做大禹。他誕生的年代，已不可攷。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十七年時（西歷紀元前二千二百零五年前）繼舜帝的君位，管理中國。在位八年，卒於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一十年（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九十八年）。

夏禹誕生的事蹟，歷史上也有一段神奇的傳說，說是他的母親脩己，晚上出外，看見天上的流星穿過昴宿的地位，夜裏就夢見自身似乎受到一種感動，又吞下一顆神珠到肚腹裏去了。因此，到了孕足的時候，她就生下禹來了。

他的父親鯀，受了堯帝的委任，治導黃河和江淮一帶的洪水，所以就封爲崇伯。誰知他的父親，是一個不識水性的人，只顧派遣許多人，拚命的去堵塞水道，想把水攔住在一處，不讓他四處泛濫。但是水是一種流動性的東西，要想把牠圍住在一處，這是那裏能辦得到的事情呢？所以等他把水攔好了，不久就又溢出來了，並且潰決的勢力，一瀉千里，所以水災反而加甚了。到了舜帝代理國政的時候，看見鯀太不濟事，所以就把他父親殺了，又差遣他去仍然接手做治水的工作。他奉了委命之後，就借同益稷兩

個人帶領了許多工人，到各處察看一番，立了許多標記。然後就深思熟計，以爲中國最大的水災，要推黃河兩岸。濟水在河南，淮水和長江，都在其次。所以他就先着手治黃河，從壺口起，把龍門山開了一條大路，又把底柱山挖了一條深坑，從孟津往北，連開了九條大河，纔算是把黃河的大水平下去了。然後又去疏通濟水的源頭，一面把牠通到黃河，一面把牠和山東的汶水接合，所以水勢也就殺下去了。於是，他又從河南桐柏山起，把淮水分成兩條路：一條路通到山東泗水，一條路通到山東沂水，所以淮水也就平下去了。然後他又從四川省的岷山起，把長江的水，分作兩條水路：一條通到梁州，今成都，一條通到荊州，今湖北荊州。都流過洞庭湖，會合於漢水，聚於鄱陽湖，從漢陽入於長江，所以長江的水勢也就平了。最後，他又把這一條水都開了一條路，通到東海，所以中國的水災，到這時候就完全消滅了。

他治水的方法，乃是順着水勢，往低下的地方引導，所以自然可以治平了。他治水的時候，約有八年工夫。經過的地方如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共計經過九條大川，跨過九座高山，渡過九處大澤。三次經過自家的門口，聽見他的妻子塗山氏抱着啼哭的嬰兒，但他却沒有一次進過家門。像這樣的勞苦了八年，手脚都變成腫，纔成功了這一件歷萬世而不可沒的大功勞。

他治平水災之後，就幫助舜帝治理國政，總管一切。直到舜帝第三十二年，就被舜帝委任，代管中國的政事。到舜帝逝世之後，因受人民的推舉，所以就正式即位，改國號爲夏，稱爲夏禹王。建都於安邑。今山西

縣北有安邑故城

他即位之後，就改正曆法，以寅月定爲正月，以正月第一天爲朔日。又規定以黑色爲最貴，凡祭祀、禮服、常衣，都用黑色。又封堯帝的兒子丹朱爲唐侯，封舜帝的兒子商均爲虞侯。今河南虞城縣又訂立了納稅的方法，以補足國家的用度。他的方法，就是一個男子，到了成人的時候，由國家給他五十畝田，每年收回他五畝田的收入，作爲貢物。所以這種納稅法，就稱作「貢法」了。

他又改定學校制度，分爲三種：（一）國學，稱爲大學，設在國中。（二）小學，設在西郊。（三）在鄉邑所設的學堂，統稱爲校。又繼承着舜帝的養老院制，分爲東西二院：一院專養有官位的老年人，一院專養平民中的老年人。又叫臯陶作成國樂九首，稱爲大夏樂。

他的爲政的方法，比堯舜又大有進步了。他在所居的屋子的門口，設立了五種樂器，又在懸樂器的架子上寫着道：

『凡是有甚麼好道理，要來指導我的人，就可以擊鼓，以便迎接。

凡是有甚麼高尙的教訓，要來勸我的人，就可以敲鐘，以便迎接。

凡是有甚麼國家大事，要來告訴我的人，就可以擊木鐸，以便迎接。

凡是有甚麼國家人民不幸的事情發生，就可以擊磬，以便設法補救。

凡是人民有甚麼互相訴訟的事，就可以擊小鼓告訴我，以便代爲解紛。」

他又說道：『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所以他常時因爲要迎接來見他的人，以致在洗臉的時候，都來不及收拾，就握住頭髮去接見；在白天裏，幾乎連喫飯的工夫也沒有了。

那時候，有一個人，叫作儀狄，發明了酒，就送來獻給他。他呷了一口，覺得多甜，但是腦經却漸漸兒有些昏亂了。他就歎道：『後世必有因爲醉酒而亡國的人！』因此，他就和儀狄疏遠，不准人飲酒。

他又鑄成了九座金鼎，上面刻着各種動植物的形象，使人民知道誰是好的，誰是惡的，免得遭害。在他卽位第五年，他出外巡視人民的情形，看見有一個犯罪的人，他就下車來問他，犯了甚麼罪，心裏非常地爲那罪人難過。跟從他的人都說道：『這個人不遵從國家的法律，以致犯罪，王又何必去爲他傷心呢？』他聽到這話，就說道：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他在路上，渡過濟水的時候，忽然有一條黃龍背起他所乘的船來了。跟從他的人，都大家驚慌失色了。他却仍然安安靜靜，一點兒也不駭怕，並且說道：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龍何爲者？』

因爲他能將生命交託在上帝的手中，所以雖有這樣的危險，他也不在意了。

他在即位第八年的時候，召集天下萬國的諸侯，在會稽今浙江會稽縣聚會，商議國家的大事。防風國的諸侯，因為後到的緣故，違背了國家的命令，所以他就把防風氏殺掉了。

就在他召集諸侯的這一年，他就逝世了。他逝世之後，人民因為感激他治水的功勞，又看見他的兒子啓，也是一位才德兼備的人，所以就公舉啓做了接任的人物，而爲中國之君了。在當時的人民，或者並不是要希望拿天下的大權，永遠歸於一家的；但是因爲這一次父傳子的影響，所以就造成了中國數千年來一家天下的君主世襲制度了。後人對於禹，也會有一段評論道：

『王敏給克齊，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不寶尺璧，而貴寸陰。聞善言則拜，見執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有秉德之士存焉。』

商湯

湯，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堯帝時，司徒契的第十四世孫。他生在夏后孔甲二十七年（民國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死在卽君位後三十年（民國紀元前三千六百六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享壽一百零一歲。

湯的父親叫主癸，母親叫扶都。扶都因爲看見有一條白氣穿過月亮，心裏似乎受了一種感動，就懷孕了。到了屬乙的日子，就生下湯來，所以稱他爲天乙。到夏桀第三十五年（民國紀元前三千六百九十六年——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就接他父親的位，做夏朝的諸侯，立國於亳。今河南商邱縣

夏桀乃是夏朝一個最荒唐暴虐的君王，他生來就有極大的力氣，能夠把鐵鉤子拉直，又能夠把活老虎撕碎。他因爲自恃着有大力氣，又加着有一個助他爲惡的趙梁，替他設計害人，所以他做了國王之後，弄得人民流離，不能安生。那時候，有一個有施氏，因爲沒有來朝見他，他就發兵去打。有施氏不得已，就進貢了一個美女，叫做妹喜，他就把她收做妃子。因爲妹喜是一個絕色的美女，所以竟把他迷住了。妹喜有一種奇特的脾氣，喜歡聽撕綢子的聲音，他因爲要討她的喜歡，所以就將天下的綢子都收了來，叫宮人整天的撕着給她聽。又建造了瓊室、象廊、瑤臺、玉林，只顧行淫縱樂，也不去問國家的政事了。後來又

想出新花樣來，做了一座肉林，一座脯林，和一座酒池，裏面可以行船，叫三千個人同時在池子旁邊狂飲，同牛喝水一般，像這樣的取樂。商湯看見桀這樣昏亂不堪，就想設法勸他速急悔悟。所以就遣了一位賢士伊尹去勸化他，叫他當學堯舜和他的祖先夏禹的榜樣。誰知他毫不聽從伊尹的話，所以伊尹仍然回到湯的地方來了。這時候，夏桀更加昏亂，和許多臣子終日飲酒取樂。伊尹在朝的時候，也曾勸告他道：『天命之亡，有日矣！』誰知他不但是不心驚，反而啞然大笑，說道：『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人民聽見他這句話，都恨到極點，大家情願和他拚死。所以說道：『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臣子裏的賢者如關龍逢，因為勸他不要如此昏亂，他一發怒就把關龍逢殺了，所以別人不敢再去勸他了。因此，夏朝的天下，終被商湯推翻了。

湯有一次，走到野地裏，看見有一個打獵的人，四面張起網來，捕捉禽獸。他看見了，就勸那人除去三面網，只留一面網。又祝告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天下諸侯聽到這樁事，都稱贊他的愛心能夠及於禽獸，真正是一個仁者，所以一時因仰慕而來歸順他的諸侯，約有四十幾國。夏桀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恨，就設法把他召到京城，監禁在夏臺。但不多時，又把他放回來了。

湯看見夏桀如此昏暴，天下的人民都不得安生，叫伊尹去勸告，又不肯聽，自己無罪，忽然又被他監禁起來，心裏覺得要想使天下仍歸於太平，使人民都能安生樂業，除非是從根本上革命不可。因此，他就

在征服昆吾之後，率領了天下諸侯的軍隊，倡起革命，攻打鳴條，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將夏桀推翻，遭到南巢，今安徽巢縣去了。

夏朝滅亡之後，天下無主，所以諸侯都公舉他做中國的天子。他推讓了三次，纔承受諸侯的公意，在亳都即天子位，改國號爲商。

他即位之後，就改變夏朝的曆法，以十二月建丑，作爲一年第一個月。又規定一年的名稱，叫做一祀。以白色爲最貴，無論祭祀軍服禮裳，一概都用白色。又誥戒天下諸侯，從根本上革新天下的政治，廢除一切不良的舊制度。用伊尹仲虺作宰相，輔佐他治理國政。又封禹的子孫和古聖賢的後人，都有官職土地，以奉祀他們的祖宗。然後，他又創立了幾種新制度，就是：

(一)制爵祿 爵(官階)有五等，就是：公、侯、伯、子、男。諸侯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都分作五等。天子的三公，與諸侯同等；卿與伯同等，大夫與士男同等，元士與附庸相同。祿律的分配是：國君的祿，十倍於卿，卿的祿，和上大夫同；下大夫比上士加倍；上士比中士加倍；中士比下士加倍；下士與上農夫同。府吏胥役的祿，與農夫同。

(二)立助法 助法就是收稅的方法。他訂了一種井田的制度，以六百三十畝，分作九區，每區七十畝。將四面的八區，分給八家，各種一區。中間的一區，由八家公種，作爲公田，歸國家收穫，不必再叫他們納

稅，所以稱作助法。

(三) 建學校 立大學在西郊，立小學在國中。各鄉所立的學校，稱爲庠。

(四) 設養老院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五) 制官刑 對於諸侯大夫，若有酣歌恆舞，貪貨好色，近惡遠善的，都以為是亡國亡身的最大刑罰。臣下若是溺職不能盡責，予以墨刑。普通的百姓，則當時時做戒教導，以免爲惡。

他又自己作了一首銘言，刻在日常用的器具上面，以爲警戒，銘言道：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又命伊尹作成一篇國樂，叫作大濩樂。

在他卽位的第十九年，天就大旱，直到二十四年，也沒有下過一次大雨，到處都有荒災。於是，他就親自到桑林的郊野，對天禱告道：

『毋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

因此，他又提出六樁事來，自己責備自己道：

『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他的禱告方纔作完，天就降下大雨，數千里地方的旱災，都一旦免除了。到第三十年的時候，他就逝世了。

逝世之後，由他的子孫世襲君位，直到紂王的時候，纔被周武王滅亡了。

商湯乃是中國古代第一位政治革命家。他卽諸侯位第十八年的時候，因爲不忍再使人民痛苦無救，所以纔興師與諸侯共起革命，推翻夏桀。在他統有中國之後，仍能不背初衷，撫愛百姓，寬待他人，刻苦自己，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君主。後人對於他的生平，也曾評論道：

「王天錫智勇，用集大命。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旁求俊彥，於惠困窮。克寬克仁，兆民允懷。」

周武王

武王姓姬，名發，乃是西伯姬昌的次子。他生在殷帝乙二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千零八十一年）——西歷紀元前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死在卽位後第十九年（民國紀元前三千零二十八年）——西歷紀元前一千一百十六年——享壽五十三歲。

他的母親，名叫太妣，乃是有莘氏的一位有才德的女子。他的父親姬昌，爲殷朝的諸侯，封爲西伯，立國於岐。今陝西鳳翔縣西伯治理外政，太妣治理內政，因而風化大興，將西岐治理得非常興盛。太妣生了十個兒子：長子伯邑早死。次子便是發，因爲他居次長，便立爲世子。第三個兒子，就是周公旦，後來幫助武王制禮作樂，建立了周朝八百餘年的基礎，其功勞極大。

當西伯姬昌的晚年，殷朝出了一個君王，叫作紂，他的荒淫暴亂的行爲，比起夏桀來，恐怕還要甚過十倍。當他興兵征伐有蘇國的時候，有蘇國的諸侯，就進貢了一個絕色的美女，叫做妲己，他就收做王妃了。他自己本來是一個酒色之徒，如今又迷戀了妲己的顏色，所以就更加荒淫暴亂了。他興工造成一座鹿臺，拿天下人民的珠寶，都收來藏在裏面。又造了一座鉅橋倉，拿天下人民所有的米糧，都收來藏在裏面，無論人民如何凍餓，他都不問。又造了一座酒池和一座肉林，使許多男子和女子，都脫得一絲不掛，赤

身露體的在池子裏相逐。又在宮裏面開了九條街市，使宮人作長夜之飲。這時候，百姓怨望，諸侯也有不少的都反叛了。妲己以爲這是刑法太輕的緣故，所以就叫紂王作炮烙之刑。所謂炮烙之刑，就是樹立一根銅柱子在炭火上面，在銅柱子上面又塗上油膏，將罪人驅到銅柱子旁邊，叫他爬上柱子去。但是爬的人，因是膩滑的緣故，沒有不是跌到炭火坑裏燒死的。又把九侯剝成肉醬，把鄂侯切成肉脯。一次，因爲妲己說婦人懷胎，如何是女，如何是男，所以他就叫人去捉了幾個孕婦來，活活的將她們肚腹剖開驗看。西伯姬昌聽到這些無人道的事，私地裏歎了一口氣，不料却被紂王知道了，所以就把他拘到羑里去監禁起來了。後來還是他的臣子們拿珠寶良馬去獻給紂王的寵臣費仲，纔把他救回來了。他回來之後，情願將河西各地獻給紂王，請他廢除炮烙之刑。紂王被他所感動，就答應了他的請求，並且賜他兵權，專任征伐之職。後來西伯又得着呂尚，立爲師傅，大行仁政，將岐周治得十分強盛。西伯姬昌逝世之後，他的兒子發便繼位爲西伯了。

武王繼任西伯之後，紂王越發昏暴無道了。比干乃是紂王的叔父，因爲勸諫紂王的緣故，紂王竟把他的心剖開來，殺死了。因此，殷朝的賢臣，像箕子、微子、伯夷、叔齊這些人，都完全跑乾淨了。朝中所賸的，都是些幫助着紂王作惡的小人。這時候，天下大亂，人民更是痛苦不堪言狀了。武王看見這樣情形，覺得除了革命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挽救了。因此，他就在紂王的第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千零三十四

年——西歷紀元前一千一百二十二年）約齊了各地的諸侯，會師孟津，以推翻殷紂。諸侯不約而來的，約有八百國，由西伯姬發率領渡河，行抵亳都的郊外，與殷紂交戰。殷紂的兵士都沒有戰心，所以就失敗了。紂王在失敗之後，自登鹿臺，堆起柴火來，自己燒死了。商朝的天下，也就從此滅亡了。

武王推翻殷紂之後，受諸侯的推戴，就正式即天子位，改國號爲周。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爲殷侯，使自己的弟弟管叔鮮和蔡叔度爲監政，幫助武庚治國，把商朝的忠臣賢士，釋放的釋放，旌表的旌表，封賞的封賞。又差遣南宮适將鹿臺的財寶和鉅橋的米糧，都完全散給百姓。因此，天下的百姓，都誠心悅意的歸服周朝了。

然後，他又大封天下諸侯，使各治其國，是爲封建制。又追謚他的曾祖爲太王，祖父爲王季，父親爲文王。又祭祀上帝和山川鬼神，以告成功。又重新規定曆法，以十一月建子。爲一年的第一個月。以紅色爲最貴，凡祭祀禮服，都用紅色。

他又規定一種收稅的方法，叫作徹法。所謂徹法，就是：凡在郊門以內的田地，就採用貢法；凡在郊門以外的田地，就採用助法。又重新規定學制，並立四代之學：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立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周，殷校於黨，這都是鄉學，稱爲小學。在學校中，都崇祀先聖先師。又規定入學年齡：凡人生後八歲，自王公以至平民的子弟，都要入小學讀書。到了十五歲，自天子的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

元士的適子和平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入大學讀書。無論是太子或是平民，都要依着年齡入學，不能混亂的。學校的課程，大約是：春天和秋天教以禮樂，冬天和夏天教以詩書。養老的制度，也是兼取夏商的制度，參合用之。

在他卽位的第十六年，箕子從朝鮮封地來朝。經過殷朝的舊都，看見宮室毀壞，牆上都圍滿了野草。不禁傷心起來了。就作了一首麥秀之歌道：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殷朝的遺民，聽見這首歌，莫不傷心流淚。

到他卽位的第十九年，他就逝世了。逝世之後，更由他的子孫世襲君位。傳到赧王五十九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十八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纔被秦國滅亡了。

武王乃是中國古代第二個政治革命家。後人對於他也有一般評論道：

『王不承文王之烈，一戎衣而有天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

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乃是西伯姬昌

就是周文王

的兒子，周武王的胞弟。他的誕生年代，史無記載，死的時候，是

在周成王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三千零十七年——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零五年）

周公乃是中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政治家，又是儒家之祖。他的爲人，篤於仁孝，並且多材多藝，所以他的父親西伯姬昌，嘗將西岐的政事，交給他管理。到了武王領兵推翻殷紂的時候，他曾爲武王制作了一篇誓師文，就是書經裏的牧誓。後來，武王革殺殷紂，建立周朝，就封他爲魯公，將曲阜地方賜給他作采邑。但是他自己不願就封，到了成王的時候，仍然在朝中幫助成王治理天下的政事，因此，就叫他的兒子伯禽到魯國去代他管理魯政。當他兒子伯禽臨行的時候，他教訓他道：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有一次，武王病了，他就親自爲質，設立三壇，戴璧秉珪，站在北面，祝告太王，

武文的曾祖父

王季，

武王的祖父

文王

道：

『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一作淹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乃王發不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祝告完畢之後，他又占卜，卜得吉。於是，他就去安慰武王道：『

『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子一人。』

果然武王不久就病愈了。他就把當時的祝告文和卜籤，都封好了，藏在金縢匱中，囑咐知道這樁事的人，都不可聲張出去。

後來武王病卒，成王

武王的兒子

即位，因為年紀幼小的緣故，所以就命他攝理政事，代成王管治天下。那

時候，他的弟弟管叔鮮和蔡叔度，因為妬恨不服，所以就幫助殷紂的兒子武庚率領淮夷造反，聲言要恢復殷朝的天下。於是，他就奉了成王的命令，興兵東征，將武庚和管叔鮮誅殺了，又將蔡叔度流到邊外去了。另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

到成王長大的時候，他就把國政完全交給成王，自己仍舊退於諸侯的地位，北面以朝。當成王年少的時候，染病不愈，他又在神前禱告道：

『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

成王不久果然愈了，他把這篇禱告文也藏在府庫裏面去保存了。在成王當政以後，就有許多平日妬恨他的人，在成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所以他就逃避到楚國去了。後來，成王偶然在府庫裏發見了他的禱告文，心裏大受感動，所以就立刻把他召回來了。他恐怕成王在壯年的時候，容易流於淫佚，所以就作了兩篇格言——一篇叫毋逸，一篇叫多士，都載在書經裏面——以策勵成王。毋逸的大意是說：

『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亡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卽其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多士的大意是說：

『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無不配天，就是沒有不遵依天道的意思。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伙，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當成王秉政以後，周朝的天下，頗稱安寧。但是在那時候，朝廷的官制，還沒有有次序的規定，所以他就制作周官以建立各種官職；又作立政以說明各官職守的事宜；是爲中國第一部規定官制職務的書了。這部書就是現代流行的周禮。在周禮裏面，選有禮儀、音樂，以及一切冠昏喪祭的禮節，都是他所創制出來

的禮爲儒家所獨重視的一種，所以孔孟以及後代的儒家，都極其尊重他，而以周孔並稱。

成王十一年的時候，他在豐鎬，

周朝的
都城

病歿。臨死的時候，他遺囑必葬在都城旁邊，以表明自己身體

雖死，而靈魂仍然不敢遠離成王。在他死後，成王因爲尊敬他，所以把他葬在畢，今陝西
西南境與文王同在一處，以表明不敢以臣子之禮待他。

他死後，他的兒子伯禽遂正式受封爲魯國的諸侯。當他在世的時候，魯侯的職位，本來也是由伯禽代任。伯禽代任三年，纔到周朝報告政績。他問道：

『來何遲？』

伯禽說道：

『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那時候，太公望封爲齊國的諸侯，五個月就來朝報告政績，他問道：

『何疾也？』

太公望說道：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

到伯禽來報告政績的時候，他就歎道：

『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後來，齊國果然日見強大，爲五霸之首，稱雄於周末；而魯國則弱不敵齊，處於齊國之下。雖然，但是魯國爲禮樂文化最盛的國家，也不是齊國所能比的。孔子論到禮樂文化的進步，曾說道：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於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齊國的文化實在不及魯國了。魯國的禮樂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進步，乃是完全由於周公的影響，更經孔孟的發揮光大，而後遂造成中國二千餘年來的禮教文化了。

管子

管子名仲，號夷吾，是穎上的人氏。他的生年已是不可考了，但知他是死在周襄王七年（西歷紀元前六百四十五年）。

管子在年輕的時候，家裏是很貧窮的。他和鮑叔牙乃是從小兒就做朋友的。鮑叔牙曉得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將來必有大用，所以管子雖然常時欺侮鮑叔牙，鮑叔牙却是始終讓牠，不和他計較。後來，鮑叔牙在齊公子小白的手底下做官，管子也在齊公子糾的手底下做官。鮑叔牙想幫助公子小白取得齊國的王位，管子却想幫助公子糾取得齊國的王位。他倆的志向雖然不同，但是在朋友的交誼上，却是仍然很好的。不過到了結果，齊國的王位，到底是被公子小白得着了。公子糾被殺，管子也被捉住，用囚車裝回齊國來了。鮑叔牙在他沒有到齊國的時候，就告訴齊桓公——就是公子小白——說管仲乃是一個有大才幹的人，若用他治理齊國，齊國一定可以強霸的，所以在管子的囚車到齊之後，齊桓公不但是不治他的罪，並且又用他做了齊國的宰相。他做宰相的那一年，乃是周莊王十二年（西歷紀元前六八十五年）就是齊桓公元年，直到他死的時候為止，共計做了四十一年。因為他是一位主張以治國的政治大家，所以在這四十一年之內，其初興漁鹽之利，開商埠，設女閭，使齊國的商業工業一齊發達，人民

也都是極其富足，不愁衣食住，然後纔用法律來整頓齊國的政治，使人民都能順服在他的政治之下。欲東則東，欲西則西，莫不聽從用命。當時的諸侯，對於管子都是十分的敬而畏之，所以對於齊國也都是唯唯服從了。在五霸——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的當中，大家都推齊國爲領袖。在這四十一年裏面，齊國會邀請各國諸侯開了九次同盟大會，都是齊國作盟長，沒有一次不是很美滿的，也沒有一次不是很和平的，從沒有想到打戰的事。齊桓公親率了各國諸侯，共戴周天子爲中國的元首，所以天下也就歸於統一了。這四十一年，可以說是周末最平安最快樂的一個時代了。但是造成這種和平時代的大功臣，只是管子一個人而已！所以孔孟荀卿諸子，雖然對於管子的霸道，不大滿意，但是對於管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勞，却是無不竭誠拜服的。孔子嘗讚道：「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我們看到這句話，也就可以想到管子的功勞，是如何偉大了。齊桓公因爲酬答管子的功勞，所以尊敬他，稱他爲仲父，又拿書社三百賜給他。所以管子到晚年的時候，富比公室，一切享用，也與諸侯無異。齊國的人民，對於他，都是極其尊敬。在他死後，齊國因爲仍舊用他的政策，所以勢力也仍然不在當時諸侯之下。但是我們覺得管子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成功，固然是全靠着他的才能，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了鮑叔牙這個人！倘使鮑叔牙在他年輕的時候，不賙濟他的金錢，他又怎樣能夠專心求學呢？後來，當他被捕的時候，齊桓公因爲記恨一箭之仇，本來想殺他，因爲鮑叔牙的勸諫和鼓吹，所以不但是不殺他，並且還用他做了宰相，建立

了這樣偉大的功勞。這樣看來，也難怪管仲要說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我們試讀下面的一段說話，便可以知道管仲是怎樣的感激鮑叔牙了。他說道：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子死後，還有著作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所云。今存七十六篇，即坊間所流行的管子是了。管子這本書裏面，雖然是後人杜撰傳會上去的，所以連他死後的事，都有些地方提到了。這本書裏面，雖然有不少的地方是後人加入的，但是管子的原來著作，大都是專論財政、立法、兵馬、道德等等事體的。後世的學者，因爲看見他法本黃帝，把他列爲道家，所以不免又將道家的學說，夾雜到裏面去了。

管子本來是一位主張功利主義的政治家，所以他治齊國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富民。他爲甚麼先要富民呢？他在牧民篇裏說道：

『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這裏所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可以說是管子的富民政策的根本理由，也可以說是他的政治哲學的基要觀念了。這種致策，可以說是治國的唯一方法，無論甚麼大政治家，都不能有所反對的了。他所取的政治手段，雖然另有用意，想因此收到功利；但是他到底還是一位顧及民生幸福的人，不是徒苦人民而自肥的人。所以他雖然含有權謀，不是以仁義悅服人的，但我們就時論人，終得承認他是一位良好的政治家。他在牧民篇又說道：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所謂『知予爲取者，政之寶也』的一句話，可算是把他的「功利主義」的色彩，完全顯示出來了。

管子的政治方法，第一步是興辦實業，使國民都可以因此達到富足的地步；第二步便是講求道德法律了。他說：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詐；不蔽惡，則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四維

所以他又說：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頌

因為管子是一位主張霸道的政治家，所以他雖然也注重以道德和法律治國，但是却似講王道的儒者，只知重道德，也不似講法治的法家，專重法律。他是必須以功利為前提，以國民富足為首務，然後纔談到修道德，立法律的。以法治國，是最容易流入慘礪寡思的一途的，所以法家大都要以黃老為本，務使人民能不為法律所治，漸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地步。管子在談到法治思想的時候，嘗主張靜虛無為之說，便是這個意思了。所謂「靜虛」之道，乃是人君的一種權術。詳見心述編

總之：管子雖然是一個抱功利主義的政治家；但是因為他能從實地做去，不似儒家的政治學說，往往流於高大玄虛，所以終能使齊國的內政外交，都燦然可觀了。齊國之所以能稱霸於春秋時代幾二百年，完全是管子的功勞。他對於財政、軍事、法律、道德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所以儒家雖然因為主義不同的緣故，常要指摘他，獨於他的政治成績，却是沒有一個人不極力稱讚他。後世的人，因為他的法治主義是追本於黃帝，所以又稱他是道家，實則他祇是一位純粹的政治家而已。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號聃。

據史記所載，「字伯陽，諡曰聃。」胡適之先生以爲史記所載，係後人攙列仙傳而妄自加入的。因爲周朝幽王時，有個太史伯陽，後人要合兩人爲一人，所以便把伯陽算作老子的號了。是

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的人氏。我們祇知道他是生在周朝和孔子生的時候，相差不遠；但是却不能一定指出他是生在那一年來。據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所說，以爲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所以老子誕生的時候，當在周靈王初年（約當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十年）左右。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種大概的推算，我們不能便認他是確鑿無疑了。論到他死的時候，是在那一年，這更是沒有人能夠指得出來了。有的人說他活了一百六十幾歲纔死。有的人又說他活到二百多歲纔死。更有人說他是入關仙去，莫知所終，所以道教就奉他做了祖師，當他是神仙看待了。近人胡適之先生說：老子之死，明明記在莊子養生主篇裏，決不是後人可以假造的；所以他便又以爲老子卽享高壽，至多也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這種推想，比較地自是近乎情理，但是也不能說是可靠。

老子的生平事蹟，也是略而不詳。史記上說他曾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史，因爲看見周朝的天下日見衰弱，所以就隱居到林下了。當他歸隱的時候，走過函峪關，函峪關的看守官叫做喜的，知道他是一位非常的好道德有學問的人，所以就對他說道：『你現就要隱居林下，不問國家的大事了。但是請你一定要

把你的學說主張，寫出一部書來，給我留着看看。」老子答應了他的請求，所以就著成了一部道德經，約五千餘言，分爲上下兩篇。現在所傳的老子就是老子當日所作的。不過後人又從上下篇把牠分成八十章，其中斷章截句的地方，有些分得毫無理由，原來的書一定不是這樣的。這部書原是一種雜記體的書，並沒有甚麼結構組織的。但是經過後人的一番妄加妄改，所以就把原書的面目大大地變更了，這是考據家告訴我們的，這裏恕不多說他了。

老子這個人，不但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哲學家，並且也是一位主張激烈的革命家。當周室東遷到洛邑以後，諸侯的勢力日見澎漲，天子的權威日見衰弱，一般跋扈不仁的諸侯大夫，也便日見囂張起來了。所以當時的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人民的的生活狀況，都是日漸陷於紛亂不寧的境地，若不是麻木不仁的人，總是不能滿意於這樣現狀的。老子既然是一位富有思想的人，而且又有革命的精神，所以他雖然不願在朝爲官，然而他仍然是要在他的著作裏，把他胸中所含蓄的意思，無畏的發洩出來。他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曾議論道：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又說道：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又說道：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又說道：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上面所引的四段說話，都是很激烈的，但也是很實在的話。我們若一讀到詩經裏伐檀碩鼠這兩篇，就可以知道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的話，的確是描寫當時社會上的政治和民生狀況的了。我們再讀到詩經裏芣之華篇所說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便可以知道老子所說『民不畏死』和『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話，也是描寫當時人民的實在情形了。

老子既然對於這種剝削人民和橫暴底干涉人民的政治，發生了極大的不滿意，所以就生出一種消極的反抗的思想來了。這種思想，就是他所主張的無爲政策了。他因爲看見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的確是有害於人民的，所以他就不得不設法去援救那些被困在苛稅嚴刑之下的人民了。因此，他就對於當時的政治，發生了一種激烈的反抗，創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和主張來了。他覺得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所以就主張說：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任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可以說是極端的消極的破壞主義了。因為如此，所以他的政治主張，便趨於極端的放任無爲。他說：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說道：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焉，乃也。所謂『行不言之教』是也。猶兮其貴言。貴言，不輕易其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所以他又說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注：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

這種論調，完全是趨重於人民，政府不過是一塊招牌幌子而已。他以為最好是爲政者能完全放任無爲，使人民的心裏祇覺得有個政府存在便了，所以說『太上，下知有之。』在他的意思，不但政府是一塊招牌幌子，就是施政的天子，也是沒有甚麼可以居奇或誇功的地方，所以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把國富民強，天下太平的功勞，完全都歸於自然，並不是天子的功勞了。所以他把治國看作烹小鮮一樣，那自然更是把執政的人看作也不重要了。這種議論和主張，若是出自現代學者的口中，恐怕要不免被入指爲「赤化」了。」

老子既然對於政治主張放任無爲，所以對於那些耀武稱兵和拓疆關地的雄心，也是極端反對了。他因爲看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又看見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所以他便斷定道：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又說道：

『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他既然非議當時的政治，主張激烈的革命政策，又反對當時的戰爭，以爲凶事，所以他便自己創出一個理想的國家來代替當時的國家。他的理想的國家，即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科學發達之後，現代所用的機械，其力可代十百人，或千人，如一車可載千斤，一船可裝萬人，這都是什伯人之器了。下文所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即是解釋這句的。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他的這種理想，乃是要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衛的甲兵，代替人工的機械，流遠傳久的文字……等等文物制度，完全毀滅，使人類依舊回到那無知無欲，老死不相往來的原人時代，茹毛飲血，和禽獸爲伍。

老子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哲學家，前面已經說過了。在中國哲學史上看來，老子可說是中國哲學的始祖。他的根本的哲學思想，不是完全發於玄想或由於宇宙自然現象驚奇而構成的，乃是依據他的觀察，從他的政治主張中產生出來的。他的哲學的基本觀念，可拿「虛無」兩個字來包括牠。他說道：

「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但是「無」究竟是甚麼東西呢？他也沒有對我們說得明白。不過他又說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這個「道」是超出天地萬物之外的，無聲無形，所以我們或者也可以假定這個「道」就是他所說的

「無」了。因爲他也會說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句話與『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意思，是可以互相發明的。所謂「一」便是「有」，所謂「道」便是「無」。所以老子所說的「道」和「無」是一樣東西了。他在「虛無」觀念之外，更以爲宇宙的運行，萬物的榮枯，完全是憑着「道」的能力，所以說道：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因爲他以爲「道」乃是一個「虛無」「自然」的東西，所以他又說道：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這就是說「道」的作用，仍然祇是萬物自己的作用，所以說是『道常無爲』。但是萬物之所以能夠成爲萬物，又都是恃乎一個「道」。所以又說是『而無不爲』了。在這裏，可以使我們覺得人類的進化，雖然都是由於人的思想所構造；但其冥冥中實有上帝的能力存在。並且我們若要追本溯源，也不能不想到牠的起源，端的是一個甚麼東西了。老子在這裏所說的「道」，正和基督教所說的「上帝」是相同的。不過老子會說過一句：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的話。這句話的意思，雖然各家的解說，略有不同；但是老子的確沒有真正的認識上帝，所以他纔將一切的本源歸於「虛無」歸於「道」了。雖然如此，但是老子所說的「道」的意義，仍然不背乎正義。如他所說的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這樣，他雖然不承認「道」是有生氣的，但是他仍然以爲「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這豈不是已經明白地承認天是有意志的麼？

中國古代哲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名實之爭。孔子一生，汲汲於以正名爲首務。其他的學者，也莫不視正名爲第一件要緊的事。但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却是老子。他說道：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王弼原本作說，今刊本作閱，乃後人所改。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這一段是論名的原起和名的功用。有了法象，然後就有了物。有了物之後，於是就發生智識的問題了。我們所以能夠知道某種物，只爲某種物自有牠的精純的物德，最足以代表牠的本性或特點的，就是老子所說「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意思了。這個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裏」了。譬如說「人」，便可以包括「人」的一切表德在裏面；說「水」，便可以包括「水」的一切德性在裏面了。人雖然是有死

的日子，水雖然是有乾涸的日子，但是「人」和「水」的名，却是永遠存在的。所以說『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衆甫就是萬物。我們所以能夠知道萬物，就是因爲靠着名的作用，所以說：『吾何以如衆甫之然哉？以此。』

老子雖然深知道「名」的功用，但是因爲名的智識的利器，與他所主張的『絕聖棄智』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又主張廢名，極力地崇拜「無名」了。他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有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因爲「無名」在「有名」之前，所以「無名」比「有名」要重要。「無名」既然比「有名」要重要，所以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也不是上名了。老子以爲最上的道和名，都是無名朴，等到有了名字，人民的智識日漸發達，於是作僞行惡的機會也就日多日大了。世界大亂的根源，就是在此。所以他說道：

『古之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的這種主張，或者是因爲看到當時社會國家的紛亂根源，都無非由於人心多欲。因爲他覺得文明程度越高，智識越複雜，而人類的情欲也是越發達，所以便提倡這種消極的愚民政策了。

老子的人生哲學，也是和他的政治哲學一樣，主張無知無欲。他的大綱就是『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絕學無憂。」他的意思，只要人能夠作一個無思無慮的愚人，不願意人做有學問智識的文明人。所以他說道：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於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這種思想，或者也是老子深惡當時的人民，因智縱欲，所以便主張絕聖棄智，寧願人做一個鄉愚而守本分的人，却不願人藉着知識去橫行。在不得已的時候，他只得勸人要知足。他說：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要人能知足，除非毀除一切知識，使人沒有競取的思想不可。若是人類的知識愈開，思想愈發達，則愈不能知足了。老子不但是在情欲一方面勸人要知足知止，便是勸人當以德報怨，以柔克剛，須守着不爭主義。他說：

『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說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又說道：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又說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這種思想，也是受着當時兵連禍結，殘殺不已的反響。老子深覺得黠武政策，只是冤怨相等，終無底止，所以便提倡用消極的不爭主義，以軟工夫克化強暴。他勸人暫時喫了眼前虧，並不害事，要知『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強梁者不得其死』的道理，是一定不移的。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的自然律，是老子唯一的信條，所以他勸人儘可逆來順受，待着天道的自然報應，不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種主張，却和耶穌『愛仇敵』的主義，完全相同。不過老子的天道觀念，只是歸於自然，流於虛無，不能使人辨認。耶穌却指出上帝是萬物的主宰，是審判一切的法官。

說到這裏，我們覺得老子這個人，雖然主張褊激，不能將他所認的盡行於世；但是他的高深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的，確是可以使後世欽佩的。史記老莊列傳裏記載着孔子問禮於老子和孔子讚美老子的一段說話，大可以看出老子的爲人和他的特點來。現在且把牠鈔錄在下面，作這篇傳記的結論。其文

道：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以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

孔子名丘，號仲尼，是魯國昌平鄉陬邑地方的人氏。他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歷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死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享壽七十三歲。他的世系如下：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見詩商頌序疏引世本帝系篇。

孔子的先祖宋濬公，乃是殷朝微子啓的子孫，所以孟僖子曾說道：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見左傳昭公七年。

他的父親叔梁紇，乃是一個勇士。左傳上曾有兩處地方記載過叔梁紇的事：

(1)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陬人紇，扶之以出門者。』見左傳襄公十年。

(1) 『陬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見左傳襄公十七年。

叔梁紇曾做過陬邑的大夫。他的正室，生過九個女兒，却沒有兒子。後來，他娶了一個妾，生了一個兒子，叫孟皮，號伯尼，就是孔子的哥哥。誰知孟皮的脚忽然有病，又成了一個殘廢的人，所以叔梁紇又向姓顏的

求婚。這時，叔梁紇的年紀已經老邁了，所以姓顏的不敢冒然允許，就去問他的三個女兒，那個願嫁給叔梁紇爲妻。當下，姓顏的就對他的三個女兒說：『叔梁紇的祖父和父親，雖然祇是一個讀書的人，但是他的祖先，却是聖王的後裔。並且叔梁紇是身長十丈，武力絕倫，我是極其歡喜他的。雖然他的年紀已經大了，性情又是很急躁的；但是這都是不大要緊的。你們三個人，誰願意做他的妻子呢？』姓顏的說完之後，他的大女兒和二女兒，都是默默無言。只有第三個女兒叫做徵在的，站在旁邊，對他父親說道：『隨便父親的意思，要把那個嫁給他，就把那個嫁給他，何必又來問我們呢？』姓顏的當下就說道：『那末，我就把你嫁給他罷。』所以顏徵在就做了叔梁紇的第三個妻子了。叔梁紇娶過顏徵在之後，不久就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孔子。論到孔子誕生的事，後人造出種種神話來附會他，現在可以引出兩段，錄在下面。信與不信，是在讀者了。

(1)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故以爲名。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春秋演孔圖

(2)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矚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音：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別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

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老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市夫子。繫角之紱，猶尙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見王嘉拾遺記

照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是說：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

孔子生後，叔梁紇就死了。葬在防山，防山在魯國的東邊。孔子因爲年幼，他的母親又沒有告訴過他，所以到他的母親死時，還是陬人輓父之母告訴他，他纔把他的母親送到防山，和他的父親合葬了。

孔子幼時的事迹，也沒有詳細的計載可尋。史記上只記着他在小的時候，時常喜歡擺起盆子碗碟來，學做祭拜天地的禮節。到十九歲的時候，娶了一個妻子，亓官氏也是宋國的人。不久，他們便生了一個兒子，名鯉，號伯魚。因爲他生的時候，恰巧魯昭公送了一盆鯉魚來給孔子，所以孔子就把他的兒子取了這個名號，用以紀念這回事。論到伯魚的事，只有論語上會說過兩次，他處却不可見了。

(1) 『子謂伯魚，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南面而立也歟。』論語陽貨

(2)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季氏

伯魚享壽五十歲，死在孔子之前，無所傳。後來，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兒，嫁給公冶長，做了妻室。論語上曾說過：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到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被魯大夫孟釐子所看重了。釐子在臨死之前，曾囑咐他的兒子懿子道：「孔丘，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所以釐子死後，懿子就同南宮敬叔到孔子那裏去學禮了。這時候，魯季武子死了，他的兒子平子接位做了大夫。孔子因為貧窮的緣故，所以曾在季氏的屬下，做過兩任小吏，後來纔漸升為司空，直做到司寇。但是不久便辭了官，到齊、宋、衛、諸國去遊歷。因為在陳蔡之間遭了一次圍困的驚慌，所以仍然回到魯國來了。南宮敬叔想同孔子到周朝去觀禮，所以就向魯侯要了一乘車子，兩匹馬，和一個隨身服侍的童子，就一同到周朝去了。孔子到了周朝，就問禮於老聃。臨行的時候，老聃曾告訴他道：「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從周朝回來以後，學生已

是日多一日了。後來因爲魯國大亂的緣故，避亂到齊國，和齊太師研究音樂，聽到韶樂的聲音，有三個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可以見他好音樂的心，已是到了極點了。孔子本來想在齊國做官，因爲齊景公不能以禮待他，所以他又回到魯國。到魯定公十年的時候，孔子遂以司寇的資格，做了定公的嬪相，和齊侯在夾谷相會，很替魯國爭得了不少的體面。所以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就由大司寇代理魯國的宰相。當他做司寇只有七天，就把一個大夫少正卯殺掉了。他所以要殺少正卯的緣故，是因爲他有（1）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2）其談說足以飾邪熒衆，（3）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這三種罪狀，所以便不能饒赦他了。到了三個月以後，魯國的牛馬商人不敢故意抬高市價，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瀆踰境以避刑罰。界女分道走路，路不拾遺。遠方來的客人，不必去求地方官，自然會留他住宿，送他的盤費回去。齊國聽到了這個消息，極其驚慌，覺得魯國若用孔子爲政，魯國一定是可以強大起來的。魯國若是強大了，齊國和魯國隔得最近，魯國豈不是先要把齊國併吞了麼？因此，齊侯連忙想出一條計策，就選出八個最美麗的女子，都穿了彩色鮮艷的衣裳，又會唱，又會舞。此外，又選了三十四匹很肥壯的馬，一併送到魯國，獻給魯君。到了魯國南門外，季桓子就私自去看了幾遭，然後又和魯君去游玩了一日，樂而忘返，遂不去問國家的政事了。子路看見這種情形，就對孔子說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說：『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誰知季桓子慳吝魯君，受了齊國送來的女樂，三天沒有聽政，郊祭也沒有把胙肉

分送給大夫，所以孔子祇得辭官而走了。孔子走到屯縣歇下了，師已追上來送行，說道：『夫子則非罪！』孔子說：『吾歌可夫？』於是他就唱道：『彼夫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或游或，維以卒歲！』師已回去之後，把這些話照實告訴了桓子。桓子歎道：『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這時候，孔子大概已是五十五歲了。後來，他出了魯國，就到衛國，住在子路的妻兄顏濁家裏。衛靈公也照魯國一樣，送他六萬鍾粟。但不久就有有人在靈公面前說孔子的壞話，所以孔子只住了十個月，就從衛國動身到陳國去。走過匡的地方，顏刻跟在他的身邊，指着匡縣的城門說：『從前我進城的時候，是從那個缺洞進去。』匡人聽見，以為魯國的陽虎又來了。因為陽虎從前曾在匡縣欺負了匡縣的人民，而孔子的和貌又和陽虎相像，所以匡人就將孔子拘留起來了。到五天以後，才把他放出來，因為知道是誤會了。孔子放出以後，就仍舊回到衛國，住在蘧伯玉的家裏。靈公的夫人南子想見孔子，就差人去對孔子說道：『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只好依禮去見了南子一次。子路心裏頗不謂然。孔子說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在衛國住了一個多月，靈公和他的夫人約了孔子一同乘車，招搖過市。孔子嘆道：『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因此他就動身到宋國去了。在宋國的時候，孔子和門弟子在一棵大樹下學習禮節。宋司馬桓魋想害死孔子，就把大樹拔起來了，孔子只得站開讓。他。門弟子都催孔子跑快些，免得遭害。孔子說道：『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後，孔子又動身經過

鄭國到了陳國，住在司城貞子的家裏。走過鄭國的時候，孔子和他的門弟子相失，一個人站在鄭國的東門等候。有一個鄭人看見子貢，就告訴他道：「東門有一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拿這些話照實告訴孔子，孔子笑道：「形狀未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居陳三年，陳國時常要受晉楚和吳國的侵略，紛亂不寧，所以嘆道：「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忠其初！」於是，孔子又動身經過蒲地，恰巧蒲人作亂，不能前進。這時，有一個門弟子叫做公良孺，爲人賢而有力量，以私車五乘跟從孔子。他說道：「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門而死！」因爲公良孺極其勇武，蒲人不敢得罪孔子，我就和孔子約定不能到衛國去，然後纔放他出境。孔子以爲出於逼迫的約誓，無遵守的必要，所以仍舊到了衛國。但是靈公這時候年紀已經老了，怠於政事，所以不能再用孔子了。孔子喟然歎道：「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因此，孔子不久便離開衛國了。孔子離開衛國之後，晉國中牟縣的縣官佛肸想造反，叫人來請孔子，孔子雖然想去，但是到底沒有去得成，或是路諫阻的緣故。這時，孔子本想去見趙簡子，走到半路上，聽說竇鵲、彘、華^{都是晉國}的賢大夫，被趙簡子謀殺了，所以便又折回衛國，仍舊住在蘧伯玉的家裏。有一次上朝，靈公問他行軍的法子，他說道：「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因此便瞧不起孔子，孔子只得走到陳國去了。魯大夫季桓子臨終的時候，忽然懊悔而歎道：「昔此國幾興矣。」此國指魯國以吾獲罪於孔

子，故不與也！於是他就囑咐他的兒子康子說：『我卽死，若必相魯，若相魯，必召仲尼。』後來，季康子本想去請孔子，因爲公子魚說：『吾昔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所以康子只得聽了他的話，去請再求，却不請孔子了。這時候，孔子很想回魯，所以說道：『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時孔子已有六十歲的光景了。以後，孔子又從陳國到蔡國，從蔡國到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聽見，就對子路說：『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後來，又從葉回到蔡國，路上遇見長沮，桀溺，兩個人同在那裏種田。孔子知道他們都是隱士，就叫子路去問路。長沮問子路道：『彼執輿者爲誰？』子路答道：『爲孔丘。』長沮又問道：『是魯孔丘歟？』子路說：『是的。』長沮就回答子路道：『是知津矣。』意思是說他已經知道路徑了，何必要來問我呢？子路又問到桀溺，桀溺也是說：『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所以也是不告訴他的路徑，只管自己種田去了。子路回來把這些話告訴了孔子，孔子撫然歎道：『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意思是說我既然做了一個人，就不能不盡我做人的分子責任。孔子在蔡國住了三年，吳國用兵伐陳國，楚國要救陳國。這時候，孔子正在陳蔡之間，楚國想請孔子去幫忙，陳蔡的大夫，着了慌，恐怕孔子在楚王面前說出他們的不好來，所以發兵將孔子圍困起來，不讓他走。孔子和門弟子都沒有了糧食，一齊餓得不能動，但是孔子仍然

講誦弦歌，如平日一樣。子路和子貢都有些不高興的樣子，孔子仍然用好話安慰勸勉他們。後來，子貢又勸孔子道：『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說道：『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還是顏回對孔子說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聽見這話，心裏非常歡喜，說道：『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後來，還是子貢到楚國去請來救兵，才算解圍了。孔子到楚國以後，楚昭王本想賜以書社地七百里，又被令尹子西所阻，所以就作罷了。楚國有一個狂人叫接輿，走過孔子的面前，唱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意思是說時勢已不可爲，勸孔子再不要勉強而爲了。不久，孔子又從楚國，回到衛國。季康子以禮來接孔子回魯，所以孔子就仍舊回到魯國了。綜計去魯直到現在，已有十三年，孔子已是六十八歲了。魯哀公到底不能重用孔子，孔子自己也覺得老邁，不願作官，以就專心從事著述和教育門弟子了。從孔子受業的弟子，有三千人；但是能夠身通六藝的，禮樂射御書數不過七十二個人罷了。孔子直活到七十三歲，在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纔逝世。魯哀公會作了一篇誄文，道：『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孔子死後，葬在魯國城北的泗上。門弟

子都服心喪三年，守在泗上。三年既滿，各人纔痛哭而別，有的仍然留着不去。只有子貢一個人住在墳墓旁邊的屋子裏，六年纔去。門弟子和欽慕孔子的人，約有百餘家，都搬到孔子墳旁居住，所以那地方便成了一個鎮市。就叫做孔里。顏回死在孔子之前，其他門弟子都分到各國去做官或行道了。伯魚的兒子子思，名伋，曾著過一部中庸。後世的子孫，直到現在，仍然世世不絕，奉祀孔子。唐宋以後，尊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各地立廟奉祀，都是用孔子氏的子孫做奉祀官。直到近年以來，仍未全衰。

孔子本來是一個實行家，他不主張空談，事事都想從實際上去把他行出來。所以周游列國，也無非是想能得到官職權位，能夠把他所主張的道理實行出來罷了。誰知一生奔波勞碌，終沒有一個可以用他，所以只得回到魯國，專心著述，並教育門弟子了。他對於各種學問，都能夠知道，不愧稱爲博學多能。並且他在求學的時候，都是勤懇專一，發憤忘食。試看他從齊太師研究韶樂的時候，至於三個月都不知道肉的味道。從師襄學琴的時候，史記上曾記載道：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然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驪然而黑，鬢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

操也！』

於是，可見孔子對於學問，不但是能夠勤苦追求，並且必得其極。他教育門弟子，也是勤勤懇懇，必須使學生完全明瞭，可以舉一反三。我們只須把『學說不倦，誨人不厭』這八個字仔細揣想，便可以知道孔子自己求學和教導學生是怎樣認真了。孔子在教育門弟子之外，仍然從事於著述。把古代的官書，刪成尙書。把古今的詩歌，刪成三百多篇，訂爲詩經。又把禮書和樂書也刪定改正了。晚年的時候，他很喜歡研究周易，又把他的心得，做了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六十四條彖辭。後人把他的雜說纂輯成書，就是繫辭傳和文言了。除此以外，又著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詩書禮樂，都是他刪定的，並不是他著作的。就是易經的傳言，也是根據周易而作的。一部春秋乃是根據魯國的史記而作的。此外還有孝經一類的書，並不是孔子所作，都是後人託名假造的。但是論語這部書，雖然不是孔子所作，却是極可信靠，也是極有用的。這部書，大概是孔子的門弟子所記，內中有孔子的話和諸弟子的議論。研究孔子學說的人，只消拿這部書和易傳春秋兩書參互考證，也就可以得其概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的時代，正是諸侯紛爭，互相殘殺正盛的時候，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倫，都完全毀壞了。諸侯都是橫暴好武，不知道甚麼仁義禮讓。所以孔子一生所提倡的，就是仁義禮樂和正名這些事。

他的學說，也是不外乎此了。他的學說的總綱，就是一個「仁」字，也可以用「一」字以包括之。他嘗對曾子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是說天下的道理雖然繁雜紛亂，但是最後仍然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的。譬如用一個「人」字，便可以包括一切的人，便是這個意思了。「仁」字乃是他的最高的主張。但是「仁」字的意思，非常空虛，所以他又把「忠恕」這兩個字來做牠的註釋了。所謂「忠」和「恕」，是有兩種解說：（1）在人生哲學上看來，「忠」是盡自己本分的意思，「恕」就是推己及人，或是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2）在學理的根本意義上看來，據章太炎先生所說的是：「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見章氏叢書 檢論三。他對於正名這件事，更是看得極其重大。論語上曾記載道：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他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論語子路篇

他的政治思想，無非要使君臣都能本乎仁義以治國，用禮樂以教導百姓，使上下名分皆有定而已。

孔子的倫理思想，不但是要使五倫完備，並且還要觀察他的動機是否正當。譬如兒女孝順父母的事，他曾說道：

『今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又如說到行「仁」的事，他也說道：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所以若是動機一不正當，則所謂「孝弟禮樂」，一直是浮文虛套，又有甚麼價值呢？至於君子，小人，義，利的分別，更是孔子所極端注意的，在論語裏記載得很多。他的人生哲學，只是叫人應該本乎孝弟忠信，做一個君子，叫人應該安貧樂道，不可貪利。叫人不可終食之頃忘記「仁」道，應該體行「忠恕」之道，勉爲聖賢。總之：孔子的人生觀念，不外要人做一個一刻不違「仁」的君子而已。他對於人類彼此相待的道理，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庸之道，正和耶穌所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節的話，是一樣的意思了。

孔子乃是一個截源的純粹的人生哲學家。他對於天道，是不大喜歡講到的。他對於怪力亂神的事，

更是絕對不談的。他對於鬼神的事，只主張敬而遠之。他對於生死的問題，嘗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敬拜鬼神的問題，也不十分看爲重要。所以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對於死後有無靈魂知覺的問題，他只做了一個猶疑兩可的回答。等到子貢問急了，他纔答了一句圓滑的話是：『等到死後自然會知道了。』所以孔子的天道觀念，實在極其淡薄。他的哲學基本的觀念，偏於物質方面，很少有最深的精神思想。他以爲『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簡直把天看作無可挽回的鐵面閻王一般的殘忍寡恩了。但是他一生律身極嚴，內省不輟，終身無大過失。這比較那些依賴上帝可以赦罪因而怠於內省的人，可要高得多了。孔子本來是一位重視人事的學者，對於宗教自然沒有甚麼經驗，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說他不懂宗教。他在易經裏，對此天道，對於宇宙的自然現象，也有很深的研究，凡研究過易經繫辭傳和文言的人，一定會知道。

總之：我們覺得孔子這個人，確是一位最大的人生哲學家，也是一位可作萬世師表的教育家。他一生的言行，卓爾不羣，也是足以做後世之模範的。太史公司馬遷曾說道：『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見史記孔家_{子世}。我們覺得孔子之所以傳至今日，仍然不失衆人欽仰的，確是因爲他能上集成周以前的文化學術，下啓二千餘年來的文化思想，實在是不愧爲中國儒教的大師，其有功於中國文化，自不待言了。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乃是莒人之女，生在周末春秋時代。她是魯國大夫公父穆伯的妻，文伯的母親，季康子的叔祖母。

敬姜乃是一位博達而知禮的賢女子。她的丈夫穆伯早年逝世，她就獨力擔任治家教子的職務。有一天，文伯從學校裏回來，她遠遠地看見他借了一個朋友，走到廳堂前的時候，竟不客氣的走在朋友之前。那個朋友對於他，却是十分恭敬，規行矩步的跟在他的後面，又替他捧劍刷鞋，如同子弟服事父兄一樣，他都毫不客氣的享受了。因此，她就把他叫進去，責備他道：

『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有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

文伯聽到這番教訓，便自認罪。於是，他就擇嚴師賢友以事之。所與交往的人，大都是比他年高有德的，所以他頗能盡子弟之禮。這時候，她就對他說道：『子成人矣！』

後來，文伯做到魯國的宰相，她對他說道：

『吾語女：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

有一天，文伯從朝裏回家，跑到她的屋子裏去問安，看見她正在那裏忙着織布。文伯在問安之後，就說道：

『以歎文伯的之名字家，而主母親的稱呼，猶續，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

她聽見這話，就歎了一口氣，教訓他道：

『魯其亡矣！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一作祖識，習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敎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禱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以自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丞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意惰，其何以避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有一天，文伯請南宮敬叔飲宴，邀露堵父作陪客。席上有一盤鼈魚，非常之小，所以露堵父心裏很不快活。等到文伯拿起箸子來請大家喫鼈魚的時候，露堵父就說道：「慢！慢！讓鼈魚長大些，我們再來喫罷。」因此，立刻就站起身來走了。敬姜聽到這件事，就發氣責備她的兒子說道：「我聽見古人說：祭祀必定要能夠使那扮作先祖的人喫得飽，待客必定要使不失禮於上客。現在你爲甚麼因這點兒小事，使別人不高興呢？」因此，她就把他逐出門去了。過了五天，有一個同朝的大夫，替文伯和露堵父說和了，又代他去向敬姜求情，然後她纔讓他回家了。

後來，文伯先死，她就教訓文伯的妻妾說道：「一個人若是喜歡多娶姬妾而不親近有品德之士，雖死不足惜。現在我的兒子早死，我對於他這樣好多娶姬妾的行爲，總是很不快樂的。現在你們服喪的時候，不必過於哀傷，凡事依禮而行便是了。」她自己在兒子的喪期中，早晨哭穆伯晚上哭文伯。孔子聽見

這事，就說：『季氏的女人，可稱爲知禮的人了！』

她嘗到季氏魯國大夫的府裏去，有時遇見康子在辦公事的地方，和她講話，她也不回答他。跟到後廳的門口，她終不回答一句話，就走進內室去了。因此，康子就到辦公的地方周旋一番，然後又走到她的跟前，去問道：『我對你說話，你不答應我，是不是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呢？』她就回答道：

『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總之：我們覺得敬姜不但是一位良妻，更是一位賢母。在中國古代的女界中，前可以與太姒邑姜相媲美，後亦可以與孟母齊名，乃是一位才德兼備的賢女子。所以孔子對於她，非常的讚佩。列女傳裏也有一段頌揚她的話道：

『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是魯國的人民。他的生卒年代，據後人的推算，有的人說他是生在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四百六十八年至四百五十九年）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死在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三百九十年至三百八十二年）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這是梁任公先生的說法，詳見墨子學案墨子年代考，也有人說他是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五百年至四百九十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四百十六年）這是胡適之先生的說法，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這兩種說法，都有他們的根據。我們現在也不必執定要知道墨子是生在那一年，死在那一年，祇要大概的知道他是生在孔子和孟子的中間一個時代便是了。

墨子的生平事迹，因為太史公未曾替他做過一篇傳記，僅在孟子荀卿列傳的末尾附了一段說道：『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所以我們對於這位熱心救世的大宗教家的生平歷史，除了在他所遺下的幾篇書裏，和後人論到他的書裏偶爾可以察見之外，檢直是無從知道了。據太史公的記載，說他曾做過宋國的大夫。但是在墨子這部書裏，却從沒有提到做宋大夫的事。這或者是太史公因為看到墨子曾救過宋國的危難，所以就以為

他是在宋國做官了。其實墨子救宋國的緣故，只是爲着實行他的「兼愛」「非攻」的主義，並不一定就是在宋國做官的證據。他的一生，也和孔子相似，席不暇煖，文子上說：『墨子無煖席。』一刻兒跑到齊國，一刻兒跑到衛國，一刻兒跑到楚國，一刻兒又跑到宋國，後來又想到越國去，但是終沒有去成功。他一生東奔西走的目的，並不是想得一官半職，完全是想宣傳他的兼愛主義，勸人不要相攻，事事應該節儉，刻苦自己，不要專講究虛禮和奢華。他自己就是一個不辭勞苦的人，孟子曾說他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的人，處處都能以身作則。他到楚國的時候，曾在惠王前獻上他所作的書，惠王讀過之後，對他說道：「這確是一部最好的書。我雖然不能夠得有天下，但是却情願奉養你這樣有學問有道德的人。」但是墨子却辭謝道：「翟嘗聽到說不能夠用他的主義，就不能受酬報；所講的話不能夠聽，就不能住在這個國裏。」所以就動身走了。後來，魯陽文君想打鄭國，所以他又到楚國去過一次，勸魯陽文君不要去打鄭國。宋昭公時，公輸般替楚國製造好了雲梯，將要去打宋國。墨子聽見這件事，就從魯國動身，連日連夜趕到楚國，和公輸般比賽製造戰具的本事。公輸般的本事，到底不及他，所以就不去攻打宋國了。詳見墨子公輸篇 墨子從楚國動身回魯，經過宋國地方，遇着大雨，想借一個人家避雨，但是却沒有一個人家讓他進屋。後來，司城皇喜專政，聽了子罕的計策，更將墨子監禁起來了。據史記柳陽傳這可以說是以怨報德了。他在老年的時候，曾到過齊國，見太王田和，勸他們不要用兵，說用兵是最不幸的事了。齊國想要打魯國，墨子就去說齊將項子牛，勸他

不要去打魯國。見墨子魯問篇總計墨子的一生，來往於楚衛宋齊之間，却從沒有做過一日官，所以可以說是個真正熱心世事的平民了。他死的時候，大概已有八九十歲了。他生平所作的事和他的學說主張，都載在他所著的書裏。這部書就是現在流行的墨子了。漢朝的劉向，把牠分作七十篇。到了現在，只賸有五十篇了。但其中還有三篇，親士篇修身篇所染篇可以決定不是墨子的本文，所以實在只有五十篇了。胡適之先生更疑從法儀到三辯這四篇，也是後人附會上去的。那末，真正的墨子原文，只有四十六篇可靠了。這四十六篇裏，從尙賢到非命二十三篇，可以算是墨子的學說，是由他的門弟子把他記下來的。非儒一篇，沒有「子墨子曰」的口氣，所以也不可靠。經上下和經說上下，大取和小取，這六篇，魯勝稱牠作墨辯，大半是邏輯學。經上下，想必是墨子自己作的。經說上下，乃是墨子口說，後人增補的很多。大取小取，大概是後學所作，附在墨子上的。從根柱到公輸這五篇，全是記述墨子的言行和論語差不多。從備城門到雜守這十一篇，都是論到守禦的兵法。墨子的學說，雖然在戰國末年，和楊朱的學說盛行一時，但是到了秦時，就忽然衰敗了。漢以後，更是少人過問，所以太史公也不把他作獨立的傳記了。直到清末，纔漸被學者注意。現代的學者，如梁胡諸先生，對於墨學的提倡發明，不遺餘力，可稱爲墨學的功臣了。

墨子生的時候，正是儒學極盛的時代。魯國本來是一個守禮的國家，又兼是周朝舊式文明的代表，儒學受着這種影響，也就帶着有幾分保守的色彩了。更加着從孔子死後，只有子夏年紀活得最多，作了

魏文侯的師傅。子夏本來是一個規模狹小的人，並不能傳孔學的真相，於是一班研究儒學的人只知講究形式，儒學也就漸漸的失了真精神了。墨子幼年的時候，恐怕也曾從過儒者研究過儒學的。但是到後來，他覺得這班儒者專門在極小極瑣碎的禮節上去講究，實在討厭，而且傷生害事，糜財貧民，所以就自己起來獨創新教，反對儒學了。他反對儒學的理由，就是說：

『儒之說，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魯問篇

他因爲儒者不說鬼神，所以提出「天鬼」的名稱來，著天志和明鬼兩篇。因爲儒者厚葬久喪，所以主張要節葬，著節葬一篇。因爲儒者太重音樂，所以著非樂一篇。因爲儒者迷信命運，所以就著非命一篇。所以墨子這四種主張，完全是由反對儒學而產生的。

墨子生在孔子之後，那時，周朝的天下，可以說是早已形存實亡了。古代的封建制度，到那時候，也已經被諸侯大夫破壞完了。貴族的奢侈，自古已然。但是到墨子這時候，一班破落戶的諸侯大夫，驟然發迹起來，加以當時的文物已是大有進步，生活程度也是日趨於奢華，土地主權和經濟是兼程並進的，所以

富貴階級的宴安奢侈，真是無可容忍。所以墨子不能不用激烈的手段來推翻這種文勝於質的周道，而提倡反樸歸淳的夏政了。但是墨子本來是一位以愛爲懷的慈善家。他不願人彼此殘殺，但是又不能不喚起羣衆對於當時的社會革命，而他又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平民，怎樣能夠達到他的目的呢？他最後却想出一個法子來了，就是利用人類的宗教心，將他的主義，將他的新社會政策，都建設在宗教的基礎上。因此，他就儼然似是一位天的代表，代行天的意志，刻苦犧牲，想把他的宗教宣傳開來。這種情形，和基督教主耶穌，不但是主義相彷彿，並且行爲動機也很相同了。

墨子學說的基本觀念，是「兼愛」兩個字而已。他說：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通警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這裏是說天下一切的罪惡紛爭不孝不慈的現象，都是由於人不能相愛，只顧利己的緣故。所以他主張必須人能『兼相愛，交相利』，除去個人自私自利的心，然後天下就可以安平，一切罪惡也就可以消滅。

了。所以他說：

『凡天下禍篡怨恨……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又說：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者而無以易之……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爲正，是以聽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其中最要緊的道理，便是「兼」「別」兩個字。「兼」是必要顧到他人，不可獨顧自己的。「別」是只顧自己，不必顧到他人的。墨子不但是主張要兼顧他人，並且更進一步主張要犧牲自己以利他人。所以他說：

『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大取

殺了自己，豈不是最不利的事麼？但是他因爲想到殺了一個「己」，能夠保存了天下，所以也是很值得了。這種主張，與耶穌捨棄自己的生活，釘死在十字架上，代世界人類贖罪，使人類因此覺悟悔改，所以雖捨了一身，却救了全世界人類的意，是完全相同的。可惜墨子沒有遇見像法利賽人一樣的反對者，將

他判定死刑。在他壽終正寢之後，也不過被孟子等數落了一頓，並沒有人敢控告他，否則恐將不能讓耶穌專美於前了！梁啓超先生常說墨子是個「小基督」，這句話實在不錯。他所主張的「兼愛主義」，乃是破除人我的界限，更不容有他國和己國的分別。他說：

『視人之室若己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
兼愛上

所以「兼愛主義」的本義，就是無人我界，無國界。凡屬人類，都是要相愛的。『兼相愛』的反面，便是『別相惡』，所以必能夠破除一切人已的界限，纔是真正相愛；否則便不免要互相爲仇敵了。也有人疑惑這種「兼愛」主義是一種理想的空論，不能見諸實行的。但是墨子乃是一個實行家，豈肯妄作空論麼？況且他所主張的學說，都是以有用無用做標準，若是不能實用，他決不作這種主張的。他以爲「兼愛」主義的，確是可以實行出來的，只須從人類的利己心上，便可以得到相反而實相同的證據了。他說：

『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則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則吾惡何？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兼愛下

於此，就可以證明「兼愛」主義，並不是不能實行的了。墨子的「兼愛」主義，實與耶穌的「愛人如己」主義是一樣的。墨子因為要實行「兼愛」主義，所以不主張有人我的界限，和國家的區別。耶穌因為要實行「愛人如己」的主義，所以主張天國主義，以上帝為父，以人類為兄弟姊妹，其方法似較墨子為澈底了。

墨子因為主張「兼愛」，所以反對戰爭。因為覺得「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所以主張事必須實在於人有利，纔可以去做，否則便不必去提了。又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主張節用，節葬，並且反對音樂宴會的事。他的這些主張，不免有些褊狹，行不過去；但是他的立意，却是聖人之心，沒有一毫私意在內，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他的哲學方法，處處是要求得他的究竟的，就是對於無論何事，他都要知道他的「怎樣」才算事。孔子對於無論何事，只消說清他是「什麼」便算了。這就是儒墨兩家治學的方法，根本不同的一點了。墨子公孟篇上曾有一段說道：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家事事只問他是否應該這樣做，却不去問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墨子則無論對於何事，都要問他一個

爲甚麼要這樣做。所以他無論對於政治，對於人生，或是對於宗教，都是要有本有故的，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過去的。因此，墨子的思想和主義，都不是無的放矢的，必定要先有一粒種子，然後纔敢去扒土栽種，加以灌溉的。他的這種邏輯精神，全是因爲他對於當時的邏輯學極有研究的緣故。試讀他的經上下和經說上下，便可以知道了。

現在當說到墨子的宗教思想了。墨子之所以創設宗教的原因，前面已經約略地提過了。他因爲看見當時的情形，趨於邪亂，不是用理論可以挽救的，所以就主張利用人類的敬畏心，使人民知道「兼愛」和其他一切的主張，都是天的意思，並不是人的意思。所以墨子的天道觀念，與孔子老子完全不同，與耶穌却是相近的。墨子的天，乃是一個有人格的神，有意志，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爲。所以他嘗說：『我有天志。』又說：『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所謂『天下之明法度』就是天志了。天的志是甚麼呢？墨子答道：『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篇

天志下篇中又說道：

『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

怎樣知道天的意志便是兼愛呢？他又答道：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

備篇

這段話的意思，也和耶穌所說：『上帝降雨到義人的田裏，也降雨到惡人的田裏。太陽照在義人的頭上，也照在惡人的頭上』的話，是一樣的用來證明天或上帝是愛人無偏的了。

墨子不但承認天是一位有人格的神，並且也承認在宇宙是有鬼神的。這種鬼神，不但是能作威作福，並且也是能賞善罰惡的。他的目的，無非要人能夠知道：

『吏治官府之不絮廉，男女之爲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孫讓疑退爲逐之，逐通察。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明鬼篇

使人因此可以朝乾夕惕，束身自愛，不敢欺於暗室。但是墨子雖然信仰天和鬼神，却不信有命運注定的說法，這又是和孔子老子適相反背的，與耶穌又却是相同的了。老子決定天是「不仁」。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墨子却說是人只要能順天的意志，能中鬼的喜悅，就可以得福了。凡吉凶禍福，全靠個人的行爲去召來，並不是命運注定的如此的。耶穌所說的末日審判，善人必得永生，惡人必被放在黑暗裏去，也就是說禍福都是由人自己造成，並不是上帝故意要叫誰人享福，或誰人受苦了。

總之：我們覺得墨子這個人，起初也不過是一位哲學家，但是因爲他的救世心重，所以就漸漸變成一位刻苦愛人的宗教家了。他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心，都是極其深摯的。他的唯一的信條，便是「兼愛」。

也和耶穌所說的一條新命令是一樣的。不過他的缺點也很多：第一，他反對音樂美術，使人生失了美感的作用，所以不但是使他的宗教變成了枯骨一般，即是人生若果如此，也是沒有生趣了。第二，他只認宗教是一時的需要，不是永久，或無論何時都是必要的。（詳見魯問篇）第三，他太重於刻苦自己，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遵行的。第四，他的實行愛人的精神，確是可貴，但是因為他主張反周還夏，不以文物為然，在人生進化的道路上，似乎是和老子一樣的歡喜開倒車。第五，因為他只重視實質，却太輕視了形式，因此沒有一種宗教的組織。第六，因為他的行為，沒有得着像耶穌的門徒彼得一般的人把他遞傳下去。有此種種原因，所以墨子的宗教，不及數世，便完全衰落了。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對於墨子的「兼愛」主義，和他的刻苦利人的精神，終是深表欽佩的。他的學說和耶穌的主義，頗有幾點是完全相同的，試列述如下：

（一）墨子所說的主宰的「天」，就是耶穌所說的上帝。

（二）天和上帝創造萬物之說，也是相同的。

（三）墨子的「兼愛主義」，本乎天志，與耶穌的「博愛」本乎上帝，也是相同的。

（四）對於反對戰爭的事，也是完全相同的。

（五）墨子不信命運論，耶穌也沒有說過什麼命運的事。

（六）敬神尊天，也是彼此相同的。

(七)天與上帝，都是按着人類行爲的善惡，而施賞罰的。

(八)人類行爲的善惡標準，全視其是否合於「天志」或「上帝」的旨意而定。此外，還有很多的地方，彼此都有相似相合的可能，恕不多述了。

楊朱

楊子名朱，號子居。莊子作楊子居。陽楊同音。

有人說他是衛國的人。他的生卒年代，大概是在周考王元年（西歷

紀元前四百四十年）到周顯王九年（西歷紀元前三百六十年）的中間。

胡適之先生所考定。詳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楊子的生平事蹟，太史公也未嘗把他作過傳記，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到列子楊朱篇和其他間論楊子的書裏去尋拾了。據諸書所載，我們可以知道楊子有妻妾各一人，還有一個弟弟，叫楊布。見列有二個

朋友，叫季梁隨梧。有三個弟子，就是孟孫陽、心都子、段干生。他生的時候，正是列國紛爭，人民生活困苦流離的時候。他看見儒家和縱橫諸家的主義，都救不了當世的紛亂，所以想從人生的本性上，另尋出一條治本的方法來。他覺得人類之所以不能安生，都是由於貪心太過的緣故。譬如貪生怕死，爭利攘權，無一不是起於貪心。他覺得這實在不是人情上的正當方法，而儒家的仁義禮樂也是不能夠救治這種毛病。所以便從社會經濟上着想，以為人人固然都應該有衣食住的享用，但須知足而不可侵犯他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各人顧各人自己，我不去帮忙他，他也不必來帮忙我，各人去求他的獨立生活便了。所以他說：人人不拔一毛，而天下自治。又說：去婚宦，息君臣，公身公物，物我兼利，就是一個順服自然的人了。後來，他更悟到人生在世，不過須臾而已，所以在生應該相憐相愛，死後便不能再有這種機會了。因此，他便

主張人在生前應該有豐富的享用。因為一到死後就萬事全休了。這種思想和老子的虛無，頗有相同的地方。他到了晚年，雖曾遊過梁魯諸國，但是都沒有一國能夠聽用他的主張，所以就退而講學授徒了。在那時候，跟從他的弟子，一定很不少，其中深得造就的也必很多，所以在孟子的時候，全中國的人，不是聽從墨子的說話，就是聽從楊子的說話了。並且那時候的人，若是不信仰墨子，就必跑到楊子的旗幟底下來了。所以他的學說底勢力，在戰國的時候，真是鼎盛一時了。

楊子的學說，若是提綱挈領的說來，不外乎是一個主張「自然主義」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哲學，又只是抱着一種極端的「爲我主義」。他所以主張人生當「爲我」的基本觀念，不外乎是說：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仍智而不恃力。故智之爲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

在這段話裏面看來，就可以知道他所主張「爲我主義」，乃是因爲他覺得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有一個「存我的天性」。無論動植飛潛，他們都是有自衛心的。但是自衛心固然是正當的，然而若因自衛而侵犯他人，便不能目爲正當了。所以他雖然以「存我爲貴」而又以「侵物爲賤」了。這是說明他的「爲我主義」並不是損人利己的主義。他又說：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於天下，天下治矣。』

在這段話裏面，就更可以看出楊子的一爲我主義，並不是叫人損人利己，只是叫人各守本分而已。這種主義，乃是楊子的哲學根本觀念了。

楊子的人生觀念，就是覺得人生不過頃刻，等於螻蛄，並且死後如何，也不可不知，所以對於人生便抱了一種悲觀的態度。由悲觀的極致，便又想到人生既然等於旅客過遊宇宙，那末，何不在生前享受一番快樂呢？因此，他又主張養生逸身之道，死後如何，都不必去問他了。他對於人生觀念所以抱悲觀厭世思想的原因，只是因爲他覺得：

『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也。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喪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通無亡上同。一時之中耳，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勸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禁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他不但是覺得人的生死不過是暫來暫往，不過是在世界上做一個數十年光陰的旅客，並且更覺得萬

物最平等的，祇是一個死。無論賢愚貴賤，在生時雖然有許多不同；但一到了死時，却沒有什麼不同了。所以他說：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他因為覺得人的生命至短，並且覺得人到死後都成了一堆腐骨，所以主張人當在生前注意尋求快樂的方法。他的快樂方法，就是叫人知道養生之道，只在「樂生」和「逸身」，不可以為錢財作奴隸，也不能太忽略了治生之道。他說：

『然則……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至於死後的事怎樣呢？他說：

『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衾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

因為如此，所以他主張「生相憐，死相捐」的道理。他並不是不知道死是一件可哀的事，但事「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也只索順之，不必有所強拘了。總之因為他是一個主張「自然主義」的人，所以對於

生死都是聽諸自然，不求長壽，也不求速死。試讀下面所引的一段話：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久生奚爲？五情所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見之矣，既聞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哉！」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最後，我們覺得楊子這個人，其主義雖與墨子相反，並且也與儒家不合，但是我們若能一追求其用心，就覺得他的救世底精神，實在不讓於儒墨了。不過他因爲受了老子的「虛無」思想的影響，也是主張無名的政治哲學。因爲他把人生看得太自然了，沒有一些奮鬥向上的精神，情願屈服在一切勢力之下，所以便流於厭世主義的一條路上去了。可是他一方面雖然抱着厭世觀念，而一方面又提倡放縱情欲，樂生逸身。這都是因爲楊子對於生死問題的根本觀念早已誤解，所以把人類看作和萬物無殊了。但是究其極致，只是因爲他對於天道未曾體認得清楚，所以生死問題也就失了根據了。因此楊子的學說，僅在那顛沛流離的戰國時代，與儒墨二家鼎立了沒有多時，便忽然衰落了。

莊子

莊子名周，是蒙人，曾做過蒙漆園吏。他的生卒年代，我們已不能確知；但據史記所載，說他是和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我們知道他曾和惠施往來，又知道他是死在惠施之後，所以可以斷定他死的時候，大概是在西歷紀元前二百七十五年左右。（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八十七年）

這是據胡適之先生所說的。

莊子一生的事蹟，因為史記沒有詳細的記載，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知道了。在他的著作——現在所傳的莊子——裏看來，可以知道他早年是很服膺於老子的「虛無」主義的，對於儒家的學說也是很有研究的。但到後來，他對於儒家頗持反對的議論，而對於老子的主義則有更進一步的發見。他平生也會做過一次小小的官，就是史記所載的漆園吏。更據史記所載，說他是對於各種學問，無所不窺，不過對於老子的學說，是更加注意罷了。他這個人，是非常放蕩自恣。所作的文章，也是空虛怪誕，深奧，而且又是非常玄妙的。楚威王聽見說他是一位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曾差人用禮物來迎接他，一定要請他做楚國的宰相，但是他却笑着對那差來的人說道：『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我寧遊戲汗漬之中，以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我們在他這一篇話裏，也就可以想見他的爲人，是怎樣散蕩。

不拘了。

莊子死後，曾遺有著作不少。漢書說他有五十二篇，但是現在却只賸有三十三篇，就是社會上所流行的莊子了。這三十三篇書，是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其中要算內篇的七篇，雖然也有後人加入的話，但大致都還可信爲莊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和雜篇，便都靠不住了。這二十六篇當中，至少有十分之八九是後人假造出來的。如秋水、桑楚、寓言這三篇，還有一大半的材料是可信爲莊子的話。但天、下、篇這一篇文章，乃是一篇絕妙的莊子後序，所以有人斷定牠決不是莊子自己所作的。其餘諸篇，大都是後人雜湊和假造成功的了。

莊子這個人，可以說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對於政治，是很少論及的。他的人生哲學，宇宙觀念，和生物進化的觀念，都是極其超脫而能獨闢新見解的。論到莊子的人生哲學底基本觀念，可以在天下篇裏看出來。天下篇說：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芒乎何之？忽然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有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闊，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同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我們讀完這一段文章，可以知道莊子的人生觀，乃是一種出世的。他雖然是身與塵俗相處，但是他的精神，却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所以我們可以稱他是一個「出世主義」者。但是他雖然抱了出世主義，却不是厭棄這個世界。不過他覺得人生在世，恍如大夢一場，生死不過是一種變化而已。所以常把蝴蝶之夢作喻，說道：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齊物論

他既然把生死看得是一種變化，並沒有甚麼分別，所以他對於生樂死悲的觀念，也都毫不贊成了。試讀下面的一段話道：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獨我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至

又有一段是說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他爲棺槨，以日月爲連壁，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俱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列禦寇篇

我們在上面這二段話裏面，就可以看到莊子的人生觀，起始是抱着一種『出世主義』，漸演而又成爲『達觀主義』了。因爲他抱着『達觀主義』，所以對於生和死，都看得如同無事一般，遂致有玩世不恭的態度了。

莊子和老子同是信仰『自然主義』的人，所以他對於宇宙的觀念，也是歸其極致於自然，而不承認在宇宙間還有甚麼造物的主宰。這種思想，可以在他的生物進化觀念裏察得出來。關於萬物變遷的問題，從前的人，也曾討論過。如老子所說的『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便是老子的生物進化觀了。又如孔子研究易經的結果，以爲萬物起於簡易而演爲天下之至赜；又說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這便是孔子的生物進化論了。但是老子和孔子都不過是略論其大概，對於生物一方面，並沒有甚麼完備周密的議論，而且也不把這件事看得十分重要。直到墨子以後，纔有許多學者注意研究生物進化論的現象和牠

的究竟了。如莊子天下篇裏所載的惠施和公孫龍哲學裏面有『卵有毛』、『犬可以爲羊』、『丁子有尾』這等等的問題，都是生物進化的研究了。這種問題，到了莊子的時候，已是漸有可以使人注意研究的價值了。論到莊子對於生物進化的觀念，可以看他在秋水篇裏所說的：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裏所說的「自化」二個字，可以說是他的生物進化論的要旨了。至於論到物種的由來，究竟何在？他又在寓言篇裏說道：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論，是謂天均。』

他的意思，就是說萬物本來是同一種類，後來因爲變移的緣故，纔演成各種不同形的物類了。但這些物類，並不是起始時就忽然變成各種不同的形類，乃是一代一代的進化出來的。所以他在至樂篇裏又說道：

『種有幾，幾字，據胡適之先生解釋：是指物種。最初時代的種子，也可以叫做元子。得水則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贖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

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鱗鱗，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灶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鴟掇。鴟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軫生乎九獸。瞀芮生乎腐罐。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幾。原作幾。下同。萬

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

這一篇文字，從古以來的學者，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把牠解釋得清楚。但據胡適之先生的解說，以為「幾」就是元子，或稱為最初的種子。這些種子，得着水，便變成了一種微生物，細如斷絲，故名爲繒。到了水土交界之際，便又成了一種下等生物，叫做龍蠶之衣了。司馬遷云：「物根在水上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龍蠶之衣。」到了

陸地上，便變成了一種陸生的生物，叫做陵鳥。自此以後，一步一步的進化，一直進化到人類爲止。但是人類既死，便又仍舊腐化，成爲微細的原始種子，所以說「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這也就是寓言篇所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的意思了。這都是天然的變化，所以叫做「天均」。可惜我們對於這篇文章裏所引用的生物名辭，不能夠完全明瞭。但亦可知莊子對於生物進化的狀態和歷史，確實是有一種系統的見解了。但是莊子雖然能夠對於生物進化有一種系統的見解，然而對於生物的來源，却還沒有得着徹底的解決。他對於生物的原始創造者，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最後也只是歸於「無已」，或可以說是一不可知二而已。試讀他在知北遊篇裏說道：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邪？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一猶其有物也，一無已。」

但是生物的原始創造者，既然不可知，那末，萬物的變化，却是怎樣而來，又爲甚麼要這樣變化呢？莊子對於這個問題，僅在齊物論篇裏回答道：「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這種回答，雖然胡適之先生不相

信有「上帝」也對之不能滿意了。不過莊子對於萬物爲甚麼變化的緣由，也會說出一點兒來。就是因爲受着環境的影響，如「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天運篇所以一切生物爲適合環境的緣故，便不能不有變化了。不過莊子當時對於生物能自動的適合環境，和「適合」是否便是生物變遷進化的原因，都沒有甚麼說明，所以他的生物進化論，終是一個不澈底的論調罷了。

莊子不但是古代一位有名的生物進化論家，和「達觀」的人生哲學家，並且也是一位精於邏輯和辯論學的學者。他曾與惠施來往，惠施乃是一位有名的邏輯學家，而且善於辯論，莊子一定也會知道他們的辯論了。那時候，正是儒墨兩家舌戰劇烈的時代，兩方面的言詞都是非常激烈，各有一偏之理。莊子看見他們的辯論，都無非是各執一是，各有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所以他便不得不從旁觀者的地位，進而作排難解紛的魯仲連了。所以他說：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齊物論

這就是說他們兩家都只看到了真理的一部分（小成）和他的表面上（榮華）的情形，遂執而各以爲自己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實則都是錯了。因此他對於是與非的辯論，覺得完全是出乎各人的偏見。偏見愈深，是非愈不可見，又怎樣能夠判定誰是誰非呢？所以他對於辯論，抱着懷疑的主義。但是莊子雖是一方

面是懷疑他，一方面也是在那裏設法挽救他。他的挽救的方法便是叫人當求到真理的全面。所以他說：『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一個人若能把一樁事情各方面的理勢看得完全透澈了，那末便無庸再去爭辯了。這也如兩個瞎子，只摸著象的一部分，便各執一說來判定象是怎樣的形狀，在明眼的人看來，自然要撲嗤一笑了。莊子對於辯論的情形，也是如明眼的人所抱的態度相同的，所以無怪他要想法來糾正他們了。

總之：我們覺得莊子的爲人，雖然是只抱著「達觀主義」，不必求其究竟，但是他在人生哲學和生物進化方面，却都能夠尋出一個相同的道理來。例如他在齊物論篇曾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不過這種學說，初聽了似乎極有道理，以爲必可以消滅許多無謂的爭論；但若就實在說來，世界的進步完全是從不同的爭辯當中互相推進的。因爲有共和制度，纔知道君主專制是不合理的。因爲覺得上帝是愛，是天父，而人類都是兄弟姊妹，所以纔知道奴隸制度是無人道的。倘使我們都把他看作是相同的，那末，社會革命家和基督教的宣傳者就不必和舊社會制度或舊道德勢力去爭論。這樣，人類社會豈不是永遠不能進步了麼？所以胡適之先生曾評論道：『若依莊子的話，把一切是非同異的區別都看破了，說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堯未必是，桀未必非，這種思想見地，固是高超，其實可使社會國家世界

的制度習慣思想，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爲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却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

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孟子

孟子名軻，號子居，或稱子車，乃是鄒國的人氏。他是生在周烈王四年（西曆紀元前三百七十二年）死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西曆紀元前二百八十九年）享壽八十四歲。

孟子的父親死得很早。他的母親仇氏，乃是一位聰敏賢慧的人，極會教養他的兒子。孟子在小的時候，摹仿心極甚；他的家庭，起初本是在一個鄉村的墳墓左近，他時常看見人家做墳墓，所以他也就學着人家做墳墓了。他的母親看見了，覺得這不是教訓兒子的道理，所以就搬家搬到城裏來了。他在城裏的時候，看見許多做生意的商人彼此買賣交易，所以他也就學着他們做生意，當做遊戲。他的母親看見他這樣，又是很不安，所以就重新把家搬到學宮的旁邊去了。在學宮旁邊所遇見的人，大概都是些讀書的人，所以他這時也就跟着那些讀書的人認字學禮了。這時候，他的母親心裏非常快樂，說道：『這樣纔可以教訓我的兒子了！』到了孟子就學之年，他的母親就把他送進學堂去讀書了。有一天，孟子放了學，走回家來，他的母親就叫他把所讀的書講給她聽，他却講不出來了。他的母親就立刻拿起一把刀來，在機頭上一割，把所織的布割斷了，對他說道：『你讀書不用功，也和我把織成的布割斷一樣，都是勞而無功！』孟子聽見這話，心裏大受感動，所以就早晚用功讀書，因而後來遂成爲大儒了。

孟子成人以後，就娶了一位姓由的女子爲妻。有一天，孟子從外邊回家，走進房門，看見他的妻子露着手臂坐在那裏，他以爲這樣是太失了禮貌，所以心裏大不高興，就跑着告訴他的母親，說由氏不好，一定要和她離婚。他的母親當時就責備他道：『禮記上不是說：「將走到堂前的時候，必定要高聲招呼」麼？你現在從外邊跑回家來，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就冒冒失失地闖進房去，這完全是你不懂禮，你那裏還可以責備人呢？』孟子受了這一頓責備，心裏一想，知道是自己錯了，所以不敢再說甚麼話了。從此以後，他更加虛心求學，不敢輕易發脾氣了。

後來，他跟着孔子的孫子子思，學習五經。學成之後，他就立志要用堯舜周孔的道理來糾正當時的政治。那時候，恰巧遇着梁惠王招賢納士，所以他不惜千里之遠，趕到梁國去見惠王。這時候，他已經有五十二歲了。他到梁國之後，惠王雖然很敬重他，但是對於他所說的「仁義」之道，却一點兒也不能採用。所以他在梁國住了三個年頭，就動身回到鄰國來了。回到鄰國之後，他又聽說齊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齊宣王也是很歡迎遠方的賢士，所以他不久便又動身到齊國去了。齊宣王見了他，非常恭敬他，以客卿之禮相待。齊國的人，因爲羨慕他的名義，一時來拜在他的門下做弟子的，非常之多。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去世了，他就動身回到魯國，把他的母親安葬好了，守完了喪期，他又從范地回到齊國。孟子在齊國前後住了將近八年，做了一任齊卿。但是齊宣王這個人，雖然非常尊敬孟子，然而對於孟子所主張的「王

道，一却是始終不能採用，所以孟子不得已便又離開齊國了。當他離開齊國的時候，心裏雖然悶悶無聊，然而以八年相處之情，到底不忍速去，還想齊王或者能夠覺悟過來，派人趕上來請他回去，所以他在晝地歇了三夜，知道無望，纔出了齊國。孟子既離開齊國之後，又到過宋國，然後纔回到他的本鄉鄒國去了。他在鄒國的時候，滕文公差然友來問喪禮，所以他又同了他的弟子到滕國。當孟子在齊國做齊卿的時候，因為奉了齊王的差遣，曾和大夫王驪到過滕國，代齊王弔喪。滕文公因此知道他是一位懂得喪禮的人，所以就差人來請教他。他在滕國住了兩年，看看也不能有甚麼作爲，所以就回到魯國。這時候，他的弟子樂正子克正在魯國做官，就勸魯平公親自去見孟子，表示敬仰的意思。魯平公正在收拾車馬要去見孟子的時候，忽然聽了嬖人臧倉的壞話，就不去了。孟子自六十四歲倦遊之後，到這時候已有七十多歲了，覺得他的主義也是很難及身而行的了，所以就實行歸隱了。晚年的時候，除了教授諸弟子之外，更同着他的幾個高才的弟子，如公孫丑、萬章等，著成孟子七篇。一直活到八十四歲，纔逝世了。

孟子這個人，口才極好，長於辯論。說話時，最歡喜用種種令人發笑的譬喻，使人既不厭煩，而且也不能駁復他。他對於詩書的研究，都是非常精深，自命得孔氏所傳的正宗。死後，僅遺有現在所流行的孟子七篇書。論到孟子這部書，大概也和論語相似，裏面的話，是孟子平日所說，由諸弟子把他記錄下來，然後纔輯成書的。孟子這部書，在漢代毫無名氣，直到宋代以後，纔漸漸兒被人注意，探入十三經裏去了。孟子

的名聲，也是到宋代纔躍起。宋元豐六年，追封孟子爲鄒國公。到了元朝至順元年，又加封他爲亞聖鄒國公。明朝嘉靖以後，直稱爲亞聖。

孟子乃是一個政治學家而兼教育家，更是一個主張「性善論」的哲學家。當孟子生的時候，正是戰國紛亂的時代，禮樂廢弛，仁義盡喪，天下的大勢，幾無一日安甯，人民的生活，自然是極其困苦，不免於凍餓了。並且那時候的人民思想，不是趨向於墨家的「兼愛主義」，便是趨向於楊朱的「爲我主義」。又因爲輾轉相傳，漸失其本來面目的緣故，所以信仰這兩種主義的人，不是舍身不顧自己，便是自私自利的。只知爲自己，都是有害於當時的社會。因此，孟子一方面恢復儒家的仁義，一方面更極力排斥楊墨的主義。

孟子的政治哲學的基礎，就是「仁義」這兩個字了。試讀孟子開宗明義的第一篇，孟子和梁惠王問答的一篇話，就可以完全明瞭了。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在這一段話裏面，可算是把治國祇講「利」而不講「仁義」的害處，說得清楚明白了。「仁義」既然是政治的基礎，所以他對於爲政者，也是主張當以「仁義」作他的標準。在下面所引的一段話裏面，我們也是可以看出來的。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但是孟子雖然以「仁義」做他的政治的標準；而其施行政治的方法，却又是抱着利民的思想，頗近於「樂利主義」者。我們就實際上看來，爲政的方法，第一步必定要使人民的衣食滿足，生活安平，然後纔能講得上「仁義」的。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的話，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孟子在當時雖是一個儒家，但他對於管墨諸家的主義，也未嘗不採其長而自用的，所以他雖然一方面主張以「仁義」治國，而一方面又是主張必先利民，然後纔能利國，纔能利自身。試讀他回答梁惠王的一篇話，就可以明白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穀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民饑而死也？」

又有一段說道：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經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

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

所以孟子雖然把「義利」兩個字分得清楚明白，好似絕對不能相混一般；但他對於「利」的一方面，却仍然是非常注重的。但他所注重的，乃是利民，不是利自己，所以他只主張使人民得着平安飽暖，却不贊成「上下交征利」所謂「上下交征利」乃是爲政者只知利己虐民，人民各自利己以損人，這樣的樂利主義，只是一種自私自利罷了。孟子的樂利主義，不是這樣，他乃是要求民衆底幸福的，要以他人能與自己共利爲懷的。所以他對於「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的政策，指爲與率獸食人一般的不合人道。

孟子又因爲受着楊墨諸家的影響，所以看人民比爲政者要貴重，頗有尊重「民權主義」的趨勢。試讀他所說的：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的話，便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尊重民權的人了。不過孟子的政治思想，雖然很高尚，主張也是正大光明；但是因爲他只有理論，却沒有制度，只有方法，却沒有手段，所以雖然能說得爲政者心悅誠服，而終難實行出來。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缺憾了。

前面已經提到孟子不但是一位政治學家，也是一位主張性善論的哲學家。孔子對於性的觀察，曾分爲上中下三等，但其歸指則也是認人性是秉乎天之懿德，是善的。到了孟子時，就簡捷了當地說人性本善，因而遂有性善的主張了。孟子的性善哲學，實在是他的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的策源地。對於政治哲學，他所以主張「仁義」，便是因爲人性本善的緣故，所以只須以「仁義」導之。對於教育哲學方面，俟在下面再說。現在且將他的性善哲學的根據，尋出引錄於下：

(一) 他承認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所以仁義禮智都是本性具有的，不是從教育成功的。但也有人把仁義禮智忘棄了，這乃是因爲他沒有好好兒利用他的本來的善性，不能說是性也有不善的地方。試讀他答公都子問性善的一段話道：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二) 他承認在人的本性中，是同具有善端。所以他說道：

說：

「今人乍見儒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納交於儒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父母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

(三)他承認人是有一「良知良能」的，所以說道：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盡心

(四)他承認人心都是好善而惡惡的。下愚的人，因為蔽於邪欲，所以纔不明白善的意義了。所以他

「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

但是人性既為本善，為甚麼又有種種惡事發生呢？孟子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幾種回答，試述如下：
(一)他承認是因為環境的影響，所以說道：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

(二)他承認是因爲受着物質的引誘，所以說道：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

(三)他承認是因爲自暴自棄的緣故，所以說道：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離婁

(四)他承認是因爲教育不得其當的緣故，所以說道：

『禮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告子

孟子因於主張性善的緣故，所以將個人的地位，也便由此提高了。他說道：『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類的地位，不但是很高，並且也是很平等的，所以說：『聖人與我同類者。』又說：『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說：『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又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因爲一生不遇的緣故，所以到了晚年，也和孔子一般，只得專心講學，遂成爲一個大教育家了。

他的教育方法因爲受着性善說的影響，所以他

第一、主張當由學生自動的去研究一切學識。離婁篇說道：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第二、主張必須能發展學生善性的四端，而達到君子的地位。所以又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第三、主張教學當有一定的目標。告子篇說：

『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他因爲覺得教育的能力，是可以完全發展人的善性，而止于聖人君子的地位的，所以他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件事，爲「三樂」之一，比較身爲帝王的人還要快樂。

孟子平生雖然祇努力於人事方面，沒有注意到人生的精神方面；但是在他的性善哲學裏，說到人性本善的一點，與基督教所說的人類都是肖乎上帝的意思，大致相近。所以他嘗說『聖人與我同類；而基督教也有『人當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樣』的話了。我們更看到孔子是主張以「仁」救世，墨子是主張以「兼愛」救世，耶穌是主張以「彼此相愛」救世，孟子則主張以「仁義」救世。其方法雖稍有別，但

是都是以「愛人」爲主，宗旨只是一個。可知聖哲救世之心，雖有時地的不同，但其心則出於一，就是能本乎上帝的旨意，以啓牖羣衆。據韓文公的評論，說是堯舜之道，傳之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至孟子而後絕，所以宋朝的理學家，自以爲是得孔子的心傳，傳絕學於千餘年後。我們覺得孟子的學問品行，實有使人尊敬的地方，但其所主張的性善哲學，却不免有疵可尋，並且他太重視於物質方面，不大注重精神方面，這也是他的點缺了。但是這種批評，也不可作爲他全部思想學術的定案。他在人事方面，雖然重視具體在實的，但也有時要歸本于天——上帝——的。試讀他和萬章論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的事，便可以知道孟子的國家觀念，不但是屬於人的，也是屬於天的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行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

所謂『天與之，人與之』的意思，就是因為他能主祭天地百神，使上帝喜悅；又能治理民事，使人民得安生樂業；這樣，他纔能有天下，纔能做天下的領袖了。這種思想，與羅馬天主教的神權主義，頗相近似。但在孟子的意思，主政者仍屬于人，不是屬于天，所以宗教的臭味並不甚深。

句踐

句踐乃是越國的國王。他的生卒年代，史均不載，但據他與吳國交戰的年代考察，可知他與孔子大概是同時的人。

他的祖先，乃是夏禹的後裔，封於會稽。直到他的父親允常就常和吳國交惡，彼此相爭相戰，成爲不可解的仇敵。他父親死後，他就自己稱爲越王了。那時候，吳王闔廬聽見允常逝世，就率兵來攻打越國。他就叫三隊敢死之士，衝到吳國的軍隊裏，自己用刀把自己殺死了。吳國的軍隊，猝然看見這樣舉動，大家都驚得楞住了。於是，他就暗暗地領了大隊，將吳國的軍隊打敗，又把吳王闔廬射傷了。吳王闔廬率領敗兵回國，臨死的時候，對他兒子夫差說道：『必無忘越！』過了三年，他聽說吳王夫差在那裏日夜練兵，預備報仇，所以就想着吳國沒有出兵打他之前，他先出兵去打吳國，以收先發制人之效。這時候，他的臣子范蠡諫勸他道：

『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但是他不肯聽，竟自發兵去打吳國。吳王夫差得到這個消息，就選派精兵抵敵他，將他打敗了。他領了五

千多殘敗的兵，逃到會稽，吳軍又追上來，把他圍困起來了。這時候，他就對范蠡說道：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

范蠡說道：

『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

他看見當時的情形，無他善策，所以祇得忍辱下氣，派人到吳王面前，情願納降了。吳王當時已有允許的意思，不料伍子胥在旁邊說道：『天以越賜吳，勿許也！』所以吳王又有悔意。他聽吳王不肯受他的降，心裏非常憤恨，就想殺了妻子，燬掉珠寶，拚命和吳王一戰。他的臣子文種阻止他道：

『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

於是，他就整備了美女寶器，差文種暗暗的帶到吳國，送給太宰嚭。太宰嚭受託之後，就引文種去見吳王。文種對吳王說道：

『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燬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

太宰嚭也在旁邊進言道：

『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

吳王聽見這話，又將有允許的意思，但是伍子胥又在旁邊勸告道：

『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范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

文種當時又在吳王前說了許多低聲下氣的話，更加着太宰嚭的吹噓，所以吳王終於饒赦了他，把軍隊撤回吳國去了。

他得了這次大敗的教訓，幾乎國亡身死，雖幸而得以保存，但是已經受辱不淺了，所以回國之後，就獨自關在柴堆上，飲食的時候，都先嘗一嘗苦胆的味道，時刻自己警省說道：

『汝忘會稽之恥邪？』

他自己親身耕田種地，他的夫人自己織布，喫飯的時候，不用葷腥，穿的衣裳，也是力求樸實。對於賢士賓客，却都是極其豐厚的招待款養，遇有死喪貧困的事，無不竭力幫助。對於國內一切大小事情，都是與百姓同甘共苦，絲毫不敢一人享福。又委文種治理國家的政事，命范蠡和大夫柘稽爲質於吳。過了兩年，吳國就叫范蠡回到越國來了。又過了七年，越國的百姓，因爲都受着他的恩惠，心裏無不敬服他，願幫他報仇雪恨。這時候，吳王因爲戰勝越國之後，又打敗齊國，虜得齊國的高國，所以非常驕傲，不把越國放在心裏了。文種就先用計去試探吳王的心，向吳王借糧，吳王果然不聽伍子胥的諫止，借給越國了。於是，越國上下都準備將與吳國開戰，以報會稽之辱了。伍子胥因爲吳王不聽諫勸，私地怨憤，却被太宰嚭讒害而

自殺了。子胥臨死的時候，對他的部下說道：

『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子胥死後，吳王用太宰嚭爲政。於是，他就問范蠡道：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

范蠡說道：『未可。』次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將國內的精兵都帶去了，國內只剩有少數老弱殘兵。他趁着這個機會，就趕忙調動二千名水兵，四萬名精練的陸戰兵士，六千名親信的死士，和一千名輸運的兵卒，連夜奔到吳國，把吳太子殺死，佔據了吳國的都城。這時候，吳王正在黃池與各國諸侯約盟，聽到這個急信，一時也來不及和他交戰，所以就與他講和，也請他加入諸侯的同盟。他這時也自知還不能將吳國完全滅亡，所以也就和吳國言和了。

又過了四年，他看見吳國的強兵，早已在齊晉諸戰爭時征亡大半，現在所存在的軍隊，都是些老弱不能一戰的了。因此，他就發兵大破吳國的軍隊，將吳王圍困在姑蘇的山上。一直圍困了三年，吳王纔遣公孫雄赤着膊，跪着走到他的面前，向他哀求道：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他聽見公孫雄的話，心裏不忍過於逼迫吳王，當時就想把吳王饒赦，以報前德。但是范蠡却不贊成，勸告他道：

『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宴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代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

他聽到范蠡的話，雖然也覺得有理，但是總覺得於心不忍，所以就託公孫雄轉告吳王說：『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想使吳王能夠以天年善終。但是吳王這時心裏極其難過，不願再生，所以就用布遮住臉，說道：『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然後就自殺而死了。他見吳王自殺了，就以禮厚葬，又將太宰嚭誅死，以爲不忠者戒。

他既滅了吳國之後，就約同齊晉各國的諸侯，尊奉周朝，所以周元王就封他爲伯。他又把淮上的土地，交給楚國，把吳國侵佔宋國的土地，歸還宋國；把泗東百里，交給魯國。在那時候，越國的勢力，遍及各國，諸侯都稱他爲霸王。

當他稱霸之後，范蠡就私自遷到齊國去，寄信給文種道：

『書曰：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看到這封信，心裏十分駭怕，不敢上朝。果然，他因爲有人來說文種裝病不朝，就叫人拿一把劍去送。

給文種，並對文種說道：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
文種聽到這話，就拿過劍來自殺了。

句踐這個人，不但是一個堅忍卓絕負有大志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英明而有決斷的國主，所以終能稱霸一時。但是他不報吳王夫差當日饒赦他的恩惠，到國家強盛之後，又把文種殺害了，一點不念舊德，這實在是他的殘忍不仁的地方了。

扁鵲

扁鵲姓秦名越人，乃是齊國勃海郡鄭縣 今直隸任邱縣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我們現在都已不能考查出來了。但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裏說：他曾醫過趙簡子的病，後來又到齊國見過桓侯，這時正是周敬王在位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推知他大概是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年前後的人了。

他在青年的時候，是在一個旅舍裏充當管理人。一天，有一個旅客叫長桑君，歇到他的旅舍裏來。他看見長桑君的相貌舉動，就覺得他不是一個等閑的客人，因此極其優待他，敬重他。長桑君見他一表非凡，爲人謙和，所以也就很看重他，不把他當作平常的人看待了。後來，長桑君每次走過鄭縣，都是歇在他的旅舍裏，差不多十多年光景，每年都可以會面的。有一次，長桑君又來歇在他的旅舍裏，閒着無事的時，長桑君就叫他一同坐下，和他談心。談到起勁的時候，長桑君忽然輕輕地對他說道：『我有一種秘傳的醫術，素來沒有傳授給他人，現在因爲我的年紀已經老了，恐怕死後失傳，所以想教給你。但是你曉得之後，千萬不可輕授給他人。』他聽見這話，非常歡喜，都答應了。於是，長桑君就從懷裏掏出一包藥來，叫他拿水冲着服下，又對他說道：『你吃過這藥，俟到三十天之後，定有奇效。』說完，又拿出一卷醫書給他，並且把各種醫病的秘方妙訣，都完全教給了他。他照法把藥吃下之後，過了三十天，忽然眼睛透明，隔着

牆壁可以看見牆那邊的人物，中間如無障礙。所以他在診病的時候，只要用眼睛向病人身體上一看，就可以瞧見身體內的五臟六腑，並且可以察出病根是在那一部，然後對症發藥，因而無不見效了。

他既學得長桑君的醫術之後，就辭去旅舍的職務，游行于齊晉各國，專門爲人治病。凡是請他診治的病人，沒有一個不是藥到病除，真是可以起死回生。因此，他的名聲也就傳遍了各國。

當晉昭公的時候，晉國的大夫專橫，公族衰弱，所以晉國因此便分作韓魏趙三部，一切政權，都握三家的手中。那時候，趙氏當權的大夫，叫做趙簡子。簡子有一次生病，忽然暈厥過去了，隔了五天，都沒有救治得醒轉來。趙氏的家人和諸臣，都驚惶之至，於是就商議去把扁鵲請來。扁鵲進府看了趙簡子一回，就走出房門了。董安子就問他道：「這是甚麼病呢？」他說道：

「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醒轉的閒必有言也。」

過了兩天半，趙簡子果然醒轉來了。醒轉之後，忽對衆大夫說道：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

射之，中熊，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一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也有也。」

董安子在旁邊聽着，都把簡子的話記錄出來了。然後，又把扁鵲的話，告訴了簡子。因此，簡子就賜他公田四萬畝，作為獎勞。

後來，他行醫經過魏國，恰值魏國的太子病死了。他就到魏宮中，問中庶子喜道：「太子是因甚麼病而死呢？」中庶子喜答道：

「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蹶而死。」

他又問道：「其死何如時？」中庶子喜答道：「鷄鳴。」又問道：「收乎？」收就是棺 斂的意思。答道：「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於是，他就對中庶子喜說道：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以前鄭字都誤作鄭字，今姑改正。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喜聽見他說能醫得活太子，就很驚奇的問他道：

『先生得無誕之乎？』誕就是妄言的意思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錢石橋，引案杵，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洗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他們倆辯了大半天，中庶子喜始終有些疑心。於是，他又說道：

『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

中庶子喜聽他說得這樣確切如見，不禁呆了一呆，立刻就跑進宮去，把這件事告訴了虢君。虢君聽見這話，也不覺大吃一驚，就慌忙走到宮門口，請扁鵲進宮，然後對他說道：

『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虢君說完這幾句話，早已淚流滿面，氣咽聲暗，臉上也都變色了。他這時一方面安慰虢君，一方面就對虢君說道：

『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墜，陰

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他把這些病理告訴虢君子後，就叫他的弟子子陽屬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隔了一歇兒，太子果然活過來了。於是，又叫他的弟子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蕤之，以更熨兩脅下。不多時，太子起坐都如常人一般的便利了。然後，他又配了湯藥，使太子服過二十天，就完全恢復到從前的健康了。因此，當時各國的人都哄傳說他能夠使死人復活。他聽見這話，就對衆人說道：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他醫活了虢國太子之後，又到別國去了。後來，經過齊國，齊桓侯因爲慕他的名氣，所以留他住下了。他入朝的時候，望見桓侯，就說道：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聽見這話，當時就辯道：「寡人無疾！」候他下朝之後，桓侯又對衆臣子說道：「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隔了五天，他又去朝見桓侯，望了桓侯一下，就說道：

「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

桓侯又辯道：『寡人無疾！』等到他下朝之後，桓侯心裏就覺得有些討厭他了。又隔了五天，他又去朝見桓侯，見面之後，就對桓侯慎重的說道：

『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

桓侯聽了，也不和他分辯，等他下朝之後，心裏頗覺不快。像這樣又過了五天，他又要去朝見桓侯了。但他這次一望見桓侯，一言不發，掉轉身來便回到客舍去了。桓侯見他這樣，心裏非常奇怪，就差了一個臣子去問他的緣故。他說：

『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過了五天，桓侯果然病了，差人去請他來診治，誰知他早已動身逃到別處去了。因此，桓侯不久就因病而死了。

他出齊國之後，到各國爲人治病，都是隨俗變更。譬如趙國是很尊重女子的，所以他就特別的注重婦科。洛陽的周人是很尊重老年人的，所以他就特別的注重於耳聾眼花和筋骨麻木等等的症候了。最後，他到了秦國咸陽，聽見秦國人極珍愛嬰兒，因此他又特別注重兒科了。那時，秦國有一個太醫官，叫做李醜，自己知道不如扁鵲的醫術高明，恐怕被他滅沒了，所以就僱了一個刺客，暗地裏去把他刺殺了。

扁鵲乃是中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醫家。他的醫術，因為祕而不傳的緣故，所以知道的人極少。這些知道的人，或死或絕，所以後世便完全失傳了。我們看到傳記裏所載的醫法，覺得他用眼睛可以看透人體內五臟六腑的這樁事，有點兒不大可信，或者另外還有一種器具，後世失傳，又不能把他的醫術滅沒了，所以就編出這種近於神話的傳授方法來了。但是我們對於這種醫術，確實可以相信他是有的；我們祇要一察近代醫學家所發明的X光線，就可以知道這是一種可能實現的醫術了。於此，也可知我國二千年前的醫學，就已經有如此的進步了。祇因為歷代的醫家，拿醫術看作要名保位的工具，輕易不肯傳授他人，所以不但是沒有進步的希望，而且連舊有的發明，也都逐漸失傳了。

許行

許行乃是戰國時代楚國的人民。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詳知。但在孟子許行章裏看來，他曾經到過滕國去見滕文公，又住在滕國實行他的主義；他的弟子陳相也與孟子遇見而互相辯論過；因此，可以推知他大概是和孟子同時的人了。

他的平生的事蹟，因為古史經籍裏都沒有詳細記載過，所以我們便也不得而知了。祇有孟子書裏，曾有一章提起他的學說和主張，因而知道他乃是一位主張君民並耕主義的農學家。

我們讀到孟子許行章的第一句『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這句話，就可以知道他的主義，乃是發源於神農。自黃帝以後，歷代都有后稷之官，專管農事。到戰國的時候，周朝的王綱大亂，王室的諸官，遂各以他們的主張，創立一種學說，自爲主義，以號召天下。一方面或者是想實現他的理想中的政治主張；但大半都是借此游說諸侯，希望博得個官爵和俸祿的。不過許行却不是以游說博取爵祿的人，因為他是只知實行務農，而不是要在朝廷中專作空論的人。我們讀過孟子許行章以後，就可以知道他的爲人是如何了。

孟子許行章裏所記載的話，如下：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庫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損害的意思，下同此。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澤而注諸海，決汝漢，推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傑豪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背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響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

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同價字，以上同。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上面所說的話，雖然不是許行和孟子直接的辯論，但陳相既然是他的弟子，所說的也自然是秉承着他的主義而來的了。以農事爲國家的重要事業之一，這自然是可以的，但若使全國的人民都要耕種，而後纔能得食，恐怕除了太古的原人時代之外，簡直是一樁不可能的事了。在他提倡這種主義的時候，或者是因爲看到當時的人民，大家都以游說得官爲最容易的事，而農事却是非常勞苦，於是，便有很多的人都棄農而去求官了。求官的人日多，務農的人便日少，他覺得這樣下去，農事恐不免有荒棄的危險，所以便出來積極地提倡君民並耕的主義了。我們也承認若是勸一部分的人民到農間去，自然很好，但若是要使全國的人民都各舍本業去務農，這在進化史上看來，未免是在那兒開倒車了。所以這種主義，僅能行在他和他的弟子中，以後便無人再傳了。

屈原

屈原名平號靈均，乃是楚國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我們現在已不可考了。但是在他的著作——離騷——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都說他是在楚懷王的朝裏做官，直到楚頃襄王懷王的兒子的時候，還沒有死。——查楚懷王即位的時候，是在周顯王四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四十年）——西歷紀元前三百二十八年）——當張儀奉秦惠王命到楚國施行離間齊楚的陰謀時，他正是奉使赴齊；——查張儀到楚的時候，是在周赧王二年至四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二十五年至二十三年）——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三年至三百十一年）——到頃襄王以後，他纔因為被人讒害的緣故，自投汨羅江而死；——查頃襄王即位的時候，是在周赧王十七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十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九十八年）逝世的時候，是在周赧王五十二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七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二百六十年）因此我們可以推知他的生卒年代，大概是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四十年至二千一百七十五年之間了。

他乃是楚王的同族，所以在楚國是居於貴族的階級。當楚懷王的時候，他被任爲三閭大夫。這三閭大夫的職務，就是管理王族中昭屈原三姓的一切事務的。換言之，他就是當時楚國宗人府的一位總領

袖了。他所執掌的職事，就是：

『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

因爲他頗能恪盡職責，所以懷王非常尊敬而且信任他。但爲這個緣故，同朝的大夫和靳尚一般用事的臣子，都十分忌恨他，大家都想設法陷害他。有一次，懷王使他草擬楚國的憲令。他還沒有寫完，忽然就有許多同朝的上官大夫，都跑到他跟前，想要搶着去看。他當時因爲要替懷王保守秘密，所以就同他們爭奪，到底沒有給他們看見。因此，這班大臣更加恨他，就大家想出一條毒計策來，跑到懷王面前說道：『王使屈平草擬憲令，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了。並且他在每一條憲令草擬成功的時候，都是自誇其功的說：『這條憲令，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給想得這樣周到！』』懷王聽見這一番話，不禁怒形於色，因而就和他疎遠，凡事也不信任他了。

他看見懷王耳朵這樣軟，容易被小人所播弄；又覺得小人當權，君子反而不能行道，所以心裏非常地憂愁惱悶，就作了一篇離騷，發揮他心裏的牢騷。在這篇離騷裏面，上而把唐虞三代的興盛，下而把桀紂的失敗，他都完全記述出來，希望可以使懷王因此醒悟，遠離小人，仍然重用他的主張。但是懷王這個人乃是個庸碌之輩，所以對於屈原的話不但是不信從，並且又把他革職了。

在他被革職之後，秦國想征伐齊國，因爲楚國和齊國是親戚，深怕齊楚聯合相助，秦國必不能勝利。

因此，秦惠王心裏就非常地憂愁。那時候，有一個魏國人張儀，主張聯合六國楚，齊，燕，魏，趙，以事秦的連橫政策，與蘇秦的合縱政策，恰相反對。所以秦惠王就差遣了張儀到楚國去，假裝着是到楚國求官做的。懷王看見張儀一表非凡，言論敏捷，因此也就委他做了一個官。張儀得官之後，就乘機說懷王道：『秦國非常地厭惡齊國，屢次想出兵去征伐他，因為楚國和齊國是親戚之國，恐怕楚國將要幫着齊國去敵秦國，所以不敢動兵。但是倘使楚國能夠不幫助齊國，讓他們兩國去彼此對敵，則秦國很有意思要將秦國的土地，割六百里送給楚國。』懷王以為這是實在的事，又心貪那六百里大的土地，所以就答應了。但是等到楚國派遣使者去接收秦國所讓的六百里土地的時候，張儀又忽然在使者面前變了口氣，說道：『我當時對懷王祇說過六里，並沒有說過送他六百里呀。』楚國的使者聽見這話，心裏十分生氣，就連忙動身回到楚國，把這件事告訴了懷王。懷王聽到這件事，更是大發雷霆，就發兵去打秦國。秦國也發兵來迎敵，就在丹浙在今河南丹江之南把楚國的兵打敗了。楚國的兵丁，死去約有八萬；大將屈匄被擄；漢中一帶的地方，也都被秦國佔據了。懷王到這時候，心想作孤注一擲的計畫，於是就把全國所有的兵，都調集到藍田去和秦國相拚。但是當楚兵到藍田之後，秦國又唆使魏國去乘虛搗他的後路。因此，楚懷王大起驚慌，就連忙把前敵的兵都調回去了。齊國因為看見他前次不但是不相救，並且還暗中與秦國私通，因貪賄賂而賣去親戚，因此，心裏非常恨惡他，所以在這時候也不去幫他的忙了。第二年，楚秦還是沒有相和。後來，秦國忽

然要把所佔據的漢中各地，仍舊歸還楚國；但是楚懷王却說道：『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聽見這話，就對秦王說道：『拿一個張儀去抵漢中地方，真正是極值得的事，我現在一定就要去見楚王了。』張儀說了這話後，就到楚國去了。他到楚國之後，連忙就拿金錢去買通了靳尚一類的得寵底奸臣，又運動懷王的寵妾鄭袖爲他說情；因此，懷王竟信了他的臣妾的話，仍然把張儀釋放回去了。

當張儀到楚國的時候，屈原正是奉使到齊國去了。等到他回國的時候，聽說張儀已經走了，就連忙去對懷王說道：『像這樣奸詐的人，你爲甚麼還不殺掉他呢？』懷王到這時候，也懊悔起來，立刻派兵去追，但是已經追不到了。

後來，各國的諸侯共同來打楚國，楚國大敗，大將唐昧也被敵人殺死了。這時候，秦昭王假意想和楚懷王聯姻，並且約定同到武關相會，彼此當面言和，消除以前的仇恨。懷王接着這個信，就想赴武關相會。屈原聽見這回事，趕忙來見懷王，又極力地勸他道：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但是懷王有一個小兒子，叫做子蘭，却來勸他的父親道：『你爲甚麼不去呢？豈不怕要失却秦王的好感情麼？』因此，懷王最後就決定動身到武關去了。當他進關的時候，秦國早已在關口埋伏了許多伏兵，把他的後路攔住了，不讓他回去；必須他能把楚國的土地割讓些給秦國，然後纔放他回國。懷王看見這種

情形，心中大大的生氣，就逃到趙國去了。但是趙國唯恐得罪了秦國，又不敢得罪楚王，所以只好請懷王出境，不許他在趙國逗留。因此，懷王祇得仍舊回到秦國。後來死在秦國，纔把棺槨搬回楚國去了。

當懷王被秦國扣留之後，他的長子頃襄王即位，小兒子子蘭做令尹。這時候，屈原雖然被放，不在朝中做官；但是他關心祖國，繫念懷王的心，却是非常深摯。因此，他又作成九歌、天問、九章這幾篇詞。他在每一篇裏面，對於存君與國的念頭，都是時刻不忘。但是因為他曾說到懷王的遭難，乃是由於親小人，遠君子的緣故，所以又召了令尹子蘭的恨惡，就在頃襄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把他謫到江南去了。

他遷到江南以後，抑鬱寡歡，所以就長日披著頭髮，一個人在江邊上跑來跑去，自歌自唱，聊以消遣煩悶。興來的時候，或是尋着卜士和漁父談談笑笑，或是做幾篇詩詞。遠遊、卜居、漁父這幾篇詞，都是在這時候作成的了。在他和漁父談話的時候，他就早已存着一個自殺的心，所以說「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的話。後來，他果然自己抱着一塊大石頭，投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裏自盡而死了。

他乃是中國古代一位最偉大的文學家。因為他一生不得志，所以就將他的忠君愛國的情感，完全發揮到他的詩詞裏去了。俗話說：文學家的詩文，窮而愈工，這是一些兒不錯的話了。屈原之所以能夠成爲中國古代一位最偉大的文學家，也就是這個緣故了。他平生的著作，計有：(1) 離騷、(2) 九歌、(3) 天問、(4) 九章、(5) 遠遊、(6) 卜居、(7) 漁父，共七題，二十五篇。現在分作五卷，載在楚辭裏。

在他的文學裏面，我們可以尋出三種特點來，就是：第一喜歡用神話來作譬喻，以發揮他胸中的意志，這是在離騷諸篇中都可以看到的。第二喜歡借此大發牢騷，表現他孤僻的性情，這是在天問諸篇中所可以看到的。第三就是喜歡用豔麗的字，並且又常用「美人」……等香艷的句子，這是在他所作的幾篇詞裏面，無處不可以看到的。至於論到他的文學裏的思想，却不外乎如下兩種，就是：（一）愛國的思想。（二）超人的思想。

論到他的爲人和他的思想見解，我們可以一讀卜居和漁父這兩篇文章，就能完全明瞭了。現在我可以先把卜居裏的意思，大略介紹於下：

屈原被放之後，就去請太卜鄭詹尹替他決疑，說道：『吾甯惘惘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騫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鄭詹尹聽他說完這一大篇話，就把卜具推在一邊，然後回答他道：『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

心，行君之意，龜策不能知此事！」

上段所述，乃是表明他的意思。現在更把漁父裏的意思，摘述于下

屈原有一天在江邊散步，遇見一個漁父問他道：「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他就答道：「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就說道：「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澼淘盡的意思 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他又回答道：「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漁父聽見他這話，不禁哈哈大笑，打起槳來把船往中流划去。嘴裏又歌着道：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在上面這一段話裏面，乃是表明他的志向，是純潔高超而不爲世俗化。

商君

商君，姓公孫，其祖本姬姓。名鞅，乃是衛國諸侯一個姬妾的兒子。他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知他的死的時候，是在周顯王三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因為秦國會封之以於商十五邑，所以又稱他爲商君。

他在年少的時候，喜歡研究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的手下做中庶子。公叔座曉得他是一個有大用的人，正想把他介紹給魏惠王。不料自己先病了。惠王親自來探病的時候，就問道：『倘若你的病不能一時好，魏國的政事將請誰人執掌呢？』公叔座就說道：『我手下的中庶子公孫鞅，年紀雖輕，才幹却很大，我願意你能把魏國的政事，都交給他執掌好了。』惠王聽見這話，半晌不作聲。隔了一歇，惠王站起身將走，公叔座就叫旁邊的人都出去，然後就私地裏告訴惠王道：『倘使你不能用公孫鞅，必須把他快殺了，千萬不能放他逃到別國去！』惠王答應之後，就回朝去了。公叔座等惠王去後，又召公孫鞅進房，對他賠罪道：『剛纔惠王問我，若是我死之後，誰人可以繼任爲相，我就把你介紹出來了，看惠王的顏色，似乎不大贊成。我這時候，因爲國事爲重，所以只得把你看得輕些，我就告訴惠王：『若是不用公孫鞅，就要把他殺了，不能放他逃到別國去！』惠王聽見我這話，似乎是很贊成，所以你現在趕快收拾逃走，不要』

停留，不然恐怕就要捕拿你了。」他聽了公叔座的話，却是仍然極鎮靜地樣子，對公叔座說道：「他既然不能聽你的話來用我，又那裏能聽你的話來殺我呢？」所以他仍舊住在魏國，一點兒也不懼怕。惠王回朝之後，祇對左右的臣子說道：「公叔座的病，似乎已深重了，所以說話沒有甚麼斟酌。他叫我把國家的政事都託公孫鞅執掌，這豈不是胡說麼？」後來果然沒有把他殺了。

過了不久，秦孝公下令，廣招天下賢士，想要修復繆公時代的強盛狀況。他聽到這個消息，就連忙收拾到秦國去了。到了秦國，就私託孝公的寵臣景監，帶他去見孝公。孝公召見他之後，他就拿「無爲」之道，娓娓不斷的說給孝公聽。孝公聽見他說出這種道理，早已昏昏欲睡，不願更聽；但是他仍然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要和孝公談論，絮聒不止。孝公實在聽得不耐煩了，所以候他走後，就發氣責備景監說：「你所介紹的這個人，乃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我怎樣能夠用他呢？」景監受了這番責備，心裏也是很不高興，就譏誚他。他說：「我剛纔乃是拿「無爲而治」的帝道說給他聽，又那裏知道他聽不懂這個道理呢？」隔了五天，他又託景監再去介紹，所以孝公又第二次召見他。他見了孝公之後，就拿「仁義」之道說給孝公聽。孝公仍然覺得他所說的道理不合用，所以就又責備景監。景監受了孝公的責備，就更去譏誚他。他說：「我剛纔是已經換低了一個方法，拿施行「仁義」的王道告訴他，誰知他又聽不懂，只好下次再變方針了。」因此，隔了幾天，景監又領他去見孝公。談話之間，孝公對於他所說的話，大半都很贊成，只是還不能採

用。等他走後，孝公就對景監說道：『你所介紹的這個人，現在所說的話，很合我的意了。』這時候，他就告訴景監說道：『我今天對他說的，乃是霸道。看他的意思，似乎是很贊成。我下次若再去見他時，必可以使他聽用我的話了。』又隔了幾天，孝公召他去見，他就迎着孝公的心理進言，果然把孝公說得點頭不已，非常贊服。一連說了好幾天，孝公還沒有覺得厭倦，並且愈見和他親暱了。景監看見這樣情形，就問他道：『你剛纔對他說些甚麼話，使他這樣歡喜呢？』他說：

『我前幾天是拿帝王之道告訴給他聽，希望他能夠做到堯舜夏禹的地位。他說：『這種道理，不是——一時可以實現的，我可不能等待。並且若是一個大有爲的君王，必定要能在他的本身就可以揚名天下，豈能等到數百年之後再來做帝王麼？』因此，我就拿怎樣強國的方法去告訴他，他聽了很贊成。但是他若要做到商湯和周武王的地位，恐怕還是很難的事！』

他既得着孝公的信任之後，因爲看見秦國也與各國一般，都是呆守着殷周二代的陳法治國，不知變通。但是這些陳法，已有許多地方是不適於當時社會狀況的了；因此，他首先就想要變革秦國一切舊法。但是他又怕衆人反對，所以就對孝公說道：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于民。愚者闡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

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聽他這話，非常贊服。但是那時有一個甘龍，却反對他的論調，對孝公說道：

『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他辯道：

『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又有個杜摯駁他道：

『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他又辯道：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也覺得秦國的陳法，有變革的必要，所以到底聽從了他的話，並且又任他爲左庶長。然後，他就着手更定新法，使百姓五家爲伍，二伍爲什，彼此互相察。倘使有一家犯罪，他家私通而不出首報告者，查出就要腰斬。若是出首報告，就拿斬獲敵首的法子獎賞他。若是知而不報，就用歸降敵人的刑法處治他。百姓人家若有兄弟兩人不分居者，加倍納稅。有軍功的人，可以得到高尙的官職。好私鬪的人，却要依其輕重，

處以刑罰。凡能努力耕織的人，可以恢復他本身的自由。若是懶惰或只求末利而不能生利的人，就要降做奴婢。宗室若沒有軍功，就不得爲屬籍。對於尊卑、官制、俸祿，都是各有等級的分別。對於田宅、臣妾、衣服，也是各以階級而分別。有功於國的人，可以顯榮；沒有功勞的人，雖然有錢財，也不是准奢華的。

他既宣布上面所更訂的各種新法令之後，唯恐百姓不聽信，所以又設出一條計策來：命人在南門口豎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柱，招呼衆人：『若有能把這根柱子搬到北門去的，就給他拾塊錢。』百姓聽見這話，大家都十分奇怪，沒有一個敢去動手。於是，他又對百姓說道：『倘使有人能把這柱子搬去，我可以加倍賞他五十塊錢。』有一個人就大着胆子去把這根柱子搬到北門，果然得到五十塊錢的賞金。然後，他就乘勢把新法令公布了。起初的一年，百姓對於新法令，都覺得非常不便，反對的人在千數之外。過不多時，忽然秦太子犯了新法令。他說道：『法令既已難行於百姓，而今在上的人反要明知故犯，這是不能不依法處治的。』但是因爲太子乃是一國的儲君，所以就重罰太子的師傅。因此，秦國的百姓，沒有一個人敢違背新法令了。行到十年以後，秦國的百姓，沒有一個人不歡喜快樂。道路上若有遺失的東西，走路的人沒有一個去拾取。山野的地方，也沒有盜賊的蹤跡了。百姓家家都是衣食充足，沒有受凍受餓的。國中的男子，對於公戰，都是極其勇敢；而對於私鬥，都是非常忍耐的。因此，秦國大治，政府與百姓都各安生樂業了。這時候，又有從前那些議論新法令不便的人，現在都來對他說這種法令是很便利於百姓的。

了。他覺得這些人都是些擾亂治安和搖惑人心的份子，所以不但是不獎勵他們，反而把他們都遷到邊遠的地方去了。所以別的百姓，沒有一個人敢再議論新法令的好歹了。

後來，他又下令：凡父子兄弟，不可同居一家。由小都鄉邑漸集爲縣，凡三十一縣，又把從前的井田制度完全廢除，使百姓可以任意置備田產，開阡陌封疆。自戰國以來，百姓無論有田無田，都是要照舊納稅；但自廢除井田制之後，凡有田產的即納稅，無田產的可不必納稅，因此納稅的不平，也就消滅了。過了五年，秦國非常富強，周天子致送祭肉給秦孝公，諸侯也都到秦國來祝賀。

這時候，魏國又新敗於齊，太子申被虜，大將龐涓也被齊國的軍隊射死了。他又對孝公說道：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併秦，秦即併魏。何者？魏居崑崙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秦孝公聽了他的話，就派他領兵去打魏國，圍住魏都安邑。魏惠王因爲新敗於齊，又經秦兵這一次的摧逼，國內已大空虛，所以就將河西之地，割給秦國，然後纔解了圍。魏國因此從安邑遷都到大梁，秦國也遷都到咸陽來了。梁惠王就是魏這時纔懷悔道：『可惜我當初沒有依從公叔座的話，若是那時候把公孫鞅捉住殺死了，又那裏有今日的禍患呢？』

他戰勝魏國之後，秦孝公就拿商於十五邑地方賜給他，封他爲商君。但是他相秦十年，雖然建立了不少的功勞，而對於秦國的宗室貴戚，却是嚴厲少恩，因此怨恨他的人，實在極多。這時候，有一個賢士趙良來見他，他就問趙良道：

『子觀我治秦也，執與五穀大夫賢？』五穀大夫卽百里奚，爲秦繆公相。

趙良就對他說道：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昌。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他說道：

『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因此，趙良就正色對他說道：

『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採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閭音吸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他聽到趙良這一篇忠告，心裏不以爲然，所以就不去理他了。隔了五個月的光景，孝公逝世，太子繼位。這時候，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等，都合力起來攻擊他，告他有反叛之罪，所以就出示捕捉他。他得到這個消息，連夜動身逃到關下，因爲不能出關，就想借一個旅館暫住一宵。這旅館的主人不知道他是

商君就對他說道：『商君曾有命令，叫我們不能留無保證者的客人，否則就要受罰。』他到這時候，纔歎了一口氣道：『唉！誰知我所訂的法令，竟是這樣的使人不方便！』等到天明，他纔逃到魏國去了。魏國因為他曾領着秦兵圍住安邑，使魏國喪師失地，因此非常恨惡他。他在魏國不能安身，所以又想到別國去。魏國的人都說道：『商君乃是秦國的衆矢之的，秦國現在正是強盛的時候，我們若是把他收下，或是放走，都是不便，不如把他送到秦國去罷。』因此他又回到秦國，走到商邑，招聚部下所有的軍隊，出發攻打鄭邑。秦惠王就發兵征剿他，在阻池地方，把他捉住，用車輪把他碾死了。因為他是一個反叛的人，所以又把他全家的人，都完全誅滅了。

商君不但是一位精明的法學專家，也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大政治家。但是過于重視法律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容易偏於刻薄寡恩，只知犯法必誅，却不顧到人情一方面了。商君就是這樣人，所以他雖然於秦有大功，到底是不能免於惡死。

他平生所遺的著作，共有二十九篇；漢書所載但現在僅存有二十四篇，即商子一書是了。這二十四篇書，乃是他的政治概論。他的行政方針和主張，都可以於此考見。我們若讀到壘令和農戰這兩篇書，就可以知道他的強國底根本政策，不外發展農業之一事了。所以在他執政的時候，首先變革法制以統馭百姓，其次便是獎勵農業以富民，最後纔注重練兵以示威，使繆公的霸業，重新恢復了。他對於法律制度產生

的原因，曾說道：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君臣篇

又舉出治國的三種要具來，說道：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修權篇

我們在上面這兩段話裏面，可以得知他對於君權獨裁制度，乃是非常贊成的了。其次，他對於治國的方法，完全主張以法律和武力爲根本，而於禮樂道德，都是視爲末事，甚且加以詆斥。他說：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辨；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去強篇

又說道：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微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設民篇

我們看到這兩段話，也可見他的政治思想，實在偏僻之至了。他因爲覺得法制完全是強者的治國要道，所以主張極端的專制主義，修正舊法，以威勢壓服天下。又禁止文巧，排斥德化，惟以農懇軍事爲富強之

本，頗似近代之軍國民主義。他的最大缺點，便是不尊重道德學問，所以釀成後來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結果。但是他能不向古制，排斥陳法，使秦國的法制煥然一新，促成中國政治的進步，這實在是他的長處了。後世的學者，都拿始皇時候的一切政治舉動，歸諸李斯的身上，不知啓其先者，仍爲商君。他的一生事業，僅在謀物質方面的發展，對於精神生活毫未注意，這也不能不算他的缺憾了。

荀子

荀子名况，一稱孫况，又稱荀卿。他是戰國時代趙國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史記沒有詳載。但據他平生的事蹟考查，大約是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前後（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前後），死在秦始皇十一年前後（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六年前後），享壽九十七歲左右。

荀子幼年的事蹟，已不可考。據韓非子難四篇所說，知道荀子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曾到過燕國；因為燕王噲事事祇知聽從他的宰相子之的話，所以荀子沒有見用。一直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他纔到齊國去遊學。這時候，齊湣王還在位，齊國也正是極其強盛的時候；但是因為湣王到了晚年，矜功好伐，荒淫無度，所以在強盛之中，已有泰極否來的隱憂了。荀子看見這種情形，想設法警告齊國的執政者，使他們及早悔悟，力圖挽救的方法，所以就對齊國的宰相孟嘗君說道：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實有之矣。然則胡不嚴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

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利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懸吾前，大燕醜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通。這兩個字，義不可通。恐怕是衍字。兩者孰足爲也？」荀子疆國篇

孟嘗君不聽他的話，所以齊國不久果然被燕國滅亡。湣王也被楚將淖齒殺死了。荀子在齊國大亂的時候，因爲覺得無所用其力，所以他就到別國去了。直到齊國恢復，齊襄王卽位以後，他纔重復回到齊國來了。這時候，齊國的一般文人學士，多半死掉了，只有荀子還在，所以史記上說：『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了。』這時候，荀子大約有五十歲左右。齊襄王尙修列大夫之缺，所以他曾做過三次祭酒。他在齊國前後約有二十年，因爲齊王始終不能重用他，所以就動身到秦國去了。

荀子到秦國的時候，乃是秦國最強盛的時代。這時候，秦國的宰相，叫做應侯范雎。范雎看見他來到秦國，就問他『入秦何見？』他答道：

『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其

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官邑都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朝黨，惘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荀子強國篇

荀子雖然稱贊了秦國這一大篇好話，但他到底是不滿意於秦國的強霸政治，所以他又接着對范雎說道：

「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謬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懸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同上

秦昭王聽他說秦國因為沒有儒者，所以不能稱為第一等的國家，因此便對他說：「儒無益於人之國。」他答道：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而慤，必為順下矣。……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勢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荀子儒效篇

昭王又問他：『然則其爲人上，何如？』他又答道：

『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

……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同上

昭王雖然很贊成他的話，但是因爲他所採取的政策，乃是尙強權和武力的，所以荀子也就不能見用，廢然而去了。

荀子去秦之後，就到了趙國，見趙孝成王。這時候，他已有七十六歲左右了。在趙國的時候，他曾和臨武君議論兵法。詳見荀子議兵篇因爲趙國又不能用他，所以他仍舊回到齊國去了。這時候，齊王建在位，因爲荀子

主張遠秦，而齊王則主張親秦，所以彼此不能相投，就又從齊國動身到楚國去了。

荀子到楚國的時候，在楚考烈王八年。這時候，春申君做楚國的宰相，就用他做蘭陵縣的縣令。荀子奔波一生，到現在已有七十八歲左右，纔算遇到了一個知道他的人，讓他在一個百里的地方去實行他的政策。這時候，他的學生李斯、韓非等，也都拜在他的門下受業了。但到後來，李斯雖然做了秦國的宰相，建了不少的功勞，却沒有把荀子的「王道」主義實行出來。韓非後來從儒家變成了一個法家，但不久就被李斯害死了，所以也沒有甚麼功績可言。荀子這時已近暮年，一方面治理人民的政事，一方面設壇講

學，可算是很快意的時候了。但是可惜不久春申君忽然被李園刺殺了，於是，荀子也便連帶着去職了。這時候，他已有九十五歲左右，既不願再去周遊各國，也不願再去做官了，所以便寄居在蘭陵，著書講學，度他暮年的生活了。活到九十七歲左右，就去世了。

荀子一生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裏說，計有論文三十二篇；又在賦家裏說，他還有十篇賦。但據劉向敘錄說：『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就是楊倞所說的孫卿新書了。這部書，到了唐朝，楊倞又重新將他的篇章次序，編訂一過，分爲二十卷，就是現在所流行的荀子了。論到荀子這部書，我可以根據着他所論的事實，把他分成五組，如下：

第一組有八篇，就是：勸學篇，修身篇，不苟篇，榮辱篇，非相篇，禮論篇，樂論篇，性惡篇。這八篇裏面所論說的，大都是人生的教育哲學。

第二組有十二篇，就是：非十二子篇，仲尼篇，儒效篇，王制篇，富國篇，王霸篇，君道篇，君道篇，致士篇，議兵篇，疆國篇，君子篇。疑爲天子篇之訛。這十二篇裏面所論說的，大都是荀子的政治學說。

第三組有四篇，就是：天論篇，正論篇，解蔽篇，正名篇。這四篇裏面所論說的，大都是形而上的一切哲學，如：宇宙觀，心理，邏輯等。

第四組有兩篇，就是：成相篇，賦篇。這兩篇，原是孫卿賦十遺中的遺珠。其文體與離騷絕似，詞句也是

極其莊麗纏綿的。成相篇裏的句子，駢而有韻，盧文弨說牠是後世彈詞的鼻祖。這可以說是荀子的文學作品了。

第五組有六篇，就是大略篇，宥坐篇，子道篇，法行篇，哀公篇，堯問篇。這六篇，除大略篇乃是荀子的弟子輯錄師說而成者之外，其餘都不是荀子的著作，乃是後人添竄上去的。但在堯問篇的末尾，有一段很好的頌語，乃是荀子的弟子所作的。

荀子的學說，本於孔子，更參合老莊楊墨諸子的優點，所以便成爲漢後二千年來的儒學大宗師了。胡適之先生曾說過：凡是反對那個學說最厲害的人，他所受到那個學說的影響，也必定是更大。這句話實在不錯。荀子乃是一個最著名的反對周末諸子的人，在他的十二子篇裏，就可以看到。所以荀子的學說，如心理學，宇宙進化觀，邏輯學等，無一不是受着當時諸子的影響。即是他的政治學說和教育學說，也有多少地方是受着當時諸子的影響。不過他所最崇拜的，祇有孔子的學說而已。他對於詩經，書經，春秋，禮經，都是極有研究的；但於禮經是更加見長，我們一讀他的禮論篇和樂論篇，便可以知其大概了。漢代的經學，據後世學者的考察，大都是從荀子傳衍下求的。宋朝的理學家，雖然在表面上極力詆斥荀子，但是他們的骨子裏面，也大半是從荀子的學說中脫胎出來的。

荀子的學說，大概可以分爲三部分，就是：（一）教育學說，（二）政治學說，（三）形而上的哲學。但是這

三種學說的根本觀念，都不出乎「人爲主義」。荀子的「人爲主義」乃是根據了他的性惡論而發生出來的。他在性惡篇裏說道：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所謂「僞」就是「人爲」的意思。這句話與孟子所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的話，意思絕對相反。荀子因爲認定世界上一切好的事情，都是由於人自己去做成功的，所以他的教育方法，注重以禮義灌輸之，以師法引導之，他的政治方法，注重用賢能，明制度；他的形而上的哲學，如宇宙觀是主張勘天主教義的，智識論是注重官能感受的，心理學也是以道義爲標準的，邏輯學則是注重在把社會所通行的名詞，用國家法令制定。制定之後，即當遵守。至於他所以反對老莊諸子的緣故，也是因爲他們主張順乎自然，與他的「人爲主義」完全相背。我們在這裏也可以知道荀子乃是一個積極求進步的學者了。

荀子乃是一位純粹的儒家，他對於政治、教育以及形而上的哲學，都有博大精深的見解。他雖然說人的本性是惡的，與孔孟不同；但是他的政治主張，仍不外乎「仁義」。這在前面所引錄他答秦相范雎的話裏面，就可以看出來了。他的教育方法，雖然注重在灌輸智識方面，但是他的目的，也是在使人能做到聖人。所以他說：『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勸學篇不過他論到天道的一方面，却與當時的學

者相反。他因為莊墨諸子，都是把天看得太重了，所以就使他發生一種激烈的反抗，說道：

「惟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論篇

又說道：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同上

這種說話，如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話，意思相同。是但荀子在這裏所說的意思，可說完全是對那些迷信天道鬼神，而不顧人事的遁世派說的，也是對那些只知拿禮物獻祭於上帝，而不能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朋友的人們說的。荀子不但是反對人迷信於天道，更進一步把「天道」解作「人事之道」，使人不要再拿神秘的意義去猜想牠。所以他又說道：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篇

又說道：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君道篇

但是他雖然把「天道」當作人生日常之道看待，却並不是絕對地否認有「天道」。試讀他下面的一段話道：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爲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天論篇

我們看到這一段話，就更可以明白荀子的意思，並不是不承認有天道，祇是因爲天道還是要靠人去行的，不是迷信天道或崇拜天道，可以了事的。並且天道是有一定的規則的，不因爲世界上沒有善人，他便隱滅了；也不因爲世界有了善人，他就自然顯露出來了。總之，若是人能行善，天道就拿福氣賜給他；人若是做惡，天道也就要降之以災殃了。人若是能夠努力爲善，天道決不致使他不得善報的。人若能夠節衣儉用，天道決不致使他受凍餓的。人若能注重衛生方法，天道是決不致使他染病的。總括起來說，因爲荀子承認天和人都各有他的職務，各有他的責任本分的。天固然是負有賞善罰惡的職權；但是人若能夠安分守己，不爲非作惡，不罹於刑網，則天雖有賞善罰惡的能力，也就不用了。所以他的意思，並不是叫人可以反抗天道，乃是叫人在積極的方面去順行天道。基督教的要旨，也是叫人要努力去實行上帝的真理法則，不是叫幾聲「父啊，父啊」或是到禮拜堂裏去做幾次禮拜，就可以得着上帝底喜悅的。

上帝固然是有他做父親的職責，人類也是有他做兒女的職責。父親雖然在兒女犯罪作惡的時候，可以實行他責罰教斥的職權；但是兒女若能在平日行事上，不背真理法則，能夠順從着父親的意思，父親自然也不能苛責兒女了。父子能夠各盡其職，家庭自然和睦平安了。所以人若是對於上帝也能如此，則世界上的一切的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我們在這裏可以想到：荀子雖然不是一個宗教家，但是他的宗教思想，却是精微而高遠，不是一般庸常的宗教家所可以比擬的。他不信命運注定之說，更不相信可以坐而獲福的；所以主張應該積極的去行天道，使天道爲我而用，不可以爲天道是可以自然的爲我預備一切，而不去努力人生事業了。這種積極的宗教人生觀，不但是當時的孔墨老莊諸家所未嘗夢想到，就是近代的宗教家，也未見得都有這般的思想罷。荀子這種使天道爲我而用的意思，可以在下面的一段話裏看到。他說：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篇

他雖然是對於上帝的意思——天道——能夠有極深的體會，然而對於鬼神的觀念，却是沒有甚麼明確的見解。因爲他熟諳心理學的緣故，覺得所謂鬼神的存在，都是由於心理的軟弱作用，其實並沒有

甚麼鬼神。所以他嘗用譬喻說道：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解蔽篇

這種不承認有鬼神存在的論調，也可以說他是不承認人的靈魂是不滅的了。這種觀念，却是與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完全相反了。

至於荀子對於人性的觀察，却與孟子的主張，極端相反。孟子是主張性善論的。他却是主張性惡論的。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這句話，可以說是性惡論的基礎了。他在論到性惡的證據以前，先就將「性」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性惡篇
依這條定義看來，性乃是天生成的，僞乃是人力做的了。至於論到性惡的根據何在，他說道：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性惡篇

這就是人的天性有種種情欲，若是順着情欲做去，定要做出許多惡事來了，因為這樣，所以人必有禮義法度做他的標準，然後纔可以日趨於善，因此，荀子對於教育，是最主重的。耶穌基督雖然並沒有說到人的本性是善的或是惡的，但是祂也是說人必遵行上帝的旨意，摩仿上帝的行為榜樣，然後纔可以有上帝的完全樣式。

蘇秦

蘇秦號季子，乃是東周洛陽人。生于周末戰國時代，但其生卒的確定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了。

他在幼年的時候，到齊國求學，跟從鬼谷先生學習從橫術。所謂從橫術，乃是適應當時政治社會的一種政治主張。因為當時的七國，惟秦最強，六國都要時常受秦國的侵侮，於是便有人主張連合六國以拒秦，這就叫做合從。但也有人幫助秦國，到六國游說使六國都要連合事秦，然後就可以得着保障，這種主張，就叫做連橫。當時創立這種學術的，就是鬼谷先生。他在學成之後，便以從橫的主張，到各國游說，但沒有一個肯信用他；因此，奔波了數年，真個是喫盡當光，連一件隨身的狐裘也典去了。不得已，只好肩起行李書箱回家了。他回家的時候，他的兄弟嫂妹妻妾，下至於奴婢，看到他這樣狼狽情形，沒有一個人不暗暗的譏笑他。更有在他當面刺諷的人，說道：

『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他聽到這話，臉上覺得十分慚愧，心裏更覺得非常難過，於是，就閉起門來，用工讀書，日夜不息，讀到夜半，若是略微覺得疲倦了，就用錐子在大腿上刺一下，血流到腳踝上爲止，因爲痛的緣故，所以便不要睡，而可以專心讀書了。後來，他覺得書讀得多，若是不能求得富貴尊榮，仍然無用，所以就專習周書陰符。潛心

研究了一年，覺得頗有所發見，因此就整治行裝，去說周顯王。但是顯王旁邊的臣子，都是知道他的身世，不過是一個平民，所以便瞧他不起，不肯相信他的話，他只得捲起行李，又到奔秦國去了。

他到秦國的時候，秦孝公已死，惠王即位，誅殺商鞅，嫉惡辯士，所以他的主張，又不能被秦王信用，因此復轉而到趙國去了。這時候，趙國的宰相，乃是奉陽君趙成，也不歡喜聽從他的主張，所以他又動身到了燕國。到燕國的時候，却把燕文侯說動了，因此便供給他車馬金帛，到趙國去說趙肅侯，拿六國合從的利益，打動肅侯。肅侯聽到合從拒秦的政策，頗以為然，於是，便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綉千純，每五兩使他到各國去約諸侯聯盟合從。

當他到魏國的時候，秦國正遣兵征打魏國，佔住雕陰，又將大將龍賈虜去了。秦兵乘着得勝之後，勢將東進，他恐怕秦兵將要攻趙，所以連忙用計激怒了張儀，使儀到秦國，却暗地使人資助儀的川資。張儀到了秦國，知道他如此厚待，所以便勸秦王收兵，不去伐趙了。他于是又在魏國拿孤立的危險，和六國聯盟合從的利益，說給魏王聽，魏王大為感服。魏王既已聽從了他的主張，所以就又動身到齊國去了。

他到了齊國，又拿合從的利益，和孤立無援的危險，打動齊宣王，宣王也聽從了。於是，又到楚國去說楚威王，威王也聽從了。六國既然都願聯盟合從以拒秦，所以就公委他做從約長，同時身任六國的宰相。這時候，他回到趙國覆命，各國的諸侯，都派遣衛士護送他，又贈送他的禮物，聲威與天子不相上下了。路

過周朝的時候，周顯王聽見他的聲勢，心裏十分恐懼，所以竟派人掃除街道，到郊外去歡迎他。到家中的時候，他的兄弟妻嫂，都側目不敢仰視，款待極其殷勤。他這時候，不禁笑着對他的嫂子說道：

『何前倨而後恭也？』

他的嫂子就低着頭，拿袖子掩住臉，說道：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他聽見這話，不禁歎道：

『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

大國相印乎？』

當時，他就拿出千金，分散給親戚朋友。有一個燕國人，從前會借給他一百錢，現在他還給那人一百兩銀子。凡是從前曾經幫助他過的人，他都加倍報酬。但其時他却忘了一個人沒有報謝，所以這個人就親自前來向他討謝。他就對這人說道：

『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已得矣！』

他既回到趙國之後，趙肅侯就封他爲武安君。六國聯盟合從之約告成，於是他就用六國的約書，警告秦國。秦國自知寡不能敵衆，所以在十五年中，秦兵不敢出函谷關一步，因此六國都得平安無事了。

後來，秦國使犀首到齊國和魏國去，施行離間計，唆使齊魏共去征伐趙國，想破壞六國合從的盟約。趙王因此怪他多事，他當時就到燕國去，想使燕國發兵援救。等他到了燕國，齊國已發兵佔住燕國十座城池了，因此，燕易王也是當面譏刺他，不能使齊國遵守盟約。他心裏憤恨之極，所以就裝做得罪了燕王，逃到齊國。齊宣王新死，潛王即位，他故意叫潛王舉行厚葬，遇事奢侈，想用這種方法，使齊國日漸衰弱，不致再欺侮各國。但齊潛王原是一個荒淫的諸侯，所以極其寵信他。當時有許多臣子，因為妬忌他，就買通刺客，想把他暗殺了。一天，他出外的時候，適被這個刺客撞見，就用刀刺傷了他的要害，抬回家裏，就死掉了。他臨死的時候，叫齊王把他抬到刑場上去斬首，就說他是燕國的好細，故意來擾亂齊國的。這樣一來，那刺客以為自己很有功勞，到處對人誇說，因此，齊王就把這刺客捉去正法了。

蘇秦乃是中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從橫家。因為秦國不能用他，所以便在六國之間，實行他的合從政策了。他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蘇代，一個叫蘇厲，也是戰國時代的從橫家。

張儀

張儀乃是魏國人，與蘇秦同時拜鬼谷先生爲師，學習從橫術。後來爲秦國的宰相，主張連合六國共事秦國，稱爲連橫的政策，與蘇秦的合從政策，恰恰相反。他誕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死的時候，據歷史上說，他在周赧王五年，由秦國復到魏國，做了一年宰相，然後纔死，所以知他是死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二十一年（西歷紀元前三百零九年）。

他的天才，在蘇秦之上，蘇秦自歎不如。學成之後，他就到各國去游說。有一次，他正在楚國，赴楚相的筵席。散席之後，楚相忽然失掉了一塊寶玉，大家都以他貧而無行，必定是他偷去了，因此把他捉住，用鞭子拷問他。直打了數百下，纔把他放去了。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妻子對他說道：

『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

他就對他的妻子說道：

『視吾舌尚在不在？』

他的妻子對他看了一眼，笑着說道：

『舌在也。』

於是他就說道：

『足矣！』

這時候，蘇秦奉了趙王的命令，到各國約同合從。但是恐怕秦國趁合從之約未成的時候，用兵征伐各國，合從必不能成功，所以就想法使他到秦國去，幫助自己成功合從之約。因此就暗暗差人到魏國去，叫他到趙國去求見蘇秦。這時候，正是賦閒無事，所以就到趙國求見蘇秦。蘇秦故意叫門丁不代他通報，使他候了幾天，纔召見他。召見他的時候，又故意叫他坐在階下，拿奴婢的飯菜給他喫。喫完飯，蘇秦又故意對他說道：

『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

因此，蘇秦就把他送出去了。他這時候，心中滿含着憤怒，起初以為蘇秦總當重念故人的情誼，誰知現在却受着這樣的奇辱。因此，他就決意到秦國去，想設法破壞蘇秦的合從政策。蘇秦在他將要動身到秦國的時候，暗暗遣人伴着他走，一路上代他付給川資費用。到了秦國，這個陪伴的人要回去，他就說道：『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這個陪伴的人就對他說道：

『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

他聽到這話，就歎道：

『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詎能乎？

因此，他爲秦相以後，在蘇秦合從六國的時候，就不去破壞蘇秦的政策，以報知遇之德。但到了蘇秦的晚年，他就到魏楚各國，以利說動魏王和楚王，使各國成爲孤立之勢，彼此互相猜忌。到蘇秦死後，他就往來齊楚韓魏諸國之間，說諸國俱當事秦，否則必不能存立；因此，各國解去合從之約，盡歸到秦國的勢力之下了。晚年，他又到魏國爲相一年，然後就逝世了。

孟嘗君——馮驩附

孟嘗君姓田名文乃是齊靖郭君田嬰的兒子。田嬰乃是齊威王的少子，齊宣王的庶弟。他的誕生年代，已不可考。死的時候是在周赧王三十六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九十一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七十九年）

他的父親田嬰，封於薛，爲薛公。薛公有子四十餘人，孟嘗君乃是一個偏室所生的。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日。俗語相傳，說是這一天所生的兒子，若是長大和門楣一般高，就要不利於父母，所以他的父親就叫他的母親不養活他。他的母親不忍將他活活弄死，所以私地裏把他養大了。後來，他的父親知道了，心裏極其不快樂，他問明白了他父親不快樂的意思，原來是因爲他的生日不吉利的緣故，所以就問他的父親道：

『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他的父親不能回答這句話，他就說道：

『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

他的父親聽到這話，只得讓他去了。過了些時，他忽然問他父親道：

『子之子爲何？』

他的父親說道爲『孫』他又問道：

『孫之孫爲何？』

他的父親說道：『爲玄孫』他又問道：

『玄孫之孫爲何？』

他的父親回道：『不能知也。』於是他就對他父親說道：

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他的父親聽見這番話，就極其看重他，叫他專理款待賓客的事務。他對於各處遠來的賓客，都能竭誠款待，使賓至如歸。因此，他的名聲也就傳遍了各國。各國的諸侯，都極力獎譽他。所以他的父親逝世之後，他就繼封於薛，號爲孟嘗君。

他既繼封於薛之後，就廣招天下賢士賓客，以及逃亡的政治犯和罪人，都收羅在門下，供給他們的衣食住用一切用度。因此，他的府裏，常有食客數千人。他對於凡來的賓客，都是一視同仁，毫無厚薄的分

別。當他和賓客談話的時候，必先問起來客的家庭狀況如何，在屏風後面有一個書記，專在那裏記錄所談的話，若是來客的家庭狀況不豐裕，他就即時命人送錢米去賙濟。有一次，他在夜晚款待賓客晚餐，有一個人因為把燭光遮住了，其中有一個賓客就疑惑自己的飲食不如主人，因此怒辭欲去。他當時明白這個客人的意思，就拿他自己的飯菜和這位賓客的飯菜一比，原來都是一樣，並無分別，所以這個客人當時臉上緋紅，事後就自盡了。因為這件事，各處的客人，都知道他待人如待己一般，所以來歸的賓客，也就日多一日了。

那時候秦昭王在位，聽到他的名氣，又欽慕他的才能，所以就差涇陽君到齊國爲質，請他到秦國去一行。他當時預備動身赴秦，他的門客蘇代就設出一個譬喻勸阻他道：

『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

他聽了蘇代的話，當時就沒有到秦國去了。但在齊湣王二十五年，他又奉使赴秦，秦昭王想委他爲秦國的宰相。其時，有一個人對昭王說道：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因此，秦昭王就將他軟禁起來了。他當時一免除非求昭王的幸姬，在昭王面前爲他求情，此外別無良策。但是昭王的幸姬，聽到他有一件狐白裘，價值千金，所以就要求他先將這件狐裘獻上，然後纔去代他說情。恰巧這件狐裘，在他到秦國的時候，就已經獻給昭王，此外再沒有第二件了，因此心裏十分躊躇，不知怎樣是好。他自己覺得無法可設，就去徧問衆門客，大家都無話可答。最後，還是一個坐在末位的客人說道：『臣能得狐白裘。』於是，這位客人，到了夜裏，假裝做一隻狗，爬進昭王的宮裏，將狐白裘偷出來，獻給昭王的幸姬。昭王聽了幸姬的話，就把他釋放了。他得了釋放，連忙就改了裝扮，換了姓名，同衆門客動身逃出秦國的都城。到了函谷關口的時候，正是夜半，關門早已關閉了。這時候，昭王已懊悔不該釋放他，又知道他已逃出都城，就趕忙派人去追捕他。他這時處在前後危迫的時候，而關門必待鷄叫纔能開，所以非常恐慌。其時，就有一個門客學作鷄叫，守關的人以爲天已大明，所以把關門開放，讓他出去了。跟着就有追捕的人趕上來了；但是他早已出關，已追不上了。在平日，衆門客對於這兩個客人，都是極其輕視；但自這次遭遇危難之後，幸有這兩個客人，纔能逃出秦國，因此又非常敬重他了。

他逃出秦國的時候，經過趙國寄宿於平原君的府裏。趙國的人民，素日頗聞他的名氣，等他出外的時候，大家圍觀，都笑道：

『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他聽到這話，非常憤怒，就吩咐手下的人，斫殺數百人，剿滅一縣而去。回到齊國的時候，齊湣王就委他爲齊國的宰相。

他有一個舍人魏子，代他去收錢糧，收了三次，却沒有帶回一個錢來。他就問魏子是甚麼緣故，魏子回答道：

『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他聽到這件事，當時就把魏子辭退了。過了幾年，齊湣王聽人的讒言，疑惑他要造反，他恐怕湣王要辦他的罪，就逃到別處去了。這時候，就有從前曾受魏子給粟的賢者，親自上書給湣王，並自到於宮門口以證明孟嘗君無謀反之意。因此，湣王就釋了疑念，復召他回國。後來，湣王因爲滅了宋國，驕奢之至，常欲除掉他，他又逃到魏國去了。直到湣王死後，襄王即位的時候，他纔回到齊國。那時候，齊國國勢已衰弱，他就儼然中立於諸侯之間了。齊襄王新立，畏懼他的勢力，所以極力和他親近。到他死的時候，賜他的諡號爲「孟嘗君」。

當他們下賓客正盛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客人馮驩，也是慕名來歸的，他就將這客人送到傳舍中去了。過了十天的光景，他就問傳舍長：『這個客人何所爲？』傳舍長說道：

『我有一次，看見他拿着劍柄，一面彈着劍，一面唱道：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他聽了這話，就把馮驩遷到一所幸舍中去，喫飯時已有魚了。再過了五天的光景，他又問那個幸舍長：「這個客人近來又有何爲？」幸舍長說道：

「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

於是，他又把馮驩遷到代舍中去，出門的時候，已有車馬供應了。隔了五天，他又去問代舍長，代舍長說道：

「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他聽了，心裏頗不快樂，以爲這個客人太不知足了。過了一年的光景，馮驩也就沒有甚麼別種要求了。這時候，他正做齊國的宰相，雖然有辭地的萬戶錢糧可收，但是因爲門下終年有食客三千人，所以收入不敷支出了。他想了一個方法，將錢借給辭地的人民，每年收取利息，也如現代放債的法子一樣。他拿所收得的利息，就來補助食用開支的不足。誰知錢放出去之後，僅有債券，分文利息也收不着，因此就問誰人可以到辭地去收這些債款。當時就有傅舍長說馮驩頗可以勝任這件事，所以就委託馮驩去了。

馮驩到了辭地，將借債的人都召了來，收得息金十萬錢。然後又約定一個日子，請他們都來聚會。到了這一天，馮驩就將所收得的息金，買肉置酒，大宴各借錢的債戶。凡是借錢的，無論有力付息的，或是無力付息的，都完全到了。酒到半酣的時候，馮驩就立起來叫各債戶把借券的一半拿出來，與自己帶來的借券符合之後，就招呼凡有力償還的，就定期償還，無力償還的，就將借券當衆燒化了。然後，就對衆債戶

說道：

『孟當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當時，滿座的人都起立致謝。但是孟嘗君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就把馮驩召回，說道：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

馮驩說道：

『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勵士民。』

彭君之善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

他聽到這番話，當時無辭以駁，所以只得謝謝馮驩的好意；但是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大舒服。後來，齊王因爲忌視他的名聲太大，將他的封號廢除了。這時候，他的門下食客三千人，除馮驩之外，全部都鳥飛獸散，各奔各的新主顧去了。只有馮驩一人，仍然跟着他，爲他奔走齊國和秦國之間，使齊王仍然重用他爲相，並且加賜三千戶，以免秦王的覬覦。當他回到薛地的時候，薛民都扶老攜幼來歡迎他，愛他如父母一

般；因爲他會遣馮驩焚去債券，不收貧窮人的借款，所以無論貧富，都是欽慕他，感戴他。他這時候纔幡然大悟，不禁長太息道：

『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客食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馮驩聽到這話，當時結轡下拜。他連忙下車謙遜謝道：

『先生爲客謝乎？』

馮驩說道：

『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他說道：

『愚不知所謂也！』

於是，馮驩就對他說道：

『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他聽到這番話，十分感謝馮驩，說道：

『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孟嘗君這個人，乃是戰國時代一位最著名的賢公子。也是中國古代一生最善於交際的政治家。他一生好客如命，招待極其殷勤，不但是使他自己的名聲廣播，即齊國也賴他而興於一時了。

平原君——毛遂附

平原君姓趙名勝，乃是趙惠文王的弟弟。他的誕生年代，現在已不知道了。死的時候，是在趙孝成王十五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三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五十二年）。

他在趙國諸公子中，最有賢名，極喜歡招待賓客，門下常有食客數千人，與當時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同稱爲戰國四公子，都是善於交際的政治家。他曾做過趙惠文王和趙孝成王的宰相。三去三復，最後封於東武城。

他家中的後樓，和民家相隣。這民家有一個跛脚的人，天天到井邊來取水。他有一個寵妾，有一天倚在樓窗邊，看見這個跛子在井邊汲水，一偏一邪，覺得十分滑稽，忍不住笑出來了。第二天，這個跛子就到他的門前來求見，對他說道：

『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聽到這話，當時一笑，勉強答應了；但是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過後便忘記了。過了一年的光景，他門下的賓客漸漸辭去，一天少似一天。他心裏很奇怪，自覺並沒有甚麼虧待賓客的地方，爲甚麼

這樣呢！當時就有一個門客對他說道：

『以君之不殺笑覽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

因此，他立卽把他的寵姬殺了，親自到那跛子的門前謝罪。以後，各地來歸的賓客，又日漸增多了。

當時，七國之中，以秦國爲最強，常要以兵力欺凌六國。有一次，秦國派了大隊軍馬，一直打進趙國，將趙國的都城邯鄲圍困起來了。趙王就差他到楚國去求救兵。他臨行的時候，想在門客中選出二十名文武具備的人來，做他的隨行參謀；但是選來選去，祇有十九個人可以應選，終要缺少一個人。其時就有一個門客，叫做毛遂，看見自己不能應選，就自己走上前對他說道：

『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門下食客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
他當時就問道：

『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

毛遂說是已經三年了。他就說道：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毛遂說道：

「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他聽見毛遂這樣說，就允許他同去；但是同伴的十九人，沒有一個不暗暗譏笑。到了楚國之後，他就面見楚王，談論連合拒秦的事，從早晨談到正午，還沒有得到楚國的切實答復。同行的十九個門客，大家都催毛遂上前去幫助平原君說話。於是毛遂就按劍上了階台，對平原君說道：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看見毛遂按劍而言，就問平原君道：

「客何爲者也？」

平原君答道：

「是勝之舍人也。」

楚王聽說毛遂乃是他的舍人，當時就呵斥毛遂道：

「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

毛遂受了這頓斥責，大爲憤怒，就按劍走上前說道：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見毛遂說得這樣振振有理，就與平原君歃血爲盟，合從而歸。平原君回到趙國的時候，說道：

『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

因此，就待毛遂以上士之禮，事奉極其恭敬周到了。

他赴楚國與楚王合從回來之後，楚國就派春申君領兵來救，魏國信陵君也奪了晉鄙的軍權，趕來援救，所以秦兵只得退回去了。當楚國和魏國救兵未至之前，秦兵圍困甚急，他的門客公孫龍勸他將家財分散，募集死士。他依從了公孫龍的話，把家財分散，又把他的妻妾奴僕，都分編在軍隊中，共同甘苦，以防敵兵。因此，秦兵始終不能攻破邯鄲。

到孝成王十五年，他纔逝世了。他的子孫，與趙國同時亡絕。當時的名士，如公孫龍子和鄒衍等，都是他的門客。他一生的功勞，首推存趙，較之其他三公子，實無所上下。

信陵君——侯嬴附

信陵君名無忌，乃是魏昭王的少子，魏安釐王的異母弟。釐王即位，封他爲信陵君。他的誕生年代，今不可考。死的時候，據歷史上所載，是在秦始皇帝三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五十六年——西歷紀元前二百四十四年）

他乃是戰國四公子之一，也是當時一位最善於交際約政治家。他的爲人，仁而下士，無論賢不肖，他都能虛心接待，以禮相交。從來不以富貴驕人，因此，四方的賢士，多有不遠千里而來歸從他的。門下的食客，常逾三千人。當時的諸侯，因爲看見魏國有這許多賢士，所以都不敢侵犯魏國了。

有一次，他正和安釐王在宮中下棋，忽然門吏來報道郊外大舉烽火，說是趙國帶兵來打魏國，將要到魏國的境內了。安釐王聽到這個消息，駭得站起身來，就想召集大臣，設法抵禦。但是他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仍然靜若無事的對安釐王說道：

『趙王田臆耳，非爲寇也。』

因此，仍然與安釐王坐着棋如故；但是安釐王心裏總覺不安。過了一歇，有人來報告，果然說是趙王在邊境打獵，並不是來打魏國的。安釐王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大爲驚奇，就問他是怎樣知道的。他說道：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安釐王聽到這話，心裏就極其駭怕他的賢能，不敢將國家政權給他掌管了。

這時候，魏國有一個隱士，叫做侯嬴，年已七十餘歲，家中十分貧窮，做大梁夷門的守門人。他聽到侯嬴是一位賢士，就親自去見他，看見他家况貧窮，就送禮物調濟侯嬴。侯嬴不肯收受，說道：

『臣修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因此，他把禮物帶回去了，就置酒大會賓客。坐定之後，他就叫侍者整備車馬，空了左邊的座位，親自執鞭驅車，去歡迎侯嬴。侯嬴穿着破舊的衣冠，坐在車子裏，毫不客氣，看着他趕車子。走到半路上，侯嬴又對他說道：

『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他聽了這話，就親自下車，牽了馬，走到屠店的門口，扶侯嬴下車。侯嬴下車之後，與屠者朱亥坐在櫃台裏談心，故意的延長時間，使他在門外站着等候。不時察看他的顏色，見他十分恭敬，和顏悅色，絲毫沒有不悅的情形。於是，侯嬴就上車回到他的家中。當時大衆賓客都站立起來歡迎，因爲他所迎接的，必定是一位貴客。誰知一看，乃是守城門的侯生，又見他特恭特敬的請侯生坐在首席，親自奉酒相敬，所以大家都驚奇不已。這時候，侯生就對他說道：

「今日嬴之羞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

因此，他就奉侯生爲上客，又數往請屠者朱亥，納爲交遊。

當安釐王二十年時，秦昭王遣兵四十萬，大破趙國長平軍，進圍邯鄲。趙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乃是他的胞姊，幾次叫人來請他出兵援救，他去說魏王，請魏王發兵援救。魏王不答應，所以憤而親自率領門客數百，想親自到趙國去，拚命去救趙國。臨行的時候，他就去見侯生，拿他拚死去救趙國的意思告訴了侯生。侯生聽了，也不理問這樁事，只說：「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他聽見這話，就動身走了。走了幾里路的光景，他心裏非常不快樂，暗自想道：「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會無一言半語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因此，他又回車到侯生的門前。侯生看見他回頭來了，笑着說道：

「臣固知公子之還也！」

因此，又對他說道：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

他聽到這話，就請教侯生，可有甚麼方法能援救趙國。侯生就私地裏告訴他說道：

「嬴聞晉郤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郤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

他聽了侯生的話，就去請求如姬，果然將兵符偷出來了。侯生知道晉郤是一個善疑的人，恐怕不聽命，所以又叫朱亥跟着他一同去。他到晉郤軍營的時候，晉郤雖然見了兵符，果然仍不聽命交待。朱亥當時用錘把晉郤打死。兵權就歸到他的掌握中了。當他奪得兵權的時候，侯生就自到死了。他領了大軍，就連夜奔到趙國，將秦兵駭退，鄆之圍，因此便解除了。

他救趙之後，就住在趙國。素昔聽說趙國有兩位賢士，一叫毛公，一叫薛公，一個藏在賭博場中，一個藏在賣豆漿的小販隊裏，因此他就親自到這些地方去和他們交往。平原君聽到這件事，就對他的姊姊信陵君夫人說道：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他的姊姊拿這話告訴了他，他就說道：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

因此，他當時就要整裝回到魏國去。平原君連忙向他賠罪，纔仍舊留住趙國。秦王聽說他在趙國，就發兵去打魏國，圍攻甚急。魏王屢次叫人到趙國請他回去，他恐怕魏王記恨前事，所以不敢回國。後來，還是毛公和薛公拿利害說動他，他纔回國。他回國之後，秦國的兵，因爲懼于他的威名，又有五國的兵來相救，所以就撤兵回去了。但是秦王因此十分恨忌他，所以就故意差人到魏國來毀他，說他有攘王位的心思。魏王聽到這個消息，心裏將信將疑。他自知魏王必不能見用，所以日與賓客豪飲，夜與姬妾取樂，竟以病酒而死了。

春申君

春申君，姓黃名歇，乃是楚國人。事楚頃襄王，說服秦國有功，楚考烈王封爲春申君。他誕生的年代，已不可知。死的時候，是在秦始皇帝九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五十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八年）

他在戰國時代，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交際家，與孟嘗、平原、信陵，同稱爲一時的賢公子。他少年的時候，曾赴各國遊學，因此博聞多智，而且善於辯說。當楚頃襄王的時候，差他到秦國去修好。但在楚懷王的時候，秦王曾差遣白起領兵征伐楚國，佔據巫黔的中郡，奪了鄢郢，東至竟陵。後來，秦國又誘楚懷王入秦，囚於秦而死。他見秦王輕視楚國，恐將一舉而滅楚，於是就上書給秦昭王說道：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就兩虎相與鬥，兩虎相與鬥，而鶩犬受其弊，不知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墟桃，入刑，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

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殫矣。王守能持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乘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爲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絳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趨趨麋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

韓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銜湖陵，殲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接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奇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以臨韓，韓必敗。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郢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因此就調回白起的兵馬，與楚國聯和，不再侵伐了。後來，他又同太子完一同入質於秦。這時，楚頃襄王病危，秦國不肯讓太子完回國。於是，他就和太子完變服改裝，逃回楚國去了。

頃襄王卒，太子完卽位，是爲楚考烈王。考烈王就封他爲春申君，任爲楚國的宰相，將淮北地方十二縣賜給他爲采邑。後來，因爲淮北靠近齊國，日被侵擾，所以楚國就把十二縣獻給齊國，另將江東封給他。

因此，他就移到故吳墟去居住了。

當他爲楚相的八年，爲楚國北伐，滅了魯國。又委荀卿做蘭陵令。這時候，楚國又日見強盛了。當時，孟嘗、平原、信陵，都是廣納賢士，聲震一時，所以他也就遍招賓客，收爲門下士。他的門客，也有三千餘人，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的賓客，都是穿着珠履，從此可見其如何重視賓客了。

當他爲楚相的二十二年，各國因爲都怕受秦國的侵略，所以就又舉行合從之約，公舉楚國爲從約長。這時候，秦國忽然出兵大攻諸國，諸國都大敗，所以考烈王就怪他辦事不力，漸有視輕他的意思了。後來，楚國又從陳移到壽春，他就封於吳。這時，考烈王還沒有子女，他剛巧娶李園的妹子爲妾，已有妊娠。因此，就私地裏獻給了考烈王。後來，考烈王生子，是爲楚幽王。當幽王卽位的是候，李園兄妹唯恐他走漏消息，所以在考烈王入殮的時候，先埋伏死士在宮門口，等到進宮弔喪，就將他刺死了。

淳于髡

淳于髡，乃是戰國時代齊國的人民。身長不滿七尺，爲人極其滑稽，善於辯論。常以喻言諷說諸侯，無人可以難倒他，更無人可以欺辱他。他的生卒年代，大概是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前後。

那時候，齊威王喜歡聽人說故事，又極喜歡淫樂，常作終夜之飲，沈溺於醉鄉，不問國事。齊國的紛亂，日見加甚，危亡之機，迫於目前；但是却無一人敢勸告齊威王。他當時看見這種情形，就用寓言去驚告齊威王道：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齊威王說道：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因此，威王就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誅一人，賞一人。又與兵征伐諸侯，諸侯震驚，都把所侵佔於齊國的土地，完全歸還了。齊國因此強盛了三十六年，爲當時諸侯之長。

在齊威王八年的時候，楚國派遣大軍來征伐齊國。威王就預備了黃金百斤，車馬十駟，差他到趙國去請救兵。他奉命的時候，不覺哈哈大笑，把帽子上面的纓索，都笑得落下了地了。齊威王就疑惑他是笑送

的禮物太少了，他也不作聲。所以威王就問他道：

『先生之笑，豈有說乎？』

他就說道：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旁邊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

因此，威王就預備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交給他帶到趙國。趙王因為齊國送來如此的厚重的禮物，所以就派遣了精兵十萬，革車千乘，來救齊國。楚王聽見趙國派這許多兵馬來救齊國，所以連夜撤兵，逃回去了。威王非常歡樂，就召他到宮裏，置酒賞功。飲酒的時候，威王問他道：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他說道：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十分奇怪，說道：

『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他說道：

「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束鞠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威王知道他是驚勸自己的，所以廢除長夜之飲，專心治理國事。又命他爲諸侯主客，凡有酒宴，都請他陪客。因爲他不但是可以說故事使賓客娛樂，並且也是寓意正大，足以發人深省的，確可以稱爲一位談諧並工的滑稽家了。

優孟

優孟，乃是楚國的人氏。在楚莊王的朝中，充當伶官。他的生卒年代，大概是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六百年之間。

當時楚莊王有一匹愛馬，身上穿的是繡衣，喫的是棗子肉，睡在華屋之下，比一般平民的享用，不知豐富到若干倍。誰知這匹馬，因為喫得太肥壯的緣故，就生風病死了。莊王使羣臣料理馬的喪事，規定拿大夫的喪禮，用棺槨埋葬牠。左右的臣子，都極力反對這事，莊王就下令道：「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他當時聽到這件事，就跑到殿前，仰面大哭，極其傷心。莊王非常驚異，問他爲甚麼緣故。他說道：

「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
莊王就問他怎樣辦理，他說道：

「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莊王聽見他這番話，纔自悔道：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

他就說道：

『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蠶繭爲槨，銅歷爲棺，齋之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於是，莊王就叫管膳官把這匹死馬拖去宰了。

莊王有一個丞相，叫做孫叔敖，知道他是一位有賢才的人，所以極其看重他，後來，孫叔敖染病臨死的時候，吩咐他的兒子道：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孫叔敖逝世之後，不到數年，子孫果然貧困，售薪度日。有一次，叔敖的兒子，走到優孟家裏，對他說道：

『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他聽見這話，就吩咐孫叔敖的兒子不要走開。他自己就穿起孫叔敖生時的衣冠，模仿孫叔敖的言語舉動，叫叔敖的兒子在旁邊看着，若有不像的地方，立即改正。學習了一年餘，果然言語舉動，無不畢肖。於是，他就裝扮整齊，上朝去謁見莊王，莊王和兩邊的臣子，都極其驚訝，不知孫叔敖是在幾時又復活了。莊王當時置酒爲賀，想仍舊請他爲相。他說要回家與夫人商量，莊王就應許了。過了三天，他又裝着孫叔敖的樣子上朝，莊王問他道：

「婦言謂何？」

他說道：

「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

於是，他又唱道：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楚莊王到這時候，纔知道他是優孟，不是孫叔敖。聽到他的歌，不禁大受感動，立即差人把孫叔敖的兒子召來，將寢丘地方四百戶封給他，使他奉祀孫叔敖的香烟，傳到十世以後，還沒有斷絕。

據史家的論斷，優孟乃是中國戲劇家的鼻祖。他對於葬馬的一椿事，託以微詞，以促起莊王的覺悟，實啓後世諷世劇的兆端。而於扮孫叔敖的一幕，難以說白與歌詞，史爲後世歌劇的起點。

魯仲連

魯仲連，乃是齊國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史記不載，所以現在也都不能確知了。但據史記列傳裏說，他曾在趙孝成王時遊趙，——查趙孝成王卽位時，是在周赧王五十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七十七年）——西歷紀元前二百六十五年）——後來又幫助齊將田單以書諷燕將自殺，因而攻破聊城；——查田單攻破聊城的時候，是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二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五十年）——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大概是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年至二千一百年中間的人了。

他平生最歡喜爲人畫策，代人排難解紛。但是他雖然在當時各國之間，常爲人說和，却有一種古怪脾氣，就是不願做官受祿，因此，時而游趙，時而游齊，行蹤無定，也可以說是一個奇人了。

無趙孝成王在位的時候，他遊歷到趙國。那時候，秦國使白起領兵破趙國長平軍約四十餘萬，因此遂逼進到趙國的都城，將邯鄲圍困起來了。趙國這時極其危險，各國又不敢領兵來相救。就是魏國因親戚的關係，派將軍晉鄙領兵來救；但因懼怕秦軍的聲勢，也不敢前進與之接觸。魏安釐王看見這種情形，覺得要使秦軍解圍，除非叫趙王先承認秦王稱帝，然後纔行；所以就急派客將軍辛垣衍偷偷地從小路走到邯鄲，託平原君引見趙王，就對趙王說道：

『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

趙王和平原君聽到這條計畫，心裏都正在猶疑不決的時候，恰巧他在邯鄲，聽見辛垣衍來叫趙王稱秦爲帝，就去見平原君，問他的意見如何。平原君見他來問這樁事，就對他說道：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他聽到這話，就責備平原君道：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且爲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聽他說要會辛垣衍，因此就答應爲他介紹，去見辛垣衍，把他要會見的意思說明了。辛垣衍心知他是反對稱秦爲帝的，不願與他會見。平原君因爲已答應了他，所以就勉強要他們相會面了。辛垣衍和他見面之後，他一句話也不說。辛垣衍看見他默默無聲，於是就開口對他說道：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他這時就對辛垣衍說道：

『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

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屬

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辛垣衍就問道：

『先生助之將奈何？』

他說：

『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辛垣衍說道：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

他說：

『梁未觀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辛垣衍就問他道：

『秦稱帝之害如何？』

他說道。

『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辛垣衍聽見這話，就又對他說道：

『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

他見辛垣衍拿主僕作喻，就質問道：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

辛垣衍說道是，所以他就接着說道：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聽到這句話，心裏頗不快樂，就說道：

『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他這時就答道：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也，女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

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背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觀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僑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官乎？」

辛垣衍聽到他說完這一篇道理，就十分拜服他，說道：

「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秦國的軍隊，聽說辛垣衍的計謀被魯仲連識破了，所以就退下五十里，以觀趙國的動靜。這時候，恰巧魏公子無忌私奪了晉鄙的軍權，率兵逕來救趙，所以秦兵只得退回秦國去了。事後，平原君因爲想酬答他

的功勞，封他的官職，他固辭不受，所以就設宴款待，贈送他千金爲報答。他當時笑道：

「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

因此，他就辭別了平原君，到別國去了。

過了十多年的光景，有一個燕國的將軍，領兵攻程聊城，在今山東東臨道屬聊城的人都在燕王前控告他的罪惡，他恐怕被燕王誅殺，因此就佔據聊城，自立爲王了。齊國的將軍田單，因爲要恢復聊城，率兵與燕將相戰，約有年餘，死傷極多，而聊城仍然不能攻下。魯仲連當時正在齊國方面，看見這種情形，就寫了一封書信，紮在箭頭上，射進城去。城裏的人拾得了，呈給燕將。燕將折開書信一看，見是勸他或歸燕，或順齊的話，心裏猶疑了兩三天，不能解決。後來，這位燕將想到歸燕難免反叛之誅，而順齊又是勢所不能，唯恐受辱，因此便自殺了。燕將既自殺，城中兵無主帥，所以田單就乘勢打進聊城了。齊國因爲魯仲連有此大功，就商議要封他的官爵。他聽到這個消息，連忙收拾打裝，逃到海上去。他臨行的時候，對人說道：

『吾與其富貴而拙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秦始皇

始皇姓嬴名政。初生於趙國，所以在幼時姓趙，乃是秦莊襄王的兒子。他生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民國紀元前二二一）——西歷紀元前二百七十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五十八年）死在卽位後第三十七年（民國紀元前二一三）——西歷紀元前二百十年）享壽四十八歲。

始皇的父親莊襄王，起先爲質於趙，所以就居在趙國的京城邯鄲。莊襄王名異人，乃是秦太子百姬人夏氏所生。因爲不是正夫人所出，所以也就沒有繼承君位的希望了。他居在邯鄲之後，一天，有一個陽翟的商人呂不韋恰巧遇見他，心裏一動，覺得他是個奇貨可居，所以就乘機去見他。對他說道：『太子是祇寵愛正妃華陽夫人，但是她却沒有一個兒子。你的兄弟輩，約有二十餘人，你又是居在他們的當中，並不是長兄，又不能爲太子所歡喜。假使太子卽位之後，你必不能有繼爲太子的希望了。』莊襄王聽見這話，就問他道：『可有甚麼方法達到這希望呢？』呂不韋就說：『能立你做太子，祇有華陽夫人纔有這種能力。我雖然貧窮，很情願拿出千金，替你去運動這件事。』莊襄王十分感激他，說道：『假使能夠成功，我可以同你共享秦國的富貴。』呂不韋就拿千金動身到秦國，用五百金分送秦太子的門下賓客，又用五百金買了許多奇物玩好，求華陽夫人的姐姐轉送給華陽夫人。並且又在她面前造出一大堆動聽的話來，

說莊襄王雖是身在趙國，却是如何如何的想念太子和華陽夫人。又說：夫人假使現在不在諸子中選出一個適子來，將來太子即位之後，自己的顏色一衰，豈不是不能得寵了麼？華陽夫人聽見這些話，心裏非常贊成，所以就告訴太子，將莊襄王立爲適子了。又叫呂不韋爲傅，幫助莊襄王。呂不韋曾娶了一個邯鄲的女子爲姬人，非常美麗，已經懷孕有子了。不幸故意叫她去挑逗莊襄王，等到莊襄王來請他將姬人送給自己的時候，他起先又假作發怒，然後裝出不得已的樣子，就答應了。莊襄王既得不韋的姬人，不久就生下政皇^{即始}來了。因此，便立她爲夫人。後來，秦國發兵圍邯鄲，趙國想把莊襄王殺了。呂不韋四處買通，纔算逃回秦國去了。後來，莊襄王即位，立政爲太子。到莊襄王逝世的時候，政就即位爲秦王了。

他即位的時候，秦國的疆土，除關中以外，已并有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就另設南郡以統治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又滅二周，分置爲三郡。中國的土地，除去齊、燕、楚和三晉這六國的地方以外，大都歸屬到秦國的版圖之內了。但是他乃是一個雄心極大的政治家，時時總思量要併吞天下，統一中國，所以就用了離間的方法，使六國彼此不和，各不相助，然後就把六國完全滅亡，達到他統有中國的目的了。

他既統有中國之後，就命丞相王綰和廷尉李斯等議定天子的名號。王綰等就和博士們商議了一番，然後決定道：『古有天皇、地皇、秦皇、秦皇最貴，請上尊號，王爲秦皇。』又議定天子自己的稱呼，叫作「

朕。」他聽到王綰等的議案以後，就規定採用「皇」字和「帝」字，併稱爲「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他自己稱作「始皇帝」。始就是第一世。他因爲覺得周朝所定的諡法，未免有兒子議論父親和臣子議論君上的弊病，所以便廢除不用了。

他對於曆法，也改變了，規定以十月作爲每年的第一個月。又規定以黑色爲最貴，凡禮服軍旗，都用黑色。又規定以「六」的數目爲標準數，如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等是。

他對於官制，也是從新更定了。先是丞相王綰爲諸侯之國，既被滅亡，應該速委諸侯，補任其職。也就拿這條議案，交給廷尉李斯去決定。李斯說道：「周朝的武王，起初大封同族的兄弟爲各國的諸侯，原是想能彼此照應，以治理天下。但是一代一代的相傳下去，愈久愈疎遠，不但是不能相助，反而彼此相爭相殺了。所以周朝的天下，終於被這封建的諸侯制度所滅了。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蹈他的故轍，自取禍患了。現在所當取的方法，就是拿各諸侯國家及中國所有土地，分成郡縣，委派凡有功勞的人去治理。俸祿也是由天子拿公稅去分賞給他們。這樣，大權都在天子的手中，天下也就可以容易治理了。」始皇聽了這一番議論，就聽從了李斯的話，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委派一個郡守，治理民政；又委派一個郡尉，掌管軍政。這三十六郡，就是：

- (1) 內史，就是秦朝的京城，咸陽。 (2) 三川 (3) 河東 (4) 南陽 (5) 南郡 (6) 九江 (7) 鄣郡 (8) 會稽 (9)

潁川(10)碭郡(11)泗水(12)薛郡(13)東郡(14)琅琊(15)齊郡(16)上谷(17)漁陽(18)右北平(19)遼西(20)遼東(21)代郡(22)鉅鹿(23)邯鄲(24)上黨(25)太原(26)雲中(27)九江(28)雁門(29)上郡(30)隴西(31)北地(32)漢中(33)巴郡(34)蜀郡(35)黔中(36)長沙。

又更定人民的通稱，叫做「黔首」。將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集到京城裏，用爐冶化，鑄成了一架大鐘和一架子，又鑄了十二個金人，以表示永久和平的意思。又將天下豪富十二萬戶，都完全遷到京城裏來，以防他們在各地方爲非作亂。又將度量衡的制度，也重新規定了。然後，就造了幾座宮殿，將所擄得的美女財物，都分置在各宮。又造成一條官路，可以通到各郡，乃是預備他自己出巡時行走的。

他在即位第二十八年，東巡諸郡縣，上鄒嶧山今山東鄒縣東南，立石碑，記念秦國的功勞。又召集魯地的儒生，到泰山議封禪的禮節，他看見他們所議的，都是高而不能見諸實行，所以就輕視儒生。他自己就上泰山，在山巔上立石，記頌自己的功勞。又祭祀山川，禱於梁父。

在戰國的末季，有一班方士之流，常說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山，離岸不遠。山上都有神仙和不死之藥。若能採得不死之藥，服之便可以長生不死。當始皇巡行到魯的時候，就有一些方士，叫作徐市等，上書請他派遣童男童女，同齋戒，由他們帶去採不死之藥。他聽見這話，就發了數千童男女，用海船裝載，泛海而去。後來竟杳無信息，始皇也未會去追究他了。

他巡行到博浪沙

今河南湯武縣南

的時候，有一韓國人張良，想爲韓國報仇，因爲韓國被他所滅，所以就乘

他路過此地，買通了一個力士，用鐵椎攔住車路，想將他打死。誰知力士的鐵椎祇打中了他的副車，被他知道了，就立刻捉住力士，審出口供，知道是張良所主使，就下令天下捉拿張良。張良逃到下邳，改名變姓，纔躲過了。

在他卽位第三十二年，有一個方士羨門子高，獻上一本圖書，上面有一句話時：『亡秦者，胡也。』他

看見這話，以爲「胡」就是匈奴，所以就差將軍蒙恬領了三十萬兵，北伐，將匈奴逐出中國地界，收回河南

地，今鄂爾多斯等地方

分置四十四縣。於是，又興工建築長城，自臨洮

今甘肅岷縣臨洮

起，到遼東

今奉天東南及東北

爲止，共長萬餘里，

是卽後世盛稱的「萬里長城」，爲中國古今來最偉大的建築物。

在他卽位第三十四年的時候，有一次，置酒咸陽宮，召集羣臣聚宴。僕射周青臣進頌道：『陛下平定

海內，以諸侯爲郡縣，上古所不及。』他聽見這話，心裏很歡喜。誰知博士淳于越却說道：『殷周之王千餘

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在田桓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非所聞也。』他聽見這話，就叫李斯議復決定。李斯說道：『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

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守城的軍士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始皇聽見這篇說話，頗以爲然，所以就下令叫各郡守尉，將民間所有的詩書百家語，都燒燬了。

在第三十五年的時候，他就興工建造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容納萬人，下面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可以直抵南山，又有復路可以渡渭。分派七十餘萬罪犯，分作阿房。在關中計有宮殿三百間，關外有四百餘間。因此就把百姓遷了三萬家到驪邑，又遷了五萬家到雲陽去了。又將咸陽旁邊三百里內的宮觀，用夾道接連起來，各宮都有美女帷帳鐘鼓陳設着。他無論巡幸到那個宮內，都不能說出這地方的名稱來，否則就處以死刑，因此郡臣時常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那時候，有儒生侯生和盧生等，非議他，被他知道了。他們就連忙逃走了。他非常憤怒，就叫御史察問諸生，凡能出首告出他人者，可以免罪。但因此而被捕的儒生，約有四百六十餘人，都送到咸陽坑殺了。他的大兒子扶蘇勸他道：「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他聽見這話，又恨惡扶蘇，所以就叫他到上郡去監管蒙恬的軍隊去了。

在第三十七年的時候，他偕着丞相李斯等，出遊到雲夢，過九嶷山祭祀舜帝，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

經錢塘，到浙江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頭德。回來的時候，遇吳從江乘，今江蘇句容縣北渡海到琅琊，芝罘，見一條大魚，用箭射死了。西經平原津，趙邑的時候，已有病。到沙邱的時候，就逝世了。

秦始皇，乃是中國古代一位雄心最大的政治家，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頗相似。他能把周末的紛亂天下，歸於統一，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功勞。至於之銷燬兵器，遷富戶到咸陽，這也是爲求天下永久的和平起見，也是我們應該佩服的。論到焚書坑儒的事，未免近於專橫殘暴；但是仍有可以原情的地方。而他能造成萬里長城，隔絕匈奴，免除中國千餘年的西北邊患，也是有大功勞。只可惜他晚年太淫亂奢侈，並且又寵任趙高一班小人，專用強權壓服人民，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他死後，他的兒子胡亥接位不及三年，秦朝便滅亡了。

李斯

李斯，乃是楚國上蔡的人民。他的誕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他死的時候，是在秦二世二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二十年——西曆紀元前二百零八年）

他在少年的時候，曾充任過郡署的小吏。後來，從荀卿學習帝王之術。學成之後，想到楚國既無可以進身的機會，而六國又都是弱小無能，所以便決定到秦國去，想謀得個一官半職。因此，他就去辭別荀卿，說道：

「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悲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他到了秦國之後，就去見秦國的宰相文信侯呂不韋。呂不韋看他頗有才智，因此便委他做了一個宿衛的郎官。他既做了宿衛的郎官，與秦王頗相近，因而乘機說秦王。就是秦始皇道：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德，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

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併也。」

秦王聽他說出這篇話來，正合自己的雄心，非常佩服，所以就委他做了長史。又依了他的計畫，暗遣出許多謀士，帶了金玉珠寶，到六國去遊說，使諸侯歸向秦國。倘使那一國的諸侯名士，可以用利說動他的，就拿金玉珠寶送給他，使他傾服。若是不能用利說動他的，就遣刺客去把他暗殺了。又遣人到六國去播弄是非，使六國彼此不和。然後，又跟着派遣良將精兵，使六國的諸侯不敢不服從。果然這個計策實行之後，六國自相猜忌，秦國得了不少的便宜。因此，秦王就封他做了客卿。

當那時候，有一個韓人鄭國來到秦國，設計勸秦國鑿一道溝渠，以灌溉農田。這條渠，就是從陝西涇陽縣西北，分涇水東流，經過三原、富平、蒲城諸縣，而入沮洳。後人起名鄭渠。鄭國本是韓國一個著名的水工，他到秦國來，爲的是想鑿通涇水成渠，使秦國常受水災，自顧不暇，便可以不再去欺侮韓國了。誰知這條計策，反使秦國的農田因而免除乾旱之憂。不久，秦國的宗室探悉鄭國的陰謀，就報告秦王道：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遊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這件議案提出之後，凡是住在秦國的客卿和遊說之士，都下令驅逐返國。李斯也在其內。他聽到這個消息，就上書諫勸秦王，請秦王收回成命。這封書的意思就是說：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用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駘，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綺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磬，叩缶，彈箏，搏箏，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磬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

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因見他說得理足氣壯，所以就消除逐客的命令，恢復了他的官職。後來，升爲廷尉，爲秦王施計設政，約二十餘年，遂統一天下。秦王自號爲始皇帝，遂封他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之後，第一樁事，便是廢除封建制度，改用郡縣制度，不立王室子弟及功臣爲諸侯，以消除戰國紛爭的根本禍患。又銷燬天下的兵器，表示不能再彼此相殺了。對於政治刑法，也都完全革新了。那時，就有一般儒生，大家街談巷議，或者是上書給始皇，不是說這樁事不應該如此辦，便是說那樁事辦得不妥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他看見這樣情形，覺得太不成事體，必須設法禁止，所以就勸始皇下令，把民間所藏的書，除農事、醫藥、卜筮的書之外，一概都要送到郡縣衙門，堆起來把牠焚燬了。所有保存的書籍，都收在政府裏，由博士講授給來學的學生。後來，他的兒子都娶了秦國的公主爲妻，女兒也都是嫁給秦國王室的諸公子了。這時候，他的長子李由，已做到三川的郡守，告假回家，替他做壽。他當着衆賓客歡宴

的時候，不覺的嘆道：

『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他和趙高的

秦始皇的寵臣

都跟隨始皇出巡，到了沙邱，始皇就因病逝世了。始皇臨死的

時候，遺詔本來是要立他的長子扶蘇繼皇帝位的；但是趙高素與始皇的少子胡亥通同一氣，想幫助胡亥繼位，他就可以從此得勢握權了。但是這件事，李斯完全知道，趙高自知必先得着他的允許，然後纔能假造一道遺詔，立胡亥做皇帝，所以就去和他商量這件事的辦法。他聽見趙高要假造遺詔，別立胡亥做皇帝的計謀，當時就對趙高說道：

『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趙高又拿攘權得勢的話打動他，並且說皇帝立嗣，不一定就是長子。他就拿晉國重耳兄弟及齊桓公兄弟彼此相爭的事，反駁趙高。但趙高始終不聽他的勸告，最後且用恐嚇的話要挾他，使他只得屈服承認了。於是趙高就發哀詔，假造遺囑，說是始皇臨死，議定以少子胡亥繼皇帝位。又假造一道遺詔，說是長子

扶蘇爲臣不忠，着卽賜死。扶蘇接詔後，就自殺了。於是，胡亥卽位，是爲秦二世皇帝。

二世卽位之後，趙高當權，濫用刑法，對於公室及大臣，動卽施以嚴刑，甚則滅族。又大興土木，建築阿房宮裏的直馳道，除了加重賦稅之外，更拘派無數的人民充當勞役。因此，無論是朝廷郡縣的官吏，或是各地的百姓，沒有一個不是不能安生的。自古道「官逼民反」，所以不久就有楚、戍卒陳勝、吳廣等在山東一帶揭起革命的旗幟，自立爲王了。他這時候，雖然仍居丞相之位，實在已無權柄了。有時諫勸二世，二世不但不聽從，甚且常受責備。並且吳廣等作亂的地方，正是他兒子李由所管轄的境內。因此，他深怕受人攻擊，就不得不向二世阿意求容了。他察知二世是一個喜歡用嚴刑治國的皇帝，因此就上表請二世以用法的輕重，定郡縣官吏的賢否。凡稱爲能吏清官的，必是能施重刑於百姓的。殺人最多的，就是忠臣。因此，每天都有死刑的事，殺死的人，差不多堆滿了街道上。二世覺得這種方法很不錯，所以又很信任他了。

當時，趙高因爲自己結怨太多，恐怕有人要在二世面前告發他的劣跡，所以就設出一條計策來，叫二世不必親見大臣，若有甚麼奏議，可交給侍中大臣轉遞。二世因爲一來可以叫親近的臣子代他籌畫，自己可以省得煩神；二來又可以長日在宮中尋樂，不必上朝，所以極贊成這種辦法。因此，一切的奏議，都要經過趙高的手，然後纔遞給二世批閱。朝廷大臣，要想面見二世，真是很難的事了。這時候，關東盜賊蓬

起，百姓既苦於劫掠，又要受國家的調遣，日夜趕造阿房宮，所以天下的亂象，已是危險極了。趙高平日聽見他私地裏在家裏愁歎，所以就勸他去面諫二世。他聽了趙高的話，頗以爲然，就託趙高乘機招呼他進宮去見二世。有一天，二世正在宮中同一班宮女們尋樂，趙高就趕忙差人去招呼他，叫他快些進宮來求見。他接着這個信，連忙就到宮門口，叫宮官進去報知求見的意思。二世無暇傳見，連拒絕了三次，他仍然要見，所以二世就大大的生氣，說道：

『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這時，趙高就在旁邊插嘴說道：

『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聽到這篇話，心裏將信將疑，就遣人先去私地調查確實，然後再去定他的罪。他因爲不得見，站了多時，只得回去了。後來，聽說趙高在二世面前說他如此如此的壞話，所以就上書揭布趙高的劣跡，以爲報復。二世看過他的奏書之後，付之不理。但趙高自此心裏時懷畏懼，又恨他揭布已短，因他就二世面前說他蓄意反叛，所以想先把忠臣一網打盡，然後就可以效田常的故事，推倒皇帝，自己稱主了。二世聽了

趙高這篇讒意，以爲他真有造反的意思，所以就下令拘捕他入監，更委趙高審問他。趙高奉委之後，更假造出一番謀反的證據來，所以二世又下令把他的家族全都拘捕入監了。他這時還想要求二世赦免他的罪，所以就上書給二世，說道：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冀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誰知這封奏書，經趙高私閱之後，就把牠隱瞞起來，沒有遞給二世。這時候，趙高又私地裏自委了十多個親信的黨羽，充作御史侍中等官，反覆審問他。若見他不招認反叛之罪，就施以嚴刑，所以他只得屈服認招了。後來，二世親自派人來審問他，他因爲刑法受怕了，所以不待用刑，就自認有反叛之罪了。因此，在二世二年七月，就判定他的死罪，解到咸陽寺，執行腰斬的刑法。他彼綁出獄的時候，對他的次子說道：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於是，父子相抱大哭。他的三族，都在同日完全誅殺了。

他遭刑之後，秦國的大權，就都握在趙高的手中了。有一次，趙高獻上一隻鹿，硬說是馬。二世明明看見是一隻鹿，遍問羣臣，難然都知是鹿，但是因為趙高說是馬，所以就衆口一詞的說是馬了。過了不久，趙高就藉故逼二世自殺，將皇帝印配在自身，想自立爲王。但是羣臣大都不肯服從，所以祇得立二世的姪兒子嬰繼位。子嬰卽位之後，便令韓談刺殺趙高，又將趙氏的三族都誅滅了。這時，天下大亂，秦國的根基早已搖動，所以子嬰纔做了三個月皇帝，便被項羽捉住。後來自己縊死，而秦朝，也便滅亡了。

李斯這個人，實在是中國古代一位雄才卓越的大政治家。其初，他能設計敷政，幫助秦始皇收服六國，統一天下，成功帝業，不無功勞。但是到了後來，因為想保全祿位，就不惜委曲求全，不但不敢有所諫導，且更阿意附合，這實在是他的缺憾了。他在秦國做了三十餘年丞相，一切措施，完全都是依循舊規，並沒有將他老師荀卿的政治主張實行出來。宋代的蘇軾，拿李斯的罪，都歸到荀卿身上，實在是大錯了。後世的人，對於焚書坑儒等事，大都有所責難，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加以毀滅文化的罪名；因為他所主張焚燬的書，不必盡是可保存的書，並且那時還有博士主講五經等書，又會命令凡醫藥、農事、卜筮之書，都可保存，可見他並沒有摧滅文化的心了。坑儒的事，也不能即說他是仇視儒生，或是因為這班被坑殺的人，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一集

二一六

大都歡喜造謠生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不得不殺一儆百了。但是我們終覺得他缺乏堅定的意志，所以不能保全晚節，並不能得着善終了。

甘羅

甘羅，乃是楚國下蔡

今安徽壽縣北

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如今都已不可查考了。他的祖父甘茂，曾入秦，事

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爲左丞相，幫助秦國征服漢中各地。後來，因爲向壽、孫奭等在秦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所以逃回楚國。晚年，卒於魏國。

據史記上說：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在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的手下做官了。那時候秦始皇帝差張唐到燕國去，想與燕國共同出兵伐趙國，以擴充河間的土地。張唐聽到這個命令，就對文信侯說道：『我從前曾奉昭王的命令，領兵打過趙國，所以趙國極其恨我。說道：『若有人捉獲張唐，賞給他百里的土地。』現在若到燕國，必須經過趙國，所以我是不能夠去了。』文信侯聽到這話，心裏雖然不快，但是却也不能勉強他。甘羅看見文信侯悶悶不樂，就問道：『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說道：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他聽說張唐不肯到燕國去，就對文信侯說道：

『臣請行之。』

文信侯當時就叱責他道：

「去！棄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他說道：

「夫項襄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因此他不與文信侯多談，就去見張卿說道：

「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張卿說道：

「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功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知也。」

他又問道：

「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張卿說道：

「應侯不如文信侯專。」

他又問道：

「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

張卿領首稱是。所以他就對張卿說道：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

張唐聽到他這話，就整理行裝，預備到燕國去。在將動身的時候，他就去見文信侯說道：

「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就去對秦始皇說道：

「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

始皇聽了文信侯的話，就召見他，遣派他到趙國去。到趙國的時候，趙襄王親自到城外迎接他。他見了趙王，就說道：

「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

趙王答道：

「聞之。」

他又問道：

「聞張唐相燕歟？」

趙王答道：

「聞之。」

於是，他就對秦王說道：

「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趙王聽了他的話，立刻就自割五城，送給秦國，以擴充河間的境域。因此，秦國就把燕太子送回燕國，不與燕國要盟了。然後，趙國就出兵攻打燕國，奪得上谷一帶三十處城邑，又分給秦國十一座城。秦始皇見他這樣能幹，所以就封他做上卿，並將他祖父甘茂的田宅仍舊賜給他了。

孫子

孫子名武，乃是齊國的人氏。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但是我們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裏，會說他是吳王闔閭的大將——查吳王闔閭卽位的時候，是在周敬王六年（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二十六年——西歷紀元前五百十四年）——因此可以推知他的生卒年代，大概是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四百年之間了。

他乃是中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軍事學家。不但是對於兵法的理論，有精微明確的見解，尤其是對於軍隊的訓練指導，真有令出必行，雖君命也是不從的態度。他平生對於軍事學，造詣極深，著成兵法十三篇，就是現代流傳的孫子了。

他初到吳國去見吳王闔閭的時候，就把他的兵法十三篇呈給吳王看。吳王看過之後，就對他說道：「你的十三篇兵法理論，我已看過，說得頗有條理，但是請你可以把你訓練兵隊的方法，操演出來，給我當面看看，可以辦得到麼？」他聽了這話，就答應了。吳王又問他道：「就用婦人操演，也可以麼？」他也答應說是沒有不可以的。於是，吳王就選出一百八十個宮女，交給他去訓練。他就把這一百八十個宮女，分爲兩隊，又叫吳王平日最寵愛的兩個妃子，各爲一隊的隊長。這些宮女，都拿了一桿戟，算是兵器。然後，他

就下令道：「你們都知誰是左手，誰是右手，背心在那裏麼？」這些宮女都回答道：「我們都知道了。」他又告訴這些宮女道：「我若叫你們向前看，你們就要用眼睛注視，到胸前；我若叫你們向左看，你們就要用眼睛注視到左邊；我若叫你們向右看，你們就要用眼睛注視到右邊；我若叫你們向後看，你們就要用眼睛注視到背後。」這些宮女也都答應知道了。他把一切號令規律都說明之後，就擺出令箭和行軍法用的兵器來。然後又三令五申的諄囑這些宮女，不可違犯軍法，這樣他就起始用鼓號招呼他們一齊向右，誰知這些宮女都嘆嗤地笑起來了。他說道：「這是我的約束不嚴，又沒有把這些軍法命令告訴你們明白，這是我的罪了。」於是，他又把軍法的重要，再三的告訴她們。然後，又用鼓號招呼她們向左，誰知這些宮女又是嘆嗤一笑，站在那裏不動。他這時候纔發氣道：「我沒有把軍法和命令操法告訴你們明白之前，這是我的罪了。但是我既把這些事都再三的告訴你們清楚了，你們仍然不遵從我的命令，這是你們的罪了。」因此，他就下令，將兩隊的隊長斬首。

這時候，吳王闔閭正在姑蘇臺上看他操演這些女兵，忽然見他下令要斬自己所寵愛的兩個妃子，心中一驚，立刻就差人拿着自己的令符去告訴他道：「我已經知道將軍是一個會用兵的人了。因為這兩個妃子，乃是我所最愛的，倘使沒有她們在我身邊，我連喫飯也是不快樂的，請你千萬不要斬她們罷！」他回答道：「我既然已承吳王委為將帥，就要盡我為將的責任。將帥身在軍中，若是行令的時候，雖有國

王的命令來說情，也是不能違從的。」因此，他就把這兩個隊長斬首，又升用兩個新的宮女做隊長。然後，他就用鼓號招呼這些宮女，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起，或跪，沒有一次不是很合法的，並且連一個人也不敢有聲息了。這樣，他就差人去報告吳王道：「這些女兵都已經訓練成功了，請你下來親自檢閱罷。倘使你現在要叫她們赴湯蹈火，她們也是願意去的了。」吳王却懊惱似的說道：「將軍請自回舍去休息罷，我不願意再去看了。」

他看見吳王這樣情形，覺得吳王對於他的理論雖然很贊成，但是對於他的實際上應用的方法，還沒有懂得，所以恐怕不見得會用他爲將帥了。誰知吳王閭閻雖然好色，但是對於賢能有才的人，也是極其敬重的，因此，就拜他做了吳國的將帥。後來，吳國居然能用兵把他西境一個強霸無比的楚國打敗了。吳國的兵隊一直到了楚國的都城，待楚王服輸求和，纔領兵凱旋。他東邊的齊國和晉國，也是兩個強大的國家，到這時候，也都不來和吳國講好了。其餘的小國，更是不必談了。總之，吳國在這時候，盛極一時，居然列於齊晉諸大強國之中了。這都是因爲有他做吳國的將帥，能夠訓練許多精銳的兵隊，百戰百勝，所向無敵，故而鄰近的各國都要屈服在吳國之下了。

現在當論到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了。據今本孫子所載，計有(1)始計篇，(2)作戰篇，(3)謀攻篇，(4)軍形篇，(5)兵勢篇，(6)虛實篇，(7)軍爭篇，(8)九變篇，(9)行運篇，(10)地勢篇，(11)九地篇，

(12) 火攻篇，(13) 用間篇，共十三篇。這十三篇首尾一貫，條理井然，對於用兵的方法，已經說得完全無遺了。古人說：「孫子說同，吳子說和。」所謂同的意思，就是要把民心統一。所謂和的意思，乃是親和民心。論到他的用兵的本旨，我們可以在始計篇裏看出來。他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孫子雖然是一個軍事家，主張以武力解決一切的；但是他對於用兵却是非常慎重，而不以窮兵黷武爲然，更不贊成逞強欺弱。因此，他只力謀以計服人，而不主張任意殺戮。他的文章，精約縝折，也不愧爲春秋時代的一部傑作。

吳起

吳起，乃是戰國時代衛國的人氏。他生的年代，如今已經不可考了。他死的時候，是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九十三年——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

他也是中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軍事學家，曾著有兵法六篇。他在少年的時候，家裏頗有些貲財，但是因為奔走各處去求官做的緣故，就把家產完全敗罄了。鄉里中人都譏笑他，他心裏由恨而生惡，就把譏笑他的三十多人都殺死了。他既然闖出這般大禍，所以就預備逃出衛國。臨走的時候，和他的母親分別，當時就用牙齒咬破自己的手臂發誓道：「我若是做不到卿相，必不再回故鄉了。」於是，他就逃到魯國，從曾子受業。不多時，他的母親逝世，消息傳來，他竟置之不理，也不去奔喪，因此，曾子就把他逐出，不收他為弟子了。

他被曾子逐出之後，就專心研究軍事學。後來，就在魯國做了一名大將。當齊國發兵攻打魯國的時，魯君就想用吳起為領兵的元帥，但是因為他的妻子是齊國人，所以便不敢用他了。他聽到這個消息，就連忙把他的妻子殺死，以表明他的決心。因此，魯君就用他為魯國的領軍元帥，出兵敵齊，居然把齊國的兵隊打得大敗而逃了。後來因為有些人看見他的功勞大，心裏非常忌妬，所以就在魯君的面前，說他

的壞話。魯君因此也就疑心他，用些敷衍的好話，把他的官職解除了。

他離開魯國之後，聽見魏文侯乃是一位很賢明的人，所以就到晉國去拜見文侯。文侯看見他來了，就問李克道：『吳起何如人哉？』李克說道：『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因此，文侯就委他做了大將領兵去打秦國，佔到秦國的五城。

他在領兵的時候，嘗與最下級的士卒穿同樣的軍服，喫同樣的飯菜。睡覺不設床鋪，走路的時候也不騎馬。時常是親自背着行裝糧食，與士卒共甘苦。兵卒中有一個人生了疽，他就親自用嘴去代他吮出膿血來。誰知這個人的母親一聽見這事，就傷心大哭起來了。別人問她爲甚麼反而要這樣痛哭呢？她就說道：『從前，我的丈夫生了疽毒，也是吳將軍用嘴代他吮出膿血來，總算治好了；但是不久他就死在戰場了。現在吳將軍又親自用嘴吮我兒子的疽毒，是我的兒子又必當以死相報了！我不知道我的兒子將死在甚麼地方，所以不禁傷心痛苦起來了。』我們看到這件事，就知道他的兵法乃是以得軍心爲本。古人說：『孫子說同，吳子說和。』所謂和，就是收服人心的意思了。

魏文侯見他不但會用兵，並且爲人又極其廉潔公平，深得民心，所以就委他做了西河的守將，藉以防禦秦國和韓國的侵略。魏文侯死後，他仍然在他兒子武侯的朝中做官。有一次，武侯僭了他乘船渡過西河，行到中流的時候，武侯望着他說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他就對武侯說道：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武侯聽到他這篇話，非常敬服，於是更封他爲西河守，一時聲名大振。這時候，魏武侯又用田文做宰相，他心裏很不佩服田文，就對田文說道：『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說道：『可以。』於是他就問田文道：『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說道：『不如子！』他又問道：『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又說道：『不如子！』他又問道：『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又說道：『不如子！』然後他就質問田文道：『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就反問他道：『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他想了一想，就說道：『屬之子矣。』於是，田文就對他說道：『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他到這時候，知道自己不如田文，所以也就不與田文爭位了。

田文死後，武侯又用文叔做宰相。文叔心裏非常恨惡吳起，所以就思設法謀害他。文叔有一個僕人，教了文叔一條計策。因爲文叔的妻子，乃是魏侯的公主，所以就一方面差人去請吳起，一方面教公主假裝作凌辱文叔的態度。等到他來的時候，看見公主這樣侮辱宰相，心裏頗不以爲然，就去報告魏武侯，並

且自己情願辭官不做了。但到武侯親自去一調查，却並沒有這種情形，所以心裏就疑惑他，以爲他是有意播弄是非了。他這時候，心裏也明白是中了文叔的詭計，又恐怕武侯要治他的罪，所以就逃到楚國去了。

他到了楚國，楚悼王素日知道他是一個賢人，所以就聘他做了宰相。他把楚國的法令，都整理審定了一番。又把繁冗的官職，都裁汰了。對於疏遠的公族，停止他們的俸養。對於一般游說縱橫政策的人，他都極方排斥。其惟一的計畫，就在強兵，所以對於養兵一道，非常厚重。因此，不久他就把南邊的百越平服了，又把北邊的陳國和蔡國併吞了，三晉都要退讓他一些，然後他又領兵去打西邊的秦國了。這時候，各國的諸侯都懼怕楚國的強盛，而楚國的公族貴戚也都深恨吳起，所以內外的人，都想用法子把他害死了。不多時，悼王逝世，公族的大臣都出來攻擊他，他逃到悼王的靈柩旁邊，就被羣衆所刺死殺了。後來，悼王的兒子即位，纔下令將凶手七十餘人，並其家人完全誅滅，以償其殺吳起的罪。

他平生的著作，還有吳子六篇：(1)圖國篇，(2)料敵篇，(3)治兵篇，(4)論將篇，(5)應變篇，(6)勵士篇。但是這六篇書，據胡應麟的考證，更就本書觀察，似爲其後人所纂輯，不是他自己的親筆著作。如圖國篇開端就說：『吳起儒服以兵機見文侯。』又勵士篇說：『行之三年，秦人與師臨西河。魏士聞不待吏命，介冑而奮擊者以萬數。』又說：『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這些話，都是證明他的話是有效驗的。但

是我們尋味此等語氣，就可以知道決不是他自己說的，乃是他的弟子或同時敬慕他的人替他纂輯成功的了。在圖國篇裏有一段話，可稱爲他的用兵的要道。就是說：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至，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論到他的兵法，雖在理論上似乎有不及孫子的地方，但是在實用上說來，孫子却又不及他了。並且他對於兵法的研究，能見他人所不及見，所以歷代之稱精於軍事學者，必以孫子和吳子並列了。

論到他的爲人，似乎太近於殘忍刻薄，行政也未免操持過急，所以最易招人的怨恨。他的功勞，雖然比較孫子要偉大，但是到底不得善終，就是因爲他刻薄少恩的緣故了。

聶政

聶政，乃是戰國時代軹城深井里的人氏。今河南濟源縣有深井堂，相傳即聶政所居的地方。他的誕生年代，已不可考。死的時候，據

綱鑑所載，是在周安王五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零九年——西歷紀元前三百九十七年。）

他在少年的時候，因為和人相鬥，把那人殺死了，所以就帶了他的母親和姐姐逃到齊國去了。到了齊國之後，他就以賣狗肉爲業。那時候，有一個濮陽人嚴仲子，在韓哀侯手下做官，因為和哀侯的宰相俠累不和，恐怕被害，所以就逃出韓國，四方遊歷，想尋得一個勇士代他報仇，將俠累刺死。仲子到齊國之後，聽見人說聶政乃是一個勇士，所以就親自去拜望他，和他交往，談論得非常投機。一次，仲子特別招呼僕人，備了一桌酒席，送到他的家裏，和他二人對飲。等到酒席吃到一半的光景，仲子忽然站起身來，捧上黃金一百兩，送到他的面前，說是送給他的母親做養老費的。他看見這事，極爲驚訝，一定辭謝，不肯收納。仲子執定要請他收受，他就對仲子說道：

『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菹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

仲子見他固執不肯收受，於是就叫旁邊的人都出去了，然後纔私自對他說道：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

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

他聽見這話，知道仲子是要請他代爲報仇，所以就對仲子說道：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仲子定要他把金子收受了；但是他執意不肯，所以仲子只得仍然收回，盡賓主之禮而別。

過了不久，他的母親就逝世了。他服喪三年之後，就想起從前嚴仲子的事來了，自己說道：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

因此，他就收拾行裝，辭了他的姐姐，獨自動身到濮陽去拜訪嚴仲子。見仲子之後，他就說道：

「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

嚴仲子就對他說道：

「臣之仇韓相俠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

他聽見仲子要派許多車騎壯士，跟着他到韓國去行刺，就對仲子說道：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難，豈不殆哉？」

於是他就整理行事，藏好寶劍，辭別仲子，獨自一人動身到韓國去了。到了韓國之後，他每天無事，就在俠累的府門前窺伺機會，預備行刺。一天，俠累正坐在府堂上，兩旁排列了許多衛兵，都拿着劍戟保護着。他忽然出其不意，拿着寶劍，直奔上堂，將劍鋒對準着俠累的要害，直刺進去，當時就把俠累刺死了。一日之間，堂上堂下的官吏和衛兵們，都驚惶失措，紛紛將他圍住了。他拿着寶劍，橫衝直撞，一路吆喝，又殺了好幾十人。這時，圍困他的人愈加愈多，他自知是不能逃免一死，所以就拿起寶劍，在自己眼上一劃，把眼睛挖去了，又把臉皮亂刺了幾條傷痕，然後就往胸前一戮，把腸子都冒出來了。這樣，他就倒在地上死了。他自己刺死之後，韓國的官吏就把他的尸身，抬到街口上，使人認識，想因此可以查出兇手的來歷和姓名。誰知他的面貌已經劃破，血肉模糊，竟沒有一個人能夠認識他。所以韓國政府又出了告示，凡能指出兇手的姓名來歷的人，賞以千金。這時候，他的姐姐婆，聽見人說：有一個刺客把韓相俠累刺死，然後自殺，尸身還擺在街上，沒有人敢去認領。韓國現在拿千金之賞，賞那能認識兇手的人。她就心裏一動，慘然說道：「其是吾弟歟？嗟乎！嚴仲子知吾弟！」因此，她就連忙動身，趕到韓國，一看那陳在街上的死尸，果

然正是她的弟弟聶政。這時，她就伏在尸身上，哭着大喊道：

『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街上來往的人，忽然看見一個婦人伏在尸身旁邊，哭叫，所以都圍攏着來觀看。聽見她說這兇手就是她的弟弟，大家都對她說道：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

她聽衆人說完這話，就說道：

『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恐其姊從坐牽連而被誅也。妾其奈何畏殛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圍觀的人，聽到這話，大家都是且驚且歎。她在這時候，就大聲呼喊了三聲：『天哪……天哪……天哪……』然後就在尸身旁邊自盡而死了。當時，各國的人，聽到這樁事，都歎息道：

『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聶政這個人，不但是中國古代一個著名的刺客，也是一個能盡孝道而且有肝胆義氣的豪傑。我們

對於暗殺仇敵的這件事，在基督的教訓上看來，的確是不合乎真理，違背了上帝的意思。但在時局紛亂，道德衰弛的時代，一般野心殘暴的政黨，往往利用忠直慕義的豪傑，做他們的走狗，為他們去刺殺敵黨。這種情形，不止是戰國時代如此，到今日仍然如此。像聶政一流的人，也是歷代都有。但能成功而又見載於史記的，祇聶政和曹沫刺柯數人而已。

荆軻

荆軻，一名慶卿，乃是衛國的人氏。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人，後來遷居到衛國。他後來又從衛國遷徙到燕國，燕國人都稱他爲荆卿。他誕生的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他死的時候，我們察看通鑑所載，知道是在秦始皇二十年。（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九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二十七年）因爲謀刺秦始皇不中，所以就被殺了。

他在幼年的時候，除了讀書之外，最喜歡學習擊劍。學成之後，就到衛元君那裏去求官做。衛元君沒有用他。不久，秦國征伐魏國，設置東郡，就把衛元君的家族都遷到野王。今河南沁陽縣去了。他這時候，行蹤無定。

有一次，路過榆次，今山西冀寧道榆次縣聽說有一個精於劍術的人，叫作蓋聶，所以他就特別去見蓋聶，和他談論劍術。

誰知蓋聶和他談話之後，忽然怒目兇兇地看着他，一言不發。他看見這樣情形，便轉身走出去了。在旁邊看見這事的人，心裏想蓋聶剛纔或者因爲有什麼不快意的事，停兩天必定還要請他來談話的。蓋聶就對衆人說道：「剛纔他和我談論劍術，因爲有些地方說錯了，所以我用怒目視他。你們現在且去到他的寓所探望探望，他一定不敢再停留，就要動身走了。」聽的人跑到寓所一看，果然已經動身他去了。

他離榆次之後，就到了邯鄲。有一天，他和魯句踐相博，因爲爭道的緣故，魯句踐他發怒叱辱他，他不

敢對敵，所以又偷偷地逃到燕國去了。

到了燕國之後，他就和高漸離及一般屠狗的人做朋友，每天沒有事的時候，大家結伴到燕市酒樓上去飲酒。吃得高興的時候，高漸離就拿起筍來敲着，他就在一旁唱歌相和。一會兒非常快樂，一會兒又忽然相哭起來，也不問旁邊有人無人，他們都是這樣。但是他雖然是整天的同這些人在酒樓中借酒尋樂，可是他的爲人，實在是極沉靜，而且又好研究學問，所以他不但能與市井之流爲友，並且他能與一般賢豪長者相交。他到燕國之後，燕國的隱士田光先生，知道他不是一個平常的人，所以極其尊敬他。

過了不久，燕太子丹從秦國逃回來了。太子丹從前本是居在趙國，那時秦始皇還沒有跟他父親回秦國，也是居在趙國，彼此交情很好，所以他們倆，原來是總角交。後來，秦始皇回國做了秦王，燕國又把太子丹送到秦國居住，誰知始皇待他極壞，所以他就逃回來了。太子丹逃回燕國之後，時時總想設法報仇，但是因爲燕國弱小，敵不過秦國，所以只得罷休。後來，秦國出兵山東，征伐齊楚，三晉佔奪了不少的地方，漸漸兒要打到燕國來了，所以燕國的上下，都大起驚慌。太子丹這時候也是很着急，就去請問他的顧問鞠武，可有甚麼防禦的方法。鞠武說道：

『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其

遊鱗哉？」

太子丹聽到這話，就問道：『那末，我們可還有別的好法子呢？』鞠武說：『慢些，讓我仔細想想罷。』過了些時，忽然有一個秦國的將軍樊於期，因為得罪了秦始皇，就逃到燕國來，太子丹就把他收留下來了。鞠武聽見這事，就跑來勸太子丹道：

『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為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王，匈奴其後遁可圖也！』

太子丹却對鞠武說道：

『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鞠武又對太子丹說道：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行暴怨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

太子丹聽見這話，就請鞠武領他去見田光。見面之後，太子丹看見左右無人，就站起身來，對田光說道：「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答道：

「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於是，田光就把他介紹給太子丹。太子丹見他之對，就對他說道：

「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魏，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滌，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恐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使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他聽見這話，遲疑了半晌，然後纔答應了太子丹的請求。太子丹就封他爲上卿，請他居在上等的官舍裏，一切飲食享用，無不極其奢華。隨意所欲，咄嗟卽至。這樣過了不少日子，他也沒有提起要動身往秦國的

話這時候，秦將王翦已經將趙國滅亡了，行將打到燕國南方的邊界來了。太子丹驚慌之至，就來見他，說道：「秦兵且暮渡易水，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乎？」他說道：「微太子言，臣請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在今京兆涿縣東南爲督亢陵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丹不願斬樊於期的首，遲疑不決。他就私地裏去和樊於期商議。樊於期就自殺了。太子丹這時不得已，只得大哭一場，把樊於期的首割下來，用匣子裝好了。太子丹在平日曾購得一把鋒利的匕首，用毒藥鍊成，見血卽死。這時候，就把樊於期的首、督亢的地圖和匕首，一併送交給他。又遣勇士秦舞陽做他的副使，跟他同去。

一切行裝都整理完備了，太子丹專候他動身。但是他因爲還要等候一個人來，所以遲遲未行。太子丹疑惑他是反悔，所以就用話諷刺他，催他快些動身。他聽見太子丹的話，心裏很不快樂，所以就不再等候，便決意卽日動身了。在他動身的那一天，燕國的官吏士大夫，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子，來爲他送行。走到易水岸邊，彼此將要分手的時候，高漸離就敲起筑來，他便唱着一首歌曲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他起初用哀歎的聲音，使聽的人都垂淚悲泣；後來又變成慷慨的腔調，使聽的人都眼睛翻起，頭髮上指了。唱完之後，他就帶了行裝禮物，和衆人辭別，奔到秦國去了。

到了秦國之後，他就先拿禮物去送給秦王的寵臣中庶子蒙嘉，託他在秦始皇面前爲燕太子丹說情，並請他代說明自己的來意。秦始皇聽了蒙嘉的話，果然就召見他。於是，他就捧了樊於期的首級匣，秦舞陽捧了地圖，跟在他背後，走到秦始皇的面前。這時候，秦舞陽已經遍身發抖，臉上都嚇得發青了。兩旁的大臣，看見秦舞陽的形狀，都很奇怪。他看見這種情形，就走上前說道：

『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始皇聽了，就叫他接過秦舞陽的地圖，送上來。始皇接過地圖來，慢慢兒展開，等到展到要完的時候，忽然現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來了。他到這時候，也顧不及甚麼，趕忙就一隻手奪過匕首來，一隻手就抓住始皇的衣袖，將匕首對着始皇的要害，直刺上去。始皇大驚，連忙一掙，把袖子掙斷了，就望後一退。退的時候，本想拔出身邊的寶劍來抵擋，誰知劍鞘太長，一時拔不出來，所以心裏更加驚急。又加着他這時已追上殿來了，所以始皇只得繞着柱子躲避。兩旁的臣子，因爲猝不及防，也都張皇失措，不知怎樣是好。秦國的法律：羣臣上殿，身旁都不准攜帶武器；而執有兵器的衛士，又站在殿下，非奉有秦王的詔書，是不能上殿的。當秦始皇逃避的時候，來不及招呼衛士上殿，所以被他在殿上追來追去，到了逼近身邊的時候，只好用手和他相搏。這時候，有一個醫官夏無且，身邊帶有一隻藥囊，連忙拿在手上，對準着荊軻丟去，但是也沒有打中他。於是，羣臣更加急慌。忽然有一個臣子對秦始皇喊道：『快些拔出你背上的寶劍來！』始皇被這句一提醒，急忙

從背上拔下寶劍來，對着他一砍，正巧砍中了他的左腰，他立身不住，就將匕首向着始皇擲去，誰知却中到銅柱上去了。始皇這時拿着寶劍直向他砍，他已經受了八處重傷，自知大事已敗，就靠在柱子旁邊，蹲在地上，笑着對始皇罵道：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

於是，始皇就叫衛士把他拖去殺掉了。這時，始皇對於燕太子丹更加恨怒，所以就差大將王翦帶了大軍，去打燕國。燕王喜被秦兵追急了，無法可想，就把太子丹殺死，獻給秦國，纔算解和了。隔了五年，秦國到底把燕國征滅了。

始皇滅燕之後，統有中國，自稱皇帝，於是遂將太子丹和荆軻的朋友親族，都完全驅逐到邊境去了。荆軻的朋友高漸離，改變了自己的姓名，在宋子地方做傭工，纔沒有被徙到邊境去。高漸離本是不慣爲傭的，所以常覺工作太苦，偷偷地跑到廳堂背後休息。有一次，忽然聽見廳上有人在那裏擊筑，他不禁聽得出神。聽過之後，又在夥伴中批評那擊筑的客人，何處擊得好，何處擊得不好。別的傭工就拿他的話告訴了主人，主人就叫他試一擊筑。他拿起筑來，按節敲了一下，在座的人聽了，都非常稱贊他，請他飲酒。高漸離在這時候，自思久隱終非上策，所以就把自己的筑從匣子裏拿出來，又換了一套往日常穿的衣服，走到廳上，衆客看見他這樣，都極其驚異，慌忙下席來和他握手道歉，請他坐在首席上。他這時又拿起筑

來敲了一次，聽的人莫不流涕感動。於是，宋子地方的人大家輪流着請他飲宴。不久，傳到秦始皇耳中，所以始皇特差人來迎請他。有人認得他是荊軻的朋友高漸離，就去告訴了秦始皇。始皇因見他是一個有名的擊筑家，所以下令特赦他，不追問他以前的事。但是恐防他有甚麼不利的舉動，所以就和他的眼珠挖去了。始皇常使他坐在自己旁邊擊筑，沒有一次不極力誇獎他。高漸離的眼睛雖然瞎了，但是爲朋友報仇的心，却是始終不忘，所以就私下備了一根鉛條，放在筑孔裏，將筑塞結實了，等到始皇命他擊筑的時候，他逐漸接近始皇的身旁，出其不意，忽然舉起筑來，對着始皇打來。誰知始皇躲得快，沒有打中，所以就把他拖去殺掉了。

軻 荊 這個人，乃是中國古代一位任俠好義的大刺客。他的一生，大半消磨在市井酒樓之中，後來行刺秦王又未成功。若依普通的眼光觀察，實無一長可以稱述了。但是我們若一深察他的爲人，覺得他雖無可以爲後世法的地方；然而他畢竟能以肝膽許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這就是他所以名垂後世的原因了。我們決不能拿事業的成敗來批評他！